

萬有文庫

種千一集第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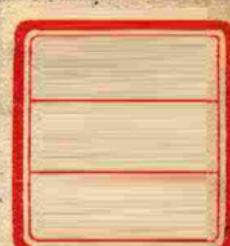
王雲五主編

儀禮正義

(八)

胡培翬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儀 禮 正 義

(八)

著 胡 培 翋

國 學 基 本叢書

儀禮正義

卷十七

賓奉束錦以請覲。覲・見也。鄉將公事・是欲交其歡敬。〔疏〕正義曰。自此至許受馬。言賓請私觀。主君不許。而享也。江氏永云。私觀之束錦乘馬。亦是公家之幣。但對享禮爲私耳。今案周禮校人曰。凡國之使者共其幣馬。鄭注使者所用私觀。江說是也。注云。觀見也者。爾雅釋詁文。荀子曰。私觀。私見也。云。鄉將公事。是欲交其歡敬也者。鄉當作翫。謂翫者行聘享公事。未伸其私敬。今請觀。是欲交其歡敬。○云不用羔。因使而見。非特來者。周禮大宗伯曰。卿執羔。大夫執雁。是見君之摯。定八年左傳。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雁。是見他國之君卿亦執羔也。此因行聘出使而見。與特來異。故不用羔也。○禮經釋例云。案觀禮享後無觀者。諸侯親見于天子。享時已申其敬。無緣復有私觀也。聘禮享後有觀者。享是聘賓致其君之命。至觀時聘賓始得自申其敬。蓋聘賓代君行禮。故享後別有私觀。與觀不同也。郊特牲云。朝觀大夫之私觀。非禮也。此言朝觀之禮。大夫從君而行。無私觀也。又云。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鄭注以君命聘則有私見。此言大夫奉使出聘。則有私觀也。又云不敢私觀。所以致敬也。孔疏。覆明從君而行。不敢行私觀。所以致敬于己君也。此申言上文朝觀大夫私觀非禮之義。非謂大夫執圭而使。不敢私觀也。今以禮經證之。觀禮無私觀。聘禮有私觀。鄭孔之說。悉與經合也。

告出辭。客有大禮。未〔疏〕正義曰。以賓行聘享大禮。未有以告。賓許。〔疏〕正義。告出辭。有以待之。待之。欲先禮賓。故辭其觀也。請禮賓。賓禮辭聽命。擯者入告。告賓許。〔疏〕正義。褚氏云。冠禮昏禮注讀醴爲禮者。從此經也。敖氏力欲異鄭。故於冠禮昏禮從經文。而此則讀禮爲醴。詳士冠禮。宰夫徹几改筵。宰夫又主酒食者也。將禮賓。徹神几改蒲筵。常繙布純。加葢席尋。玄帛純。此筵上下大夫也。周禮曰。筵國賓于膳前。〔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繙布純。莞筵紛純。加縹席畫純。左形几者。則是筵孤也。孤形几。廟大夫其漆几與。

注・菴・陳本注作莞・疏作菴・閩本注疏俱作莞
・飲食、燕饗也・是其又主酒食之事・故此禮箋

云宰夫又主酒食者也者。釋官云。案周禮宰夫膳。掌賓客之飲食。真卿薦鹽豆脯醢皆宰夫掌之。云將禮賓敬神几改神席更布也者。上

几筵既設。是爲神設。此爲人故。微之改之而更設也。云實席東上者。凡設席爲神西上。爲人東上。占昏禮云。主人微。凡改筵。東上。此不云東上。故注補之也。餘詳士昏禮。云公食大夫禮曰。蒲筵常。繙布純。加萑席尋。玄帛純。

此筵上下大夫也者。案公食禮記又曰。上大夫蒲筵加荐席。此聘賓是上大夫。故鄭引以爲證。且欲推出下引周禮所云。是筵孤之禮也。云周禮曰。筵國賓于牖前。莞筵紛純。加繩席畫純。左形几者。司几筵文。云。則是筵孤也。孤形几。

卿大夫其漆几與者·鄭以公食記所云是筵上下大夫之法·故以此爲筵孤·又因孤用形几·謂卿大夫用漆几·案周禮五几·又有素几·乃喪事所用·吳氏疑義云·卿大夫舍漆几外·更無他几·故鄭以意言一玉几·二彫几·三形几·四漆几·又有素几·乃喪事所用·吳氏疑義云·卿大夫舍漆几外·更無他几·故鄭以意言

之。非實有所據也。又案司几筵注謂國賓諸侯來朝孤卿大夫來聘與此注不同者蓋鄭注儀禮時據公食記推而言之其周禮注未及改耳。公出迎賓以入揖讓如初。公出迎者已之禮更端也。

〔疏〕正義曰：敷氏云：出、出廟門也。公於門內之揖，不盡與妣者同處。乃云如初者，見其亦三揖耳。今案上行禮時，及廟門，公揖先入，此云迎賓以入，蓋與賓偕入，彌致謙敬也。敷云揖不盡與妣同處，以此。注云公出

迎者·己之禮更端也者·前是賓致禮於主君·此是主君致禮於賓·故享不出迎·而禮賓出迎·是己之禮更端也

內拂几。不欲塵坋尊者。以進。自東箱來授君。

〔疏〕正義曰・注嘔粉・釋文云・粉或作被・○李氏云・內拂几・拂之向已也・粉・被也・敷氏云・先言拂・乃言奉・下云公東南鄉・則宰夫進

注云內拂几。不欲疊坊尊者。是解所以內拂之意也。云以進自東箱來授君者。據觀禮記几俟于東箱也。公東南鄉外拂几三卒振袂中攝之進

西鄉進就賓〔疏〕正義曰・外拂几・拂之向外也・敷氏云・宰夫既拂几・公又親重拂之・敬也・卒・謂既拂也・振袂・去塵也・中攝之・謂二手於几之中央攝之也・蔡氏云・中攝之・便賓執兩端也・儀禮解云・振

卒拂而後搔之。則拂時猶宰夫執之也。有司微。主人二手橫執几。尸二手受于手閒。此中搔之。君禮異也。注云進孰賓也者。前行聘時。公升二等。賓升西楹西東面。此公升特賓亦升。不言者。省文也。賓在西楹西東面。故知進西

鄉爲就 摯者告告賓以公賓進訝受几于筵前東面俟

未設也。今文訝爲梧。〔疏〕正義曰：賓進，進至筵前受几也。東面

文訝爲梧。〔疏〕仍前至設几乃北面。注云未設也者。

謂几未設也。賈疏云：未設而俟者，待公拜送訖乃設之故也。云今文訝爲梧者，惠氏棟古義曰：公食大夫禮，上介受賓幣，從者許受皮。注云：今文訝爲梧受。既夕若燕器，則梧受之。注云：謂對相授受。疏云：梧卽逆也。對面相逢

受。案梧本作梧。訓爲逆。訝亦逆也。既夕注不疊古文。明古文訝亦有作梧也。段氏玉裁云：說文梧革也。各本作逆。今正逆迎也。革不順也。相迎者必相革。古亦通用逆爲革。又段氏以梧受爲梧之譌。胡氏承珙云：案釋名釋宮室。又云：梧在梁上，兩頭相觸梧也。悟之爲梧。亦由聲近假借。非必字之譌也。公壹拜送

〔疏〕正義曰：公尊也。古〔疏〕必著之者，以賓答再拜稽首，嫌此拜爲再拜也。注云公尊也者，以公尊於賓，故壹拜也。

云古文壹爲一者，詳士冠禮賓盥卒壹揖壹讓升下。賓以几辟，辟位送〔疏〕正義曰：送遁詳前。

北面設几，不降階上答再拜稽首成也。不降以主人禮未〔疏〕正義曰：注凡賓左几，毛本凡誤几，嚴本亦誤。校勘記云：集釋通解俱作凡。張氏曰：疏上几作凡，從疏。○公壹拜，而賓答再拜稽首，臣禮也。注云不降以主人禮未成也者。敷氏云：不降辟盛禮也。此禮賓之禮，以用幣之禮爲盛。今案下送幣公再拜注云：事畢成禮也。是禮賓之禮，至用幣乃成。故此受几及下受醴皆不降拜，而受幣則降也。云凡賓左几者，士昏禮，賓以几辟，北面設子坐，左之。是也。言凡者見爲人設。宰夫實解以醴加柶于解面枋。酌以授君也。君不自酌，尊也。宰夫亦洗升几若是。神則右几，亦見士昏禮。宰夫實解以醴加柶于解面枋。實解以醴，自東箱來，不面攢，不訝授也。

〔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不訝授也。授楊氏作受。○凡醴皆用解柶所以振醴者，詳士冠禮。注云酌以授君亦者，鄭以几在東箱，授几時當自下升取几，故云亦也。案經不見設洗之文。褚氏云：冠禮醴子，贊者洗手房中，豈醴子洗而醴賓反不洗歟。云不面攢不訝授也者，李氏云：攢卽葉也。柶之大端爲葉，小端爲枋，面前

為尊君也。云宰夫亦洗升實牌以醴自東箱來者，下記云醴尊于東箱，是醴自東箱來，故鄭以爲自下升東箱實解也。言亦者，鄭以几在東箱，授几時當自下升取几，故云亦也。案經不見設洗之文。褚氏云：冠禮醴子，贊者洗手房中，豈醴子洗而醴賓反不洗歟。抑文不具歟。云不面攢不訝授也者，李氏云：攢卽葉也。柶之大端爲葉，小端爲枋，面前此宰夫實醴，公不迎受，故宰夫面枋，公受之亦得面枋也。宰夫不嘗升降者，賤略之。今案互詳上冠禮及下經尚攢下。

公側受醴

將以飲〔疏〕正義曰・敷氏云・受醴不言序端・如受几可知・蔡氏云・側賓受

賓不降壹拜進筵前受醴

復位公拜送醴

賓壹拜者・醴〔疏〕正義曰・核勘記云・壹・揚作一・注同・注者字監本誤作首・○敷氏云・壹拜受幣之儀也・盛氏云・復位・復西楹西東面位・上不著其位・而此云復・則其與聘時同可知・今案公拜亦壹拜・凡不言者可知也・上授几時公先拜送・此則賓先拜・儀節略異也・注云醴質以少爲貴者・賓上下皆再拜・此獨壹拜・以

用醴尚質・以

少爲貴故也・宰夫薦邊豆脯醢賓升筵擯者退負東塾

事未畢擯者不退中庭以有宰夫也・〔疏〕正義曰・鑾盛脯・豆盛醢・言鑾豆脯醢者・見止一鑾一

豆也・禮器曰・有以少爲貴者・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籩豆之薦・大夫聘禮以脯醢・謂此

注云事未畢・擯者不退中庭・以有宰夫也者・案賓東塾是擯者常位・前行聘時・擯者退中庭・以有釋辭相拜之事・宜近繕之・至聘畢・擯者退負東塾而立・注云反其等位無事・此禮賓之事未畢・乃不退中庭

者・以其籩邊豆等事有宰夫主之故也・或曰事未畢而退負東塾者・以馬將入中庭故也・

賓祭脯醢以柶祭醴三・〔疏〕正義曰・尚擯・唐石經及各本俱作擯・核勘記云・

庭實設馬・庭實乘馬者・乘馬・四馬也・於賓祭醴時設之以酬賓也・必知庭實爲乘馬者・以下云賓執左馬

以出知

降筵北面以柶兼諸饌・尚擯坐啐醴階上・就〔疏〕正義曰・尚擯・唐石經及各本俱作擯・核勘記云・

擯・刮也・士冠禮面葉注云・古文葉爲擯・然則今文作葉・古文作擯・或作擯・擯攜雖皆說文所有・宜以擯爲正・凡

字之从籩者俗皆从葛・如臘臘之類・故又爲擯・後人以柶从木・并擯字亦从木・非也・少儀曰・執箕箒攜・攜・箕

舌也・字亦當作擯・弟子職作揀・揀卽葉耳・其字亦從手・又云坐啐醴・監本醴誤作酒・○以柶兼諸饌者・祭時左手

執拂・右手以柶祭醴・及降筵北面・將啐醴時・則以柶兼并於饌・兩手奉之以啐也・褚氏云・敷氏謂以右手兼執柶揀

不識脫空左手何用・吳氏章句云・尚同上・擯在上・則執拂也・注云降筵就階上者・士昏

禮・女父醴使者・西階上北面坐啐醴・此當與彼同・故鄭以降筵爲就階上・卽就西階上也・公用束帛

致幣也・有用・尊

之於下也・亦受〔疏〕正義曰・敷氏云・醴賓而用束帛庭實・所以將厚意亦如儕禮也・今案上冠禮冠華・乃醴賓以臺獻

云致幣也者。謂庭實以束帛致也。云言用尊於下者。對冠禮酬賓束帛不言用也。云亦受之於序端者。上受几于序端。知此亦然也。公食禮侑賓云。公受宰夫束帛。則此亦宰夫授之也。

建柵北面奠于薦

東糟醴不卒〔疏〕正義曰・注卒字・嚴本及各本多作啐・周氏學健云・當作卒・上言啐醴・則卒爵而醴不卒爵・故注云糟醴不卒・作啐誤・張氏爾岐・張氏惠言・亦皆以

非不暭明矣。褚氏云。酒
暭爲卒之譌。校勘記云。

舉疏本士冠疏引此作卒。集釋此節釋辭已缺。尙存不平解三字。戴震云。似集釋所見本亦作卒。今據諸說改正。○盛氏云。建柵。以柵插解中。尙柵也。敷云亦尙柵。非。今案建柵而莫之爲。將受幣也。擯者進相幣。贊以疏。正義曰。擯者自東塾至阼階西。故云。賓降辭幣。不敢當公禮也。疏者。謂既受賜矣。不可以又辱盛禮。公辭以疏。正義曰。嚴本當誤富。○敷氏云。辭

正義曰。駁氏云。辭者。止其降。且不許。其辭。吳氏章句云。兩辭皆擯者傳之。不許。

栗階升聽命栗階趨君命疾不連步

注云不連步者。李氏云連步者。足相隨不相遇。每等先舉一足。而後足并之。栗階者。始升連步。至上等則不連步。左右足各一發而升堂。今案詳燕禮。降拜受拜。

疏正義曰爲將受幣而拜也公

辭不降一級也。升再拜稽首受幣，當東楹北面，亦訝受而北面者。禮疏正義曰：楊氏復云：禮賓之禮有三節：受生於己，受也；受禮也；受幣也。三者公親受于序

端。而後授賓。恭之至也。禮莫重於幣。故賓受几。受醴皆於筵前。受幣當東楹也。敷氏云。當東楹。其視爲君將幣者。

又過東矣。注云亦謀受而北面者。前行聘享時。謀授受。賓東面。主君西面。此亦謀受而賓北面。主君蓋南面也。禮主於己。己臣也者。己謂聘賓。前聘享是將君命。故賓不退更而矣。俟君拜也。不北面者。疏。正義曰。注云。

北面。此禮賓是主於己。己臣也。宜循臣禮。故北面受幣也。退東面俟。謙若不敢當階然。〔政〕俟君拜也者。謂臣至而著東面。矣。君拜卽降也。云不比面者。嫌告不

謂退至西隅東面。仍看拜卽降也。云不北面者，非君不
敢當階然者。李氏云。鄉飲酒禮。賓主專階者皆北面。
公壹拜賓降也。公再拜也。公再拜者。事畢成禮也。此

正義曰•賓見公拜而卽降辟•賓雖降•公猶再拜也•散氏云•賓已降而公猶再拜者•送幣之禮當然•宜終之也•云公再拜者•事畢成禮也者•注云不俟公再拜者•不敢當公之盛也者•再拜爲公盛禮•賓不敢當•故不俟再拜而降也•云公再拜者•事畢成禮也者

正義曰：「疏」受贊者禮。宜親之也。效馬者并左右。」
敷氏云：「此再拜者，禮賓之事。」

左馬者・上也・然則主人之庭實・亦設於西方而西上也。蔡氏云・庭實四馬・以左爲上・庭下北面・以西爲左也。注云受尊者禮・宜親之也者・解賓自執左馬之義也。云效馬者并左右豹授之者・說文・豹・馬羈也。少儀曰・馬則執豹・鄭注・豹所以繫制之者・曲禮曰・效馬效羊者右牽之。鄭注・效猶呈見・此并左右豹授之者・便賓之執也。云餘三馬主人牽者從出也者。下記曰・主人之庭實・則主人遂以出・是知餘三馬主人使人牽之從賓出以授賓從者也。又云從者士介。

上介受賓幣從者訝受馬

從者〔疏〕正義曰・受賓幣者・賓蓋左執幣・右執馬以出也。注云從者士介者。

士介〔疏〕正義曰・受賓之士訝受之。又上云上介受賓幣故知此受馬爲士介也。

右主君禮賓

賓覲奉束錦總乘馬二人贊入門右北面奠幣再拜稽首者不請不辭。鄉時已請也。觀用束錦・辟享幣也。總私事自闌右・奠幣再拜・以臣禮見。〔疏〕正義曰・自此至序從之。言私觀之事・分賓觀・上介觀・衆介觀・爲三節也。贊者賈人之屬・介特觀也。○周禮司儀職曰・及禮・私面私獻・皆再拜稽首。君荅拜。鄭注云・禮以醴禮客・私面・私觀也。既觀・則或有私獻者。鄭司農說私面以春秋傳曰・楚公子奔疾見鄭伯・以其乘馬私面。今案儀見君謂之觀。見卿大夫謂之面。周禮左傳以私觀爲私面者・對文異・散則通也。奔疾事見昭六年傳。○注鄉戴校集釋改題。贊者居馬閒。校勘記云・賈疏居誤爲在。云不請不辭。鄉時已請也者・不請謂賓・不辭謂主君。所以然者是時賓已請觀。故今不復請。主君亦不辭也。敖氏謂此亦揜者出請入告而出許。不言者可知。與注異。褚氏云・上闌東卽闌右。彼注以私事爲觀面是也。但此入門右・下揜者辭後。賓仍入門左。玉藻蓋據正禮言之。云奠幣再拜。以已言辭請禮賓矣。醴後不必再請。注是也。云觀用束錦・辟享幣也孝。以享君享夫人皆用東帛。今觀用束錦。是辟享時所用幣也。云總者總八轡牽之者。乘馬四馬也。每馬二轡。故知總爲總八轡牽之也。云贊者居馬閒扣馬也者。四馬而二人贊。則知每一人居兩馬閒。以左右手各扣一馬助賓牽也。云入門而右。私事自闌右者。玉藻曰・私事自闌東・臣禮見也者。凡臣於君。皆奠而不授。義詳觀禮。李氏云・由闌右自牽馬。不從介。不升堂授幣。皆臣禮。吳氏章句云・再拜稽首。奠幣於地。授馬於贊者乃拜也。禮經釋例云・前聘享是代君行禮。故不拜。此觀是以私禮見。故再拜。人稽首也。云贊者賈人之屬者。或疑賈人專掌圭玉。不贊牽馬。褚氏云・注意言如賈人之等庶人在官執役者耳。非卽指賈人。云介特觀也者。下上介衆介皆特行觀禮。明不隨賓觀也。揜者辭臣。〔疏〕正義曰・

辭其以臣禮見也。賓出畢。〔疏〕正義曰。賓以覲事已畢。擯者坐取幣出。有司二人牽馬以從。出門西面于東塾南。

將還之也。贊者有司受馬。乃出。凡取幣於庭北面。〔疏〕正義曰。校勘記云。塾。闡本誤作塾。○有司。主國有司。東塾。門外東塾也。敖氏

者。謂擯者坐取賓所奠之幣出。令有司二人牽馬以從。示將還之。不敢當其臣禮也。云贊者有司受馬乃出者。謂贊者必待主國有司受馬。乃可以出。賈疏云。幣可奠於地。馬不可散放故也。云凡取幣於庭北面者。解擯者取幣北面。而

又言凡以廣之。見取幣於庭者皆然也。〔疏〕擯者請受。〔疏〕請以客禮受之。賓禮辭聽命。〔疏〕賓受其幣。此賓先以臣禮見而擯者辭之也。此云擯者請受。賓禮辭聽命。是擯者請以客禮受而賓許之也。注云賓受其幣。贊者受馬者。謂賓受擯者取出之幣。贊者受有司牽出之馬也。〔疏〕牽馬右之入設。庭實先設。客禮也。右之。欲

牽馬者四人事得申也。曲禮。〔疏〕對上奉束錦總乘馬幣馬同入爲客禮也。云右之。欲人居馬左。任右手便也者。馬在

右。人在左。用右手牽之。便於控制也。云於是牽馬者四人事得申也者。若如前二人贊。則不得云右之。既言右之。明人牽一匹。四馬四人。得申其牽馬之常。賓不總牽也。敖氏云二人受於有司。而後四人牽之。用四人。則左先隨入

而設於西方。今案引曲禮者。證右之之義也。賓奉幣入門。左介皆入門左西上。以客禮入。〔疏〕本介作也。○案此與始覲時不同。始覲時賓入門右而介不從。此則賓入門左。而

介又皆入。蓋用客禮見。故注云可從介也。〔疏〕公揖讓如初升。公北面再拜。〔疏〕正義曰。以其初以臣禮見新之也。氏協夢云。韋公再拜者。蓋荅覲時奠幣之拜也。覲賓奠幣時。不敢以臣禮待之。故不荅拜。然終無拜而不荅之禮。故于其始入也。卽先再拜之。此與他時拜至之意不同。今案韋說是也。〔疏〕正義曰。韋公再拜者。蓋荅覲時奠幣之拜也。卽先再拜之。此與他時拜至之意不同。今案韋說是也。〔疏〕春秋傳。鄭伯如晉拜成。授玉于東楹之東。士貞伯以爲視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凡敵者授受。

北面。〔疏〕正義曰。振幣。亦謂以袂內鄉拂其塵而授君也。李氏云。禮賓賓觀。授受當東楹。臣禮也。〔疏〕反還者。謂反轉西面。又還轉東面。乃負牆而立。蓋益不敢當其禮與授圭異也。〔疏〕正義曰。聘時賓執圭。雖三退以避公之拜。然猶東面鄉公。故止退而負序。此更言振幣進授。當東楹

當於兩楹間也。注云不言君受略之也。士受馬者自前還牽者後適其右受。自由也。適牽者之右而受之也。者經言進授。則君受可知。故不言也。士受馬者自前還牽者之後故曰還。注云適牽者之右而受之也。此亦並授者不自前左由便也。領自前。變於受皮也。受馬〔疏〕正義曰。前北方也。吳氏章句云。士受馬者自南來北。至牽者之前。又自北還南。從其四馬在庭。北面東上。牽者四人。各在馬左。今受馬者從牽者後。適牽者右。明於人東馬西受之也。云此亦並授者不自前左。由便也。領其已授而去也者。李氏云。受不由其左者。欲牽者已授馬。右還而出。便也。云受馬自前。變於受皮者。賈疏云。上受享庭實之皮。受皮者自後右客。注云。從東方來。由客後。西居其左受皮也。此亦從東而來馬前者。馬是生物。恐驚。故由前。是變於受皮也。今案。受皮與受馬。皆視受幣以爲節。如此經振幣進授下。當東楹北面。卽宜接云。賓降階東拜送。乃序士受馬者云云于授幣之下。明君受幣卽受馬也。禮經釋例云。凡庭實之馬。右牽之。入設于庭。賓授幣于堂。則受馬者受馬于庭。主人授其屬幣。則馬出。案聘禮賓觀。奉馬右之。入設。又賓升堂受幣之時。經云。士受馬者自前還牽者後。適其右受。又公側授宰幣之時。經云。馬出。此聘禮賓觀受馬之節也。張氏爾岐曰。此受馬亦視堂上受幣以爲節也。觀禮侯氏享奉東帛匹馬。車上九馬隨之。中庭西上。又云。侯氏降自四階。東面授宰幣。以馬出授人。九馬隨之。此觀禮三享受馬之節也。敷氏繼公曰。王臣不於內受馬者。無以爲節。亦至尊之禮異也。凡他禮之庭實。其主人之士受之者。皆以堂上授受爲節。又聘禮面卿。賓奉幣庭實從。注。庭實四馬。蓋賓問鄉類正聘之享。故庭實用四皮。賓面卿類正聘之觀。故庭實用四馬。其授受之節。當亦如賓觀也。又禮賓庭實設。賓執左馬以出。歸饗餼。賓使者乘馬。大夫降執左馬以出。觀禮郊勞。賓使者乘馬。使者降以左驛出。皆受者親執馬。其節又與賓觀異也。又聘禮夫人歸禮賓。賓使者乘馬。上介兩馬。觀禮賜舍。賓使者乘馬。賜車服。賓使者四馬。經皆不云授受之節。文不具也。至於庭實用馬或兩馬或乘馬。猶之用皮或饗皮或四皮也。牽馬自前西乃出。自由。由〔疏〕正義曰。敷氏云。自前西者。稍進而前。乃四行。又南行。賓降階東拜送。君辭。君乃辭之。而賓〔疏〕正義曰。注由拜。校勘記云。楊敷由俱作猶。浦鐘云。拜送在堂鄉之。〔疏〕氏謂拜於西階東。別於己君也。凡臣於異國之君。其拜下者。皆不當階。拜於階下者。己臣也。今以儀禮諸篇考之。其說亦通。拜也。君降一等辭。君乃辭之。而賓〔疏〕由古通猶。云君乃辭之。而賓由拜敬也。由古通猶。

當作已。上云君辭此云拜也。是辭而猶拜。敬主君也。君降等再辭。於賓有加禮也。○擯者曰寡君從子雖將拜起也。此禮固多有辭矣。未有著之者。〔疏〕正義曰從謂從賓而降。起謂起而升階也。注云此禮固多有辭矣。未有著之者是其志而煥乎。未敢明說者。賈疏云周公作經未有顯著之者。直云辭耳。此及公食皆著其辭。此二者是志記之言。煥乎可見。又云據此二者觸類而長之。餘辭亦可以意作。但疑事無質。未可明說。故上注每云其辭未聞也。散氏云是時賓主相接。歡敬兩盡。故特見之。食禮亦然。今案士冠士相見二篇。辭多見於經內。賈以爲志記之言未確。此注疑有脫誤。闕之可也。

栗階升公西鄉賓階上再拜稽首。成拜。公少退。爲〔疏〕正義曰公少退示不敢當其拜。亦異於本國馬出也。不言幣出者。皮幣皆東藏之。下記曰賓之君也。散氏云少退答其反還之意也。○賓降

出公側授宰幣馬出廟中宜清者。〔疏〕正義曰散氏云于賓之降也。介亦逆出。注云廟中宜清者。以宜潔清。故使

○以上公降立擯者出請上介奉束錦士介四人皆奉玉錦束請覲。

玉錦錦之文織繡者也。禮有以少文爲貴者。後言束辭之便也。〔疏〕

正義曰降立俟介覲也。注云玉錦錦之文織繡者也者。織繡文繁也。李氏云如玉之纖密。散氏云織繡而白似

玉也。云禮有以少文爲貴者。士介之錦反文于賓與上介是以少文爲貴也。禮器曰禮有以素爲貴者。素卽少文之義也。云後言束辭之便也者。

散氏云亦玄纁束之類。○擯者入告出許上介奉幣儻皮二人贊於賓也。皮麋鹿皮。〔疏〕散氏云。

賓卿也。私觀之庭實用乘馬。上介大夫也。用儻皮。士介不用庭實。此禮之差等。蔡氏云二人贊使二人助擯也。盛氏云執皮之法。蓋如享禮。注云上介用皮變於賓也者。賓用馬。上介用皮。是變也。但庭實唯國所有。或馬

或皮。不定。經於賓觀言馬於上介言皮。互文耳。皆入門右東上奠幣皆再拜稽首。皆者皆衆介也。〔疏〕正義曰皮以兩。殺於賓也。上介若用馬則亦二馬歟。皆入門右東上奠幣皆再拜稽首。皆者皆衆介也。〔疏〕正義曰

注云皆者皆衆介也者。上介紙一人。經兩言皆故知兼衆介也。蔡氏云衆介皆奉幣從上介入門。○介逆出也。事畢〔疏〕正義曰此上介與衆介同以臣禮見也。擯者辭之。介以事畢故出耳。○擯者執上幣士執衆幣。

有司二人舉皮從其幣出請受。此請受請於上介也。○揜者先卽西面位請。**〔疏〕**正義曰。注衆執幣者。校勘記云。上介之東錦也。衆幣。士介四人之玉錦也。其出之次。揜者在前。舉皮者從之。執衆幣者在其後。經以尊卑爲序。故先言士耳。今案經云舉皮從其幣。明是從上介之幣也。○盛說是。注云揜者先卽西面位請之。釋辭之時。衆執幣者隨立門中而俟。○敷氏云。出請受。言其出爲請受也。盛氏云。時猶未請受也。而先著其故於出之下。亦經中之一例也。今案據敷盛二說。則此時未請受。亦未釋辭。似是也。若如注說。則此已請矣。何下文又云請受乎。○委皮南面。揜者旣釋辭。執衆幣者進卽位。有司乃得委之。○氏云。執皮者從上揜出門。不俟上揜之釋辭。卽委皮而退。○盛氏得委之南面。便其復入也。○委皮當門。**〔疏〕**正義曰。注云揜者旣釋辭。執衆幣者進卽位。有司乃得委之。敷云。委皮之節。敷得之。云南面便其復入也。○委皮當門者。李氏云。委皮於門中北上。贊皮者得北面取之而先入。便。○執幣者西面北上。揜者請受。**〔疏〕**正義曰。執幣者西面北上。亦在東塾南也。○注云請於上介也者。李氏云。雖衆幣亦請於上介。介同時覩。統於上介也。○云上晉其次。此言其位。互約文也者。鄭意以揜者執上幣節。是言其出之次。委皮南面以下。是言其立之位。約文互見。故經兩晉請受也。○敷氏則以上請受爲申晉出之故。秦氏蕙田云。案上云請受。標其目。此云請受。實其事。本無二節。○盛氏云。注疏泥於經文之次。且不知上文所云請受爲目下事之例。似失其實。○敷說爲是。今案。請受。亦謂請以客禮受也。○介禮辭聽命。皆進訝受其幣。揜者一一授之。○氏云。嫌揜者一一受之。監杭本以一一爲二。從巾箱嚴本。○敷氏云。聽請受之命者。上介也。而士介亦皆訝受其幣者。此時統於尊者。不敢異之也。介既受幣。贊者乃取皮。○注云。此言皆訝受者。嫌揜者一一授之者。謂上介及衆介皆同時受幣。不一一授之。故云皆也。訝受者。執幣者西面。是訝受也。○上介奉幣。皮先入門左奠皮。皮先者。介隨執皮者而入也。入門左。介至揖位而立。執皮者。介面。陳閩、通解、俱倒。○獨言士介奉幣。明斯時士介不隨入也。○敷氏云。奠皮之處。亦參分庭一在南。○注云皮先者。介隨執皮者而入也者。案執皮者先入。亦庭實先設之義也。云入門左。介至揖位而立者。謂賓觀時。公揖讓如初升。賓入門。待公揖乃進。此介不升堂。明入門至公揖處而立也。云執皮者奠皮。以有不敢授之義者。案享時庭實用皮。使人執之以授受皮者。不奠於地。此奠而不授。明不敢與享時同也。云古文重入者。古文授

皮先下有兩入字。案皮先。謂執皮者先於上介。則入門左自兼執皮與上介言之。不必重也。故鄭從今文。公再拜。拜中庭也。不受。於堂。介賤也。「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拜下。敖有之文。故知於中庭拜也。云不受於堂。介賤也者。對賓升堂善之。稽首送幣。進者北行。參分庭一而東。〔疏〕正義曰。退復位。吳氏章句謂聘時入門之位是也。或以爲卽上注揖位。恐北行。歷參分庭之一。乃折而東行。與公相當。乃復北行至公所授幣也。敖氏云。進者北行。將至中庭。與公稍相當。乃東行及公左而北面。公還南面授幣也。介退。公復西鄉。介拜亦北面。褚氏云。是時公立於中庭四面。如敖所云。則是對公之面而行。相去無幾矣。注說爲長。介出宰自公左受幣。不側授。〔疏〕正義曰。注不側授。授。毛本作受。校勘記云。徐本、介禮輕者。上賓觀云。公側授宰幣。此不云側授。是介禮輕也。李氏云。不云側授。蓋贊者受於公。轉以授宰。敖氏云。文主於受者。故不言側。褚氏云。此亦鄭不側授之義爲長。觀下宰夫受士介幣之注。更明。

人坐舉皮以東。〔疏〕正義曰。上執皮者奠皮於地。故此坐舉之也。○上介觀禮竟。擯者又納士介。納者。出道入。〔疏〕正義曰。注云納者出道入也。○疏也者。謂擯者出而道之使入。士介入門右。奠幣再拜稽首。終不敢以客禮見。〔疏〕正義曰。賓與上介初以臣禮見。辭之。終以客禮見。此士介仍雖隨上介聽命。然分又卑於上介。終不敢以客禮見也。擯者辭。介逆出。擯者執上幣以出。禮請受。賓固辭。賓爲之辭。士介賤。不敢以言通於主君也。固衍字。〔疏〕正義曰。注一請下。校勘記云。楊無受字。主君下。嚴本有也字。校勘記云。徐本集釋俱有當如面大夫也。〔疏〕也字。通解無。○敖氏云。公於士介亦辭之者。以其非己臣也。奠幣者四人。惟執其上幣以出。又但禮請受而已。皆殺於上介也。盛氏云。上幣。士長一人之玉錦也。注云禮請受者。一請受而聽之也。謂一請不從。卽聽之不再請也。云賓爲之辭。士介賤。不敢以言通於主君也者。此釋經士介不辭而言賓辭之義也。云固衍字。當如面大夫也者。賈疏云。下士介面大夫時。擯者執上幣出。禮請受。賓辭。無固字。故知此固衍字。李氏云。一辭而許曰禮。辭再辭而許曰固辭。今擯者禮請受。明無固辭也。下士介面大夫時。賓亦一辭耳。今案賈李之說是也。

敷氏以固非衍字。褚氏云：敷謂一辭而得請，亦可謂之固。則固辭與禮辭何別乎？公荅再拜。擯者出立于門中以相拜。擯者以賓辭入告，還立門中闕外。面也。斯時公在門內中庭，故云遙荅拜也。曲禮曰：君於士不荅拜也。非其臣則荅拜之。是也。注云：擯者贊告之者。謂擯者以公拜贊告士介。故云相也。云相者，士介皆辟位。辟於其東面。〔疏〕正義曰：辟卽遙適之意。士介聞公之賓辭時，上幣在擯者手。因有相拜之事。擯者進就公所。〔疏〕正義曰：注云就公所也者。謂擯者自國未授宰夫。故士先取餘幣立而俟之也。擯者進也。就公所。乃授幣於宰夫也。宰夫受幣于中庭以東。使宰夫受於士。士介幣輕也。受之於公左。賓幣公側授。上介幣宰受於公左。士介幣宰夫受於士。敬之差。〔疏〕正義曰：注云使宰夫受於士。士介幣輕。氏筠云：謂受於士。敷君善謂受上幣於擯者。案經於介私面云：老受擯者幣于中庭。又記詳賓之私獻云：擯者授宰夫于中庭。則敷說是也。云受之於公左者。少儀曰：贊幣自左。經未言。故注明之也。云賓幣公側授宰者。卽上賓就時公側授宰幣是也。云上介幣宰受於公左者。卽上介觀時。宰執幣者序從之。當一一受之。〔疏〕正義曰：注云序自公左受幣是也。今士介幣使宰夫受。是其敬有差等也。執幣者序從之。當一一受之。〔疏〕正義曰：注云序一一受之者。案執幣者卽上坐取幣之三人也。鄭意以宰夫當一一受之。故此執幣之三人以次授之也。然經不云授宰夫幣。而云序從明是宰夫受幣以東。執幣者以次從之而東也。敷氏云：士三人從宰夫。是也。○以上衆介觀。

右私觀

擯者出請賓告事畢。賓既告事畢。衆介〔疏〕正義曰：自此至賓不顧言。事畢送賓之事。注云：衆介逆道賓而出。逆道賓而出也。上聘訖云：賓降介逆出。故知介逆道賓也。但斯時賓及衆介俱在廟門外。此逆道賓出。擯者入告。公出送賓。公出。衆擯亦逆道。紹擯〔疏〕正義曰：注云：公出。衆擯亦逆道者。謂擯者在前。承擯次之。上擯亦次之。

公在後也。云紹搢及賓並行。聞亦六步者。六步。三丈六尺也。前行聘門外陳搢注。及大門內。公問君。鄉以公禮將事。無由問云。末介末。搢旁相去三丈六尺。此紹搢及賓並行中間相去亦三丈六尺。故云亦也。及大門內。公問君。鄉以公禮將事。無由問也。賓至始入門之位。北面將揖而出。衆介亦在其右。少退西上。於此可以問君居處何如。序殷勤也。時承搢紹。正義曰。注鄉戴校集釋改鼎。云鄉以公禮將事。無由問也者。敷氏云。鼎者行禮之時。各有其節。不可亂之。故問勞之事。至是乃爲之也。云賓至始入門之位。北面將揖而出。衆介亦在其右。少退西上者。始入門左。注云。內賓位也。衆介隨入。北面西上少退。是也。云於此可以問君居處何如。序殷勤也者。斯時賓北面將揖。公南面。正可於此問君居處。以序殷勤之意。云時承搢紹。搢亦於門東北面東上。上搢往來傳君命南面者。卽前賓入門左。注云。搢者亦入門而右。北面東上。是也。但上搢以往來傳命於賓。故南面。彼注云。上搢進相君。當亦南面也。敷氏以爲賓東面。公西面而問之。恐非。蘧伯玉事。見論語憲問篇。鄭引之。以此爲公問君之類者。朱子云。所引論語非聘事。意略相類耳。賓對公再拜。拜其無恙。公〔疏〕正義曰。注恙字。校勘記云。陳本缺。○云拜其無恙者。無恙。言拜賓亦辟。無憂病也。爾雅釋詁。恙。憂也。風俗通。恙。病也。又云。恙。噬人蟲。能食人心。古者草居。多被此毒。故相問勞曰無恙。吳氏章句云。公再拜慶之。韋氏協夢云。賓對亦當再拜。不言者。文不具。公再拜者。荅賓之拜也。今案據司儀云。問君。客再拜對。則章說是。云公拜賓亦辟者。初迎賓入門時。公再拜。賓對公勞賓。賓再拜稽首。公荅拜。勞以道路。〔疏〕正義曰。問。毛本誤門。校勘記之勤。周本誤以音爲注。以注爲音。辟。故知此亦辟也。公問大夫。賓對公勞賓。賓再拜稽首。公荅拜。賓出。公再拜送賓不顧。既葛本遂脫此注。○王氏士讓云。但言問大夫。則上大夫。卿該之。於君則拜其無恙。於大夫問之而已。公勞介介皆再拜稽首。公荅拜。賓出。公再拜送賓不顧。既拜。客趨辟。君命上搢送賓出。反告賓不顧。於此君可以反路寢矣。論語說孔子之行曰。君召使搢。色勃如也。足覆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疏〕正義曰。注云。公旣拜。客趨辟者。周禮司儀職曰。出及中門之外。問君。客再拜對。君拜。客對。君勞客。客再拜稽首。君荅拜。客趨辟。鄭注。中門之外。卽大門之內也。問君曰。君不恙乎。對曰。使臣之來。實君命臣于庭。問大夫曰。二三子不恙乎。對曰。寡君命使臣于庭。二三子皆在。勞客曰。道路悠遠。客甚勞勞。介則曰。二三子甚勞。問君。客再拜對者。爲敬慎也。今案周禮較此經精詳。而大槩則同。注亦可以互證。此注云。客趨辟者。卽本周禮文也。云君命上搢送賓出者。以降等之客。君僅較

送於大門內・故命上擯送賓出也・云反告賓不顧・於此君可以反路寢矣者・賓雖出・君猶立而待之・故上擯送賓出大門・必以賓不顧回告君・君於此乃可自廟而回路寢也・又司儀注所云問君問大夫及勞客與介之辭・未知所出・九經古義引王伯厚云・此亦見說苑・李氏云・凡去者不荅拜・敷氏云・凡主人拜送賓・賓皆不顧・經於此見之者・明於尊者之禮如此・則其餘可知・引論語云云・見鄉黨篇・此引以爲反告賓不顧之證也・賈疏云・此送賓是上擯・則卿爲上擯・孔子爲下大夫・得爲上擯者・以孔子有德・君命使攝上擯・若定十年夾谷之會・令孔子爲相同也・江氏永云・案鄉飲酒禮・賓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注云・賓介不荅拜・禮有終也・此公再拜送賓・賓但趨避而不荅拜・遂不顧・是亦禮有終之意・鄉黨記復命・不考此注・似復命二字爲虛文・若非君有命・何以謂之復命乎・經但言賓不顧・無命上擯送賓及擯者復命之文者・文不具耳・孔子行之・卽是禮當如此・當時爲擯者或不復命・孔子則必復命也・上擯送賓・但送賓出大門・若送至館・自有訝者送之・經文此下云賓請有事于大夫・公禮辭許・注謂上擯送賓出・賓東面而請之・擯者反命・因告之・是復命時有二事・一告賓不顧・一告賓請明日有事于大夫也・當時有無未可知・附識於此・孔子擯・則召是特召・君命尤重矣・

右賓禮畢出公送賓

賓請有事于大夫。請問問卿也。不言問聘・聘亦問也・嫌近君也・〔疏〕正義曰・自此至亦如之・言賓請問卿・卿此聘字疑衍・云請問問卿也者・案二問字亦疑衍其一・注蓋以請問卿解請有事也・經言大夫而不言卿・蓋兼下大夫在內・云不言問聘亦問也・嫌近君也者・以經言小聘曰問・聘亦稱問・嫌其近君・故不言問而言有事于大夫也・云上擯送賓出・賓東面而請之者・問卿乃明日事・於此請之使先告君也・王氏士讓云・有事必請於其君・義無私交也・云擯者反命・因告之者・義已詳上・公禮辭許・禮辭許・辭・賓卽館・小休息也・**〔疏〕**正義曰・注小休息・毛本小作少・嚴本作小・校勘記云・徐本通解俱作小・云小休息也者・謂自厥明訝賓于館・至是賓乃卽館・明日又將有事・是小休息也・此一日之間・行聘行享・及禮賓私覩・其事甚多・下勞賓及歸饔餼・亦與聘同日・記云聘日致饔是也・聘義曰・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后禮成・非強有力者弗能行也・故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也・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飢而不敢食也・日莫人倦・齊莊正齊・而不敢有

解情以成禮節云云。此之謂也。卿大夫勞賓賓不見。以已公事未行。上〔疏〕正義曰。勞賓往賓館勞之也。賓云卽就也者。義已詳士冠禮。卿大夫勞賓賓不見。介以賓辭辭之。不敢當其先施也。注云。以爲公事未行者。是釋所以不見之故。公事卽問大夫之事。下記云問大夫之幣。侯于郊。幣既公家具之。則事爲公事可知。云上介以賓辭辭之者。蓋賓不見而使上介爲之辭也。知上介辭者。以下經上介受鴈知之也。大夫奠鴈再拜。上介受。不言卿。卿與大夫同執鴈下見於國君。〔疏〕正義曰。大夫以賓不見。故奠鴈于地而再拜。上介爲周禮。凡諸侯之卿見朝君。皆執羔。〔疏〕受之。注云。不言卿。卿與大夫同執鴈下見於國君者。上云。卿大夫勞賓。此但云大夫而不言卿。明卿與大夫同執鴈下於見國君也。云周禮。凡諸侯之卿見朝君。皆執羔者。周禮掌客職曰。凡諸侯之禮。上公五積。卿皆見以羔。侯伯四積。卿皆見以羔。是卿見來朝之君執羔也。此見來聘之賓執鴈。是與見國君有異也。〔疏〕正義曰。亦如之者。亦勞於其館。上介不見。而士介代受鴈。

右賓請有事卿先往勞之。

君使卿韋弁歸饗餼五牢。變皮弁。服韋弁。敬也。韋弁。紳章之弁。兵服也。而服之者。皮韋同類。取〔疏〕正義曰。自此至無償。言主君使人歸饗餼於賓介之事。○使卿者。以賓是上大夫。爵敵也。五牢者。飪一腥二。皆饗也。弁。餼也。注云。變皮弁。服韋弁。敬也。李氏云。周禮司服。先序祭服。次韋弁服。次皮弁服。則韋弁尊於皮弁。故云敬也。云韋弁。紳韋之弁。兵服也。而服之者。皮韋同類。取相近耳者。字林。韋。柔皮也。說文。韋、茅蒐染韋也。韋是赤黃色。詳士冠禮。蓋皮以茅蒐染之。故其性柔。釋名云。以韋章爲弁。謂之韋弁。是也。周禮司服曰。凡兵事。韋弁服。韋弁服爲兵服。而歸饗餼用之者。以聘用皮弁。皮韋同類。取其相近故也。云其服。蓋韋布以爲衣。而素裳者。鄭注司服云。韋弁。以韋章爲弁。又以爲衣裳。春秋傳曰。晉郤至衣韋章之附注。是也。今時伍伯緹衣。古衣服之遺色。今案。司服注謂衣裳亦用韋章爲之者。蓋據左傳國語皆云。韋章之附注。又漢時。伍伯緹衣。緹丹黃色。與韋亦近故也。又鄭氏六月詩箋云。天子之服。韋弁服朱衣裳。據左傳均服振振。謂戎事上下同服。則卿大夫卽戎。當以韋爲裳。韋亦朱類也。韋弁之制。自以司服注爲正。此注云。韋布以爲衣而素裳。則衣用布而不用韋。裳用素而不用韋。皆與司服注異。賈疏謂入廟不可純如兵服。其說或然。但韋布他書無考。鄭云。蓋。則亦疑而未定之辭耳。

陳氏祥道謂韋弁卽爵弁。敖氏從之。今案。爵弁爲士服。而韋弁通於大夫以上。自是二物。且爵弁用布。韋弁用革。色近五入之緘。而韋用一入之緘。固有不容確同者。陳氏說非也。云牲。殺曰饗。生曰餼者。饗兼飪與腥言。皆是已殺者。餼是生物。故以生與殺對言之。鄭注論語告朔之餼羊。亦云。牲生曰餼也。云今文歸或爲饗者。胡氏承珙云。論語。詠而歸。歸孔子豚。齊人歸女樂。釋文並云。歸。鄭本作饗。蓋魯論皆作歸。鄭從古文作饗。此儀禮。則古文作歸。今文作饗。鄭又從古文作歸者。古文家亦各有師承。儀禮古文。不必與論語同也。又論語。詠而饗。鄭注云。饗、酒食也。魯讀饗爲歸。今從古。詳鄭意。是魯論直以歸爲歸還之歸。與古論饗餼異義。故鄭必從古作饗。此經古文作歸者。本與饗同義。故不必改從饗。今案。上介請事賓朝服禮辭。朝服。示不受也。〔疏〕正義曰。注云尊受之當以尊服。〔疏〕服。謂皮弁服。

下賓皮弁迎大夫于外門外。是也。或疑注朝服示不受之說。不知朝服。有是理乎。注說未可易。有司入陳。入賓所館之廟陳其積。〔疏〕正義曰。上云禮辭是一辭而許矣。故

卑於皮弁。若賓既辭之。而仍服受之之服。有是理乎。注說未可易。有司入陳。廟陳其積。〔疏〕正義曰。上云禮辭即入陳也。注云入賓所館之廟陳其積者。謂有司入賓館陳設之也。知館必於廟者。下文。揖入。及廟門。注云。大

夫行。舍於大夫廟。是也。義詳彼。聘義曰。饗客於舍。孔疏云。於舍。謂於賓館也。或謂注以饗餼爲積。似誤。案

周禮宰夫注云。積。謂牢米薪芻。則下所陳。亦積之屬也。萬氏斯大云。聘義曰。主國待客。出入三積。說者謂饗之牢禮米禾薪芻之屬曰積。考聘禮。賓初至館。宰夫致殯。是一積也。聘之日。使卿致饗餼。是二積也。此所以供其在

館之資也。臨行。當更有饗遺。以供其在道之需。是三積也。故曰出入三積。注疏見聘禮不言積。因謂出入三積。專指待上公之臣。儀禮是待侯伯之臣。故無積。然則致殯之禮。飪腥凡二牢。米禾皆二十車。而薪芻倍之。歸饗餼之禮。

飪腥凡五牢。米禾皆三十車。而薪芻倍之。獨非積也邪。蓋饗。謂飪與腥。〔疏〕正義曰。周禮天官序官注云。饗、割分言之。曰殯。曰饗。合言之。則曰積。今案。萬說是也。〔疏〕享煎和之稱。割者。腥也。享煎和。割

飪也。是饗兼飪與腥而言。故經以饗總目之也。飪。一牢。鼎九。設于西階前。陪鼎當內廉。東面北上。上當碑。南陳牛羊豕魚腊腸胃。同鼎膚鮮魚鮮腊。設局席。脣臍。蓋陪牛羊豕。陪鼎三牲。臍脣臍。陪之。庶羞加也。當內廉。辟堂塗也。

陳其位。後言其次。重大禮。詳其事也。宮必有碑。所以識日景。引陰陽。腸胃次腊。以其出牛羊也。膚、豕肉也。唯燔者有膚。此饋先陳。其位。後言其次。重大禮。詳其事也。宮必有碑。所以識日景。引陰陽。〔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三牲。塗。諸本俱作臍。釋文集釋作塗。今案。嚴本

作臚・與說文合・從之・校勘記又云・唯燭者有膚・陸氏曰・燭、一本作爛・音潛・膚、嚴本作獻・今案・膚下此字嚴本作北・黃氏不烈云・案・膚此譌爲獻北・形涉而誤・校勘記又云・引陰陽也・朱子云・引疑當作別・周學健云・別字固直截・或以繩著碑引之而定方位・則引字亦可解・敷氏改別・凡碑引物者・引・嚴本・作別・案上引字可作別此引字不可作別・嚴本誤也・○飪、熟也・熟食不可久停・故腥有多寡・而飪皆一牢・鼎九・卽下所陳牛羊至鮮魚鮮腊九者也・設于西階前・統於賓也・陪鼎卽羞鼎・其數三・卽下所陳臘、膳、臚・是也・陪鼎與爛異・辨見六鋪繼之下・東面・鼎皆東向也・北上・鼎居北者爲首也・上當碑者・正鼎以牛爲上・陪鼎以鷄爲上・謂鼎之上者北與碑齊・其次向南陳之・故云南陳也・魚下言鮮・則此魚燭也・鮮腊・析而未乾也・鼎與局羃之制・詳士冠禮・蓋字・鄭賈無釋・敖氏郝氏以爲發語辭・盛氏云・正鼎曰羃・陪鼎曰蓋・皆所以覆鼎也・異其名者・羃大而蓋小也・羃以他物爲之・故云設・蓋與鼎同物・故不云設・言蓋而不言羃・陪鼎小・其手舉之歟・秦氏蕙田以盛說爲長・褚氏云・庶羞應在豆・豆用蓋・不用局羃・今案經明云陪鼎・而以爲豆・恐非・庶羞有盛於豆者・公食大夫禮是也・陪牛羊豕者・正鼎有九・而陪鼎止三・故以卿臘臚爲陪牛羊豕也・王氏士讓云・五牢之序・先飪・次腥・次乃及羃・賓入館・先用熟者・次用腥者・羃則留以代匱也・注云陪鼎三牲・臘卿臘臚者・公食禮注云・卿、臘、臚、腥・今時臚也・牛曰卿・羊曰臘・豕曰臚・皆香美之名也・說文・臚、肉羹也・段氏注云・臚字不見於古經・而見於招魂・王逸云・有菜曰羹・無菜曰臚・許不云羹也・而云肉羹也・亦無菜之謂・匡謬正俗駁叔師說・甚譏・然則卿臘臚・卽以牛羊豕之肉爲羹也・云陪之庶羞加也者・以庶羞是加饌・非正饌・故云陪也・云當內廉・辟堂塗也者・李氏云・內廉・西階之東廉也・階有東西兩廉・近堂之中者爲內廉・釋宮又云・堂塗謂之陳・郭氏曰・堂下至門徑也・其北屬階・其南接門內需今案・據郭云・北屬階・則堂塗直階矣・正鼎設于西階前・當稍近東・堂塗寬・故無礙・若陪鼎設于正鼎之西・則有礙堂塗矣・故當內廉以辟之也・當、對也・吳氏疑義云・飪鼎在西階前・稍東爲一列・陪鼎又在其東爲一列・是也・故下經云如飪鼎二列・云腸胃次腊・以其出牛羊也者・腊之後卽列腸胃・以其出於牛羊・故在膚前也・楊氏復云・牛羊腸胃同一鼎・不異之・腴膾也・云膚豕肉也者・詳少牢禮・云唯燭者有膚者・鄭意蓋謂唯豕有膚耳・燭字或有譌誤・牛羊有腸胃而無膚・豕則有膚而無腸胃・記曰・君子不食國膾・国・犬豕也・云此饌先陳其位・後言其次・重大禮・詳其事也者・賈疏云・先陳其位者・南陳已上是也・後言其次者・牛羊豕已下是也・又云・設殯・經直云飪一牢在西・鼎九・羞鼎三・腥一牢在東・鼎七・不言次陳位者・殯禮小・略之也・云宮必有碑者・賈疏云・案諸經云三揖者・鄭注皆云入門將曲揖・旣曲北面揖・當碑揖・若然・士昏及此聘禮・是大夫士廟內皆有碑矣・諸侯廟及天子廟有碑可知・鄉飲鄉射

曾三揖•則庠序之內亦有碑矣•惟廟內不見有碑•但兩君相朝•燕在廟•豈不三揖乎•明亦當有碑矣•云所以識日景引陰陽也者•李氏云•視碑景邪正•以知日之早晚•視景短長•以知陰陽之盈縮•進退設碑之處•鄭氏謂近如堂深•李氏釋宮申之云•堂下至門謂之庭•三分庭一在北設碑•敷氏則云碑在庭東西南北之中•焦氏以恕云•此歸饗饋•醯醢百甞•夾碑十列•又米百甞•設于中庭•亦十列•繼醯醢而南•此碑居庭北之一證•又還玉及賄禮章云•賓自碑內聽命•賓負碑北面聽命于下•如碑在中庭而非庭北•則疑立處太遠•又大夫降中庭•賓降自碑內•東面授上介于阼階東•兩言碑內•皆近堂階•而與中庭有別•當以鄭說爲是•云凡碑引物者•宗廟則麗牲焉以取毛血者•案祭義云•君牽牲•既入廟門•麗於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鑿刀以剗取肺膏•乃退•彼注云•麗猶繁也•是其麗牲取毛血之事•云其材宮廟以石窩用木者•案說文•碑•豎石也•是碑用石之證•段氏注云•檀弓•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鄭注•豐碑斲大木爲之•形如石碑•於樟前後四角豎之•穿中閒爲鹿廬•下棺以縛繞•案此檀弓注•卽聘禮注所謂鄭用木也•朱子云•今禹墓窩石尚存•高五六尺•廣二尺•厚一尺許•其中有竅•以受縛引棺者也•然則窩亦用石矣•謂今案朱子說與鄭異•並存之•**腥二牢鼎二七無鮮魚鮮腊設于阼階前西面南陳如飪鼎二列**•有腥者•所並存之•**腥二牢鼎二七無鮮魚鮮腊設于阼階前西面南陳如飪鼎二列**•以優賓也•〔疏〕正義曰•腥•殺而未烹也•不曰鼎十有四•而云二七者•見其每牢七鼎•爲二列也•無鮮魚鮮腊少•飪鼎之二故•每牢止七鼎也•設于阼階前•腥在東•與設殯同•二列者•一列在阼階前少西•一列又在其西•當阼階之內廉也•北上上當碑•俱與飪同•方氏苞云•飪一牢外•復有腥二牢何也•飪鼎卽日所需•腥鼎則翼日所需•始至未暇自割性故也•○校勘記云•注腥徐本作腊•張曰•注曰有腊者•所以優賓•案疏腊作腥•經曰無鮮魚鮮腊•今注作有腊•傳寫誤也•從疏•勸案張引注無也•與徐本不合•今案嚴本有也字•○云有腥者所以優賓也者•對下士四人皆餼•大牢無腥言也•**堂上八豆設于戶西西陳皆二以並東上韭菹其南**醕醕屈•戶•室戶也•東上•變於親食賓也•醕醕•〔疏〕正義曰•西陳者•言豆自東向西設之•是東爲上•故下又云東醕醕•卽二以並之位也•舉此二豆以示人•則其餘豆之位可知•周禮•醯人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醯醢•昌本•鬻醕•菁菹之豆六•去茆菹葵醕二豆•而以饋食之葵菹醕足之•蓋據公食禮•下大夫六豆•用韭菹•醯醢•昌本•鬻醕•菁菹•鹿醕•上大夫八豆•鄭注云•加葵菹•蠅醢•蠅醢•卽醢醕•又據少牢用韭菹醯醢•葵菹蠅醢•朝事饋食之豆兼用故

也。敷氏則以八豆有茆菹醃而無韭菹蠅醢。謂經惟言韭菹醯醢。則爲朝事之豆可知。文省耳。二說不同。後人或從賈。或從敷。紛紛辨論。然經無正文。二者似皆可通。惟解屈字之義。則賈敷俱失之。賈氏云。屈者。謂其東上醯醢。昌北麋醃。麋西苦菹。苦南鹿醢。鹿西茆菹。茆北鹿醢。鹿醢東葵菹。葵菹東蠅醢。蠅醢東韭菹。敷氏謂醯醢西昌本。合。賈以東上專屬醯醢。尤非。蓋韭菹醯醢二者在東。其西爲昌本麋醃二豆。昌本麋醃之南爲苦菹鹿醢二豆。苦菹鹿醢之東爲茆菹麋醃二豆。設法自東而西。復自西而東。故謂之屈。公食禮上大夫八豆注云。四四爲列。亦謂豆兩兩並列。東西各四。南北亦各四也。○校勘記云。注於監本誤作乎。云戶室戶也者。堂上以室戶之西爲正中。故知戶室戶也。云東上變於親食賓也者。秦公食禮是公親食賓。云。宰夫自東房薦豆六。設于醬東。西上。此云東上。是變於親食賓也。云醯醢汁也者。案周禮醢人注云。醯。肉汁也。又云。醯醢。肉汁也。詩大雅疏。以肉汁獨多故名醯。然則醯本肉汁之名。而以之爲醢。則亦醬類。故說文云。醯。肉醬也。云屈猶錯也者。案此經言屈。下八簋繼之。乃言錯。則屈與錯異。詳下。云今八簋繼之。黍其南稷錯。黍在北〔疏〕正義曰。李氏云。繼豆以西。黍南稷。稷西黍。文並皆爲併者。詳上昏禮。北。與屈不同。今案屈與錯不可混爲一。吳說是也。黍詳公食禮。簋詳上竹籃方及公食記。簋有蓋幕下。相間錯陳。與屈不同。今案屈與錯不可混爲一。吳說是也。黍詳公食禮。簋詳上竹籃方及公食記。簋有蓋幕下。

六鉶繼之。牛以西羊豕。豕南牛以東羊豕。
器也。鉶。羹〔疏〕正義曰。郝氏敬云。六鉶繼簋而西。牛居東。西爲羊。牛一列也。吳氏疑義云。北列牛羊豕。自東而西。南列牛羊豕。自西而東。屈也。今案經不言屈者。以可推而知。六者牛豕東西常易位。而羊居中不易也。注云鉶羹器也者。鉶是盛牛羊豕之羹。非盛肉也。周禮掌客注亦云。羹器也。公食禮。宰夫設鉶四于豆西。注云。鉶。菜和羹之器。是鉶爲器名。故說文云。鉶。器也。鉶以盛和菜之羹。因又以鉶爲羹名。鄭注士虞禮云。鉶。菜羹也。注特牲禮云。鉶。肉味之有菜和者。詩閼宮。毛魚載羹。毛傳。羹。大羹鉶羹也。周禮亨人。祭祀共大羹鉶羹。鄭司農云。大羹不致五味也。鉶羹加鹽菜矣。是又以鉶爲羹名也。段氏說文注云。案大羹。煮肉汁不和。貴其實也。鉶羹。肉汁之有菜和者也。大羹盛之于登。鉶羹盛之于鉶。鉶羹菜和。謂之芼。其詳在禮經。鉶、經典亦作鉶。非正字也。內饔職。鉶作刑。亦假借字。今案說文有鉶字。云。似鍾而長頸。鍾。酒器也。據說文。鉶與鍾相次。則鉶爲酒器。與鉶異。董氏三禮圖引舊圖云。鉶受一斗。兩耳三足。有蓋。士以鐵爲之。大夫。

以上以銅爲之。諸侯飾以白金。天子飾以黃金。叢氏又云。銅是羹器。卽銅鼎也。故周禮掌客注云。不殺則無銅鼎。然則據羹在銅。則曰銅羹。據器言之。則曰銅鼎。據在正鼎之後設之。則謂之陪鼎。據入庶羞言之。則謂之羞鼎。其實一也。楊氏儀禮圖亦因之。今案此說甚誤。據此經上云陪鼎當內廉。此堂上又有銅。則銅非陪鼎矣。周禮掌客。公銅三十有八。鼎蓋十有二。侯伯銅二十有八。鼎蓋十有二。子男銅十有八。鼎蓋十有二。鄭注。銅。羹器也。鼎。牲器也。鼎。非爲器也。鼎十有二者。正鼎九。與陪鼎三。鄭別銅與鼎爲二器。甚明。其云不殺則無銅鼎者。謂不殺則無銅與鼎。非爲一物也。自賈氏掌客疏云。銅鼎卽陪鼎。後人沿其誤。蓋鼎以盛牲體。銅以盛煮牲肉汁。銅羹亦出於牲。故必殺牲乃有之。禮經釋例云。聘禮堂上六銅。牛以西羊。豕南牛。以東羊豕。又西夾四銅。牛以南羊。羊東豕。豕以北牛。公食禮。宰夫設銅四于豆西東上。牛以西羊。羊南豕。豕以東牛。此皆用大牢者。故銅羹有牛羊豕之別。少牢禮。上佐食羞兩銅。取一豕銅于房中。下佐食又取一豕銅于房中以從。有司徹。主婦獻戶。入于房。取一羊銅。主婦贊者執豕銅以從。注飲酒而有銅者。祭之餘銅。此皆用少牢者。故銅羹有羊豕之別。士虞禮陰厭。設一銅于豆南。特牲禮陰厭。兩銅銅筆。設于豆南。此皆用特豕者。唯豕羹而已是也。又云鹽菜者。所以和羹也。凡銅羹皆有滑。是也。今案銅筆詳公食禮。兩簋繼之。梁在北者。梁稻加也。凡饌屈。〔疏〕正義曰。郝氏云。簋以盛稻粱。兩簋稻粱各一。櫬而西。梁居北。稻居南。注云。簋不次簋者。要相變者。是廣言設饌之法。此節不言屈錯者。以兩簋止一行也。稻粱詳公食禮。簋詳公食記。八壺設于西序。北上二以並南陳。壺。酒尊也。酒蓋稻酒梁酒。〔疏〕正義曰。西序。堂上之西牆也。郝氏云。酒八壺。順堂西牆。自北而南。兩兩相並。向南陳也。今案周禮酒正共賓客之禮酒。酒人祭祀共酒以往。賓客之陳酒亦如之。謂此。注云壺酒尊也者。謂盛酒之尊。周禮掌客注。壺。酒器也。見禮記禮器注。壺大一石。公羊昭二十五年傳注。壺。禮器。腹方口圓曰壺。反之曰方壺。有爵飾。又爲盛水之器。見周禮序官挈壺。丘氏注。又禮記投壺釋文。壺。器名。是又爲投壺之器也。云酒蓋稻酒梁酒者。謂稻粱各四壺也。賈疏云。以下夫人歸禮酸黍清各兩壺。此中若有黍。不得各二壺。若三者各二壺。則止有六壺。與夫人歸禮同。又云。鄭知不直有稻黍而爲稻粱者。稻粱是加相對之物故也。敷氏云。八壺之酒。稻也。黍也。粱也。稻黍各二壺。稻在北。黍次之。粱四壺。又次之。蓋如設筭米之例。褚氏云。注謂稻粱二種。各四壺。賈以與夫人歸禮異解之。取的。今案八壺之實。經無明文。鄭敷各以意言之。而鄭說較確。云不錯者。兩兩並設。先稻後粱。不雜錯陳之。云酒不以雜錯爲味。

者・是釋所以不錯之意也・○此設于戶西者・八豆・八簋・六鉶兩簠・及四序八壺・共三十二器・皆陳于堂上也・

西夾六豆・設于西墉下・北上・韭菹其東醯醢・屈六

簠繼之・黍其東稷・錯四鉶繼之・半以南羊・羊東豕・豕以北牛・兩簠繼之・梁在西・皆二以並・南陳六壺西

上二以並・東陳

東陳・在北墉下・統於豆

〔疏〕正義曰・西夾・設豆之次・賈疏據公食禮謂先設韭菹・其東醯醢・又其東昌本

則其陳之必有異矣・唯郝氏敬云・韭菹在西北・其東爲醯醢・醯醢之南昌本・昌本之南麋蕪・麋蕪之西善菹・善菹之北鹿鬱・鹿鬱之北韭菹・故曰屈・其說本西北上・賈疏之文・實於經義有合・秦氏蕙田說亦同・當以此爲正・姜氏兆

錫・盛氏世佐・皆嘗更定六豆次序・而與經未符・故不錄・郝氏又云・六簋黍稷各三・繼豆而南・黍在西北・東爲稷・稷南爲黍・黍西爲稷・稷南又爲黍・黍東又爲稷・故曰錯・亦是也・朱子云・凡言北上者皆南陳・西上者皆東陳・此

經西夾六豆・設于西墉下北上・至兩簠下・結云皆二以並・南陳・又云六壺西上・東陳・饌于東方亦如之・西北上・壺東上西陳・則是東西之饌・自簠以上皆南陳・唯壺東西陳之・疏于東夾之豆亦云于東壁下南陳・而布置西夾之豆乃

東陳之・又以蓋鉶簠皆與壺東陳・不唯與經文不合・而亦自相抵牾・殊不可曉・秦氏蕙田云・以朱子之說推之・則東西夾所陳六豆最北・亦蓋在豆南・四鉶在蓋南・兩簠在鉶南・所謂南陳也・若如楊信齋儀禮圖・則豆蓋鉶簠在西夾

者東陳・在東夾者西陳・與經文不合・今案楊圖蓋沿賈疏東陳一語而誤・六壺之酒・鄭無注・敖氏則謂稻酒黍酒粱酒各二壺・未知是否・二以並・東陳者・謂六壺兩兩並設・自西而向東陳之也・注云東陳在北墉下・統於豆者・鄭意

以豆蓋鉶簠皆在西墉下・自北而南・則豆之東尚有餘地・故以東陳爲在北墉下向東陳之也・鄭知在北墉下者・以其統於豆也・敖氏謂壺不著其所・蓋亦近于簠而設之・與在堂上者之位相似・則已疑鄭說・郝氏乃謂壺在南墉下・不知夾

固無南墉也・西夾東夾之制已詳前設飧節西夾六下・○王氏士讓云・饌于東方亦如之

東方・東室・〔疏〕氏云・案之

西統于賓・故飪先陳在西・堂上之饌亦于西・西夾之饌亦先饌

指西夾也・如者・如其六豆北上以下・至皆西北上・亦韭菹其東

二以並・南陳之饌也・唯設于東墉下爲異・〔疏〕正義曰・李氏云・雖陳于東墉下・其陳亦以

爲上・故著之・注云亦韭菹其東醯醢也者・上西夾設豆之次云韭菹其東醯醢・明此亦然・是以西北爲上也・

壺東上西陳

亦在北墉下・統於豆

〔疏〕正義曰・此亦以豆西有餘地・故在北墉下自東向西

陳之。統於豆也。○以上設於四夾。八豆。八簋。四鉶兩簋。六壺。凡二十四器。東夾亦然。共四十八器。唯鹽東西陳爲異。餘兩夾位次悉同。褚氏云。敖氏強以飪尊而腥卑。又強以堂上之饌配飪。兩夾之饌配腥。太鑿。鹽百鹽夾碑。十以爲列。鹽在東。夾碑。在鼎之中央也。鹽在東。〔疏〕正義曰。周禮鹽人云。賓客之禮。共鹽五彼注云致饔餼時。是鹽醢百鹽也。王氏士讓云。鹽醢二物。乃飪腥與鹽諸品所宜相調和者。故敍次於飪腥之後。以見其爲百物之所需也。○今案。鹽詳既夕禮鹽三鹽醢屑下。注云夾碑在鼎之中央也者。謂在飪腥鼎二者之中央也。前設鼎云。上當碑。是鼎在碑南。此云夾碑。則似半在碑南。半在碑北矣。十以爲列。蔡氏云。謂左右直列。吳氏疑義云。鹽五十鹽。作五行。在碑之東。鹽五十鹽。作五行。在碑之西。十鹽爲列。是也。云鹽在東。鹽、穀、陽也。鹽、肉、陰也者。蓋以東爲陽方。西爲陰方也。敖氏則云。鹽在東。鹽爲尊也。褚氏云。穀陽肉陰。而分東西。注義甚精。何取尊卑爲義乎。今案諸說是也。惠氏云。鹽、醬也。後儒誤以爲醋。始子廣雅。古有梅無醋。離騷吳酸。亦非醋也。俟。鹽二牢。陳于門西北面東上。牛以西羊豕。豕西牛羊豕。〔疏〕正義曰。考。豕東之。寢右。亦居其左。〔疏〕牛羊豕具爲一牢。此二牢者。謂生牛羊豕各二也。陳于門西。廟門內之西。爲其踐汚館庭。使近外也。北面向堂。自東而西。牛羊豕。六者相間。共爲一行。敖氏云。二牢爲一列。變於腥。亦以惟有牢故也。東上。門西之位然也。亦變於饌。○校勘記云。張氏曰。注豕東之。案疏云。豕東縛其足。亦北首。經云牛以西羊豕。則豕在羊西。言東非也。東字誤作東爾。從疏。案嚴徐鍾本俱作東。云。豕生也者。詳前。云牛羊右手牽之者。曲禮曰。效馬效羊者右牽之。是也。用右手牽之。則人居其左矣。云。豕東之。寢右亦居其左者。賈疏云。豕東縛其足。亦北首寢臥其右。亦人居其左。案特牲云。牲在其西。北首東足。鄭注。東足者。尚右也。與此不同者。彼祭禮法用右脅。故寢左上右。士虞記云。陳牲于廟門外。北首西上。寢右。鄭注。寢者。當升左脅也。變吉。故與此生人同也。米百笱。笱半斛。設于中庭。十以爲列。北上。黍梁稻皆二行稷。笱殊。下記又云。十斗曰斛。則牛斛五斗也。注云。庭實固當庭中。言當中庭者。南北之中也者。賈疏云。上享時直言庭實入殿。不言中庭。則在東西之中。其南北三分庭一在南。此更言中庭。欲明南北之中也。上文公立于中庭。宰受

幣于中庭。皆南北之中也。褚氏云。經凡言中庭者。南北之中也。燕禮大射司正立位。及士喪禮置重之中庭。則既在東西之中。又在南北之中。與此中庭同也。敖氏謂中庭乃東西之中。其南北之節宜于庭少南。非矣。云東西爲列。列當醯醢南。亦相變也者。李氏云。醯醢言醯在東。則南北爲列。米言北上。則東西爲列。米繼醯醢設之。知在醯醢南也。今案經云十以爲列北上。則是十筭爲列。自東至西橫陳之。黍兩行在北。次稻兩行。次南稷四行。與上醯醢百甕。自北而南直陳之者異。故云相變也。李氏又云。米以黍稷爲正。稻粱爲加。故南北兩端陳黍稷。而稻粱于其間設之。郝氏云。稷獨四行。稷百穀長。用廣也。云此言中庭。則設碑近如堂深也者。李氏云。醯醢夾碑。米設于庭南北之中。而在醯醢南。則碑近北矣。設洗南北以堂深。而鄭言設碑如堂深。則碑東當洗也。○敖氏云。此米從籩者也。禮經釋例云。敖以此節在籩二牢之下。故望文生義。以爲從籩。非也。以米言之。簠蓋之米從飪牢。簋米從腥牢。車米從生牢。經例甚明。考之下。經歸上介饗。飪腥各一牢。堂上之饋六。西夾亦如之。下即云簋及彝如上賓。則米簋在醯醢甕之上。則從饗可知。米百穀節似非其次。宜在醯醢百甕節之上。絕爛誤在籩二牢節之下也。今案簠蓋之米。係已炊爲飯者。故從飪牢。簋米係舂熟可卽炊者。故從腥牢。車米係留以備用者。故從生牢。釋例說似亦可從。俟考。○此以上皆陳于門內者。聘義曰。饗客于舍。五牢之具陳于內。是也。門

外米三十車。車秉有五箇。設于門東。爲三列東陳。大夫之禮。米禾皆視外牢。秉、箇、數名也。秉有五箇。二十四斛也。箇讀若不數之數。今文箇或爲逾。疏
正義曰。校勘記云三十。唐石經作卅。下同。注五箇。五字。徐、陳、閔、葛、俱作伍。○設于門東。廟門外之東也。下門西放此。爲三列東陳。謂每十車爲一列。首一列在西。餘二列以次向東陳之也。此及下所陳之車皆人輓之。非駕牛馬者。注云大夫之禮米禾皆視外牢者。上飪一牢。腥二牢合三牢。皆外牢也。故米三十車。禾亦三十車。是皆視外牢也。米禾視外牢。下經文。云秉箇數名也。秉有五箇。二十四斛也者。秉箇皆量器之數名。下記云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箇。十箇曰秉。注云秉十六斛。是一秉爲十六斛。又五箇爲八斛。通爲二十四斛也。每斛十斗。故下記又云二百四十斗也。此秉亦與四秉曰筥之秉殊。詳下記。云箇讀若不數之數。今文箇或爲逾者。胡氏承珙云。鄭云不數之數。自是漢人常語。用以比方箇音。如漢書東方朔傳注引蘇林曰。箇音數錢之數是也。賈疏以不數亦爲數名。恐非。今文數爲逾者。逾疑當作匱。說文匱下云。匱匱器也。从匱愈聲。玉篇。匱、余主切。器受十六斗。此卽論語與之庚之庚。集解引包注十六斗爲庚。與賈逵左傳注。唐尚書國語注皆合。今案據此。則逾卽庚也。箇庚皆十六斗量名。而鄭從古文作箇者。周禮。陶人庚實二穀。鄭注。豆實三而成穀。則穀受斗二升。然則二穀。二斗四升。又非十六斗之庚。

周禮疏謂庚本有二法。鄭恐與實二般。

禾三十車。車三粃。設于門西。西陳。

粃。數名也。三。〔疏〕正義曰。禾亦爲

可知也。注云三粃千二百乘者。下記云。四乘曰笱。十

箇

曰稷。十稷曰耗。四百乘爲一耗。則三耗千二百乘也。

薪芻倍禾。倍者之車皆陳北轍。凡此所以厚重禮也。聘義

曰。古之用財不能均如此。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言盡之於禮。則內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爾。〔疏〕正義曰。薪芻義詳前設殯節下。敖氏云。

類而相等故也。盛氏云。薪芻之屬以束計。不以乘計。詩云。生芻一束。是也。每車東數未聞。今案。禾三十車。倍

之。則薪芻各六十車也。○注古之用財。毛本財誤作材。云倍禾者。以其用多也者。此言所以倍之之義也。云薪從

米。芻從禾者。謂其設之亦于門東門西也。賈疏云。鄭言此者。以經云倍禾。恐並從禾陳之故也。云四者之車皆陳北

轍者。以其向內爲正故也。秦氏蕙田云。米禾皆以十車爲一列。米先西後東。故云東陳。禾先東後西。故云西陳。其

輒則皆北鄉。敖氏以東陳爲西轍者。非。今案。秦說是也。云凡此所以厚重禮也者。是統上文言之。厚重禮。謂厚此聘禮也。下引聘義。卽以明所以厚之意。聘義原文作古之用財者。此引無者字。○此以上皆陳于門外者。聘義曰。米三十車。禾三十車。芻薪

倍禾。皆陳於外。是也。賓皮弁迎大夫于外門外。再拜。大夫不荅拜。大。夫。使。〔疏〕正義曰。賓不韋弁。者卿也。〔疏〕嫌其加於致君命時之

服也。外門。卽大門。迎于外門外。敵禮也。不荅拜。亦爲人使之禮然也。注云大夫使者卿也者。以

經所云大夫。卽上君所使歸饔餼之卿。故云使者卿也。卿稱大夫者。卿爲上大夫。故散文亦稱大夫也。以

門。賓揖入。賓與使者揖而入。使者止執幣。賓俟之於門內。謙也。古者天子適諸侯。必舍於大祖廟。諸侯行。舍於諸公廟。大夫行。舍於大夫廟。有每曲揖之節。經不言者。文

書。今案。敖氏以爲廟有外門者。臆說也。注云賓與使者揖而入者。經上云揖入。入大門也。下云賓揖入。謂入廟

門也。入大門。賓與使者並入。入廟門。則賓揖先入。故注又云使者止執幣。賓俟之於門內也。知使者止執幣者。以

下經始云大夫奉束帛入故也。云謙也者。前聘時。公揖入立于中庭。此俟于門內。是謙也。敖氏云。俟之于入門右之位也。云古者天子適諸侯。必舍於大祖廟者。禮運曰。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是也。云諸侯行。舍於諸公廟者。士。士館于工商。注云。館者。必於廟。不館於敵者之廟。爲太尊也。以此差之。故知諸侯行。不舍於諸侯廟。而舍

賈疏云。諸公。大國之孤。若無孤之國。諸侯舍於卿廟也。今案鄭知舍於諸公廟者。下記云。卿館于大夫。大夫館于

於其孤廟也。云大夫行。舍於大夫廟者。卽記所云卿館

大夫奉束帛

執其所以「疏」正義曰。東帛。將命。所以「疏」所以將命者也。

入三揖皆

行。皆猶並也。使者「疏」也。此使者奉君命來。故不後主人。與之並行也。

三不許。不後主人。使者卽大夫。主人謂聘賓。賓在館則爲主人。至于階讓。大夫先升一等。謙不言

成三也。凡升者。主人讓於客三。敵者則客三辭。主人乃許升。亦道賓之義也。使者尊。主人三讓。則「疏」正義曰。許升矣。今使者三讓。則是主人四讓也。公雖尊。亦三讓乃許升。不可以不下主人也。古文曰三讓。注云讓不

言三。不成三也者。儀禮經內。大率多言三讓。然必主客俱讓至三。而後謂之三也。此經但言讓。不言三者。褚氏云。主人第三讓。客遂不辭而先升。主讓三而客讓二。故云不成三也。云凡升者。主人讓於客三。敵者則客三辭。主人乃許

升。亦道賓之義也者。胡氏承瑛云。凡升階之禮。主人先讓於客。而客辭之。至主人三讓。客亦三辭。其數適均。于是主人先升。客從之。此由主人與客敵。或主人尊。皆主人道客先升。故主客適以三讓而升也。今案。此注是廣言三

讓之法。辭亦讓也。云使者尊。主人三讓。則許升矣者。謂主人一讓而客一辭。再讓而客再辭。至主人三讓。則客不辭而卽升。是無三讓矣。此注卽據此經大夫先升言之。以明經不云三之義也。使者卽謂大夫也。云今使者三讓。則

是主人四讓也者。案注今疑令之訛。言設令使者三讓也。張氏爾岐云。假使客三辭而猶先升。則是主人四讓矣。禮固無四讓法也。又云公雖尊。當其爲主人。亦必三讓乃先升。此主人自下之義也。今案。注云公雖尊亦三讓乃許升者。

此據行聘時。公升二等。賓升。是公先升。而經亦言三讓。明其爲主人之道如是。與此異也。胡氏又云。此經大夫歸聘賓饗餼。大夫奉主君之命而來。尊其君命。故讓大夫先升。若觀禮郊勞。至于階。使者則不讓。而先升矣。此後聘賓問

卿至于階。讓賓升一等。鄭亦不從古文作三讓。亦以賓先升。不能成三讓也。今案此說極明。云古文曰三讓者。此鄭從今文無三字。而疊出古文於注也。褚氏云。鄭言今使者三讓。則是四讓也者。明其必不然。是駁古文三讓之文。見

所以不從之故。賈疏可疑。今案此節賈疏本欠明。敷氏又爲宜從古文之說。于是駁注者紛紛。而經義晦矣。今據張褚胡諸說申之。賓從升堂。北面聽命。北面。於「疏」正義曰。注

階上也。賓館于此。有主義焉。故升降由阼階。大夫東面致命。賓降階西。再拜稽首。拜餼亦如之。大夫以束帛同致饗餼也。賓殊「疏」

正義曰。張氏爾岐云。大夫東面致命。在西階上也。賓降階西再拜。東階之西也。殊拜者。分別兩次拜之。成拜訖。又降拜也。今案經云。拜餼亦如之。是饗與餼分兩次拜矣。張氏謂成拜訖又降拜。盛氏以拜餼亦如之。在大夫辭之上。則

正義曰・方氏苞云・同等宜再拜而不稽首・大夫既稽首拜受・則賓亦宜稽首拜送也。注云出廟門・從者亦訝受之者・者以左驂出。賓送于外門外再拜明日賓拜于朝拜饗與餼皆再拜稽首。正義曰・前迎于外門外・故此送亦于外門外也。李氏云・案鄉射禮・明日・賓拜賜于門外・諸侯外朝在大門外明矣。今案經云拜饗與餼・則二者亦殊拜也。注云周禮曰・凡賓客之治・令訝聽之者・此掌訝職文・據原本作凡賓客之治令訝聽之。此引脫一訝字・盛氏云引之者・欲見賓之拜謝・亦以訝・而訝爲之導也。○以上卿歸饗餼於賓。

上介饗

餼三牢飪一牢在西鼎七羞鼎三也。飪鼎七・無鮮魚鮮腊。正義曰・三牢者・飪一・腥一・餼一也。敷氏云・賓介皆異館。正義曰・賓介皆異館。注云飪鼎三牢・亦降以兩也。○注也字・集釋無。

七・無鮮魚鮮腊也者・前賓腥二牢・鼎二七・無鮮魚鮮腊・故知此鼎七亦無鮮魚鮮腊也。賓飪鼎九。此七爲異耳。蓋鼎同。云賓介皆異館者・前及館云展幣于賈人之館・則賓介以下皆異館可知矣。據下記・賓、卿也・館于大夫。上介・

大夫也。館于士。士介館于工商也。歸饗餼・先賓後介・非必同時。以上介在賓館爲之請事入告・必賓禮畢而後能卽已館受禮也。

腥一牢在東鼎七堂上之饌六

夾亦如之。管及饔如上賓。上賓者・明此賓客介也。言如。正義曰・注客・集釋作容・盧云・疏兩客字・同亦當許說是也。云凡所不貶者尊介也者・謂凡饌之數同於賓者・皆以尊介也。云言如上賓者・明此賓客介也者。經云管及饔如上賓。管卽米百管。饔卽醯醢百饔。夷賓同。明以賓客之禮待介也。韞氏云。此西夾不殺・以東夾全損也。蔡氏云。米醯醢不殺・常用等也。說可附存。管一牢門外米禾視死牢牢十車薪芻倍禾。凡其實與陳如上賓。凡。凡饌。正義曰・外牢・謂飪與腥也。牢十車・則米禾各二十車也。薪芻倍禾・則各四十車也。韞氏云。賓禮門外米三十車・禾三十車。與此經所言米禾視死牢牢十車互文見義。注云凡饌以下者・謂自飪一牢至此・其所實之物・與其陳設之序・皆如上歸。下大夫韞弁用束帛致之。上介韞弁以受如賓禮。介不皮弁者・以其受大禮似賓・不敢純如賓也。賓之兩馬束

錦〔疏〕正義曰・王氏士讓云・儕廄馬乘・此以兩・士介四人皆餼大牢・米百筥・設于門外・牢米不入門・略之十爲列・北上・牢〔疏〕正義曰・士介四人皆餼大牢米百筥者・牛羊豕具曰大牢・謂每人餼以大牢及米百筥・故云皆在其南・西上・也・設于門外・設于所館之門外也・士介亦異館・或曰・據周禮掌客・凡介皆有饗餼・此獨有餼者・餼具大牢・禮盛・故特著之・饗從略耳・然下記言士無饗・則士介本無饗矣・闕疑可也・注云牢米不入門・略之也者・上文賓餼陳于門西・米設于中庭・皆在門內・上介亦如之・此言設于門外・是不入門・故云略也・云米設當門・亦十爲列・北上・牢在其南・西上者・李氏云・設于門外・不言東西・明當門牢・亦在米南・與賓介之陳同・此西上爲異耳・今案褚氏云・此注西上恐是東上之訛・以宰夫牽牛致命・當近東故也・宰夫朝服牽牛以致之・執紩牽之・東面致命・朝服無束〔疏〕正義曰・注士・校勘記云・嚴、徐通解・俱作上・今案作上誤帛・亦略之・上介西面拜迎・上經云宰夫牽牛・則有司牽羊豕也・云東面致命者・謂宰夫于館門外東面以君命致之也・云朝服無束帛・亦略之者・此宰夫士也・故朝服・下士介亦以朝服受爵闈也・賓及上介皆以束帛致之・此無束帛・是略也・亦者・亦上牢米不入門也・云十介西面拜迎者・以其爲主人・故知出門西面拜迎也・上經云門外米禾視死牢・此無死牢・故無米禾・無米禾・則無薪芻矣・士介朝服北面再拜稽首受・受於牢東・拜自牢後・適宰夫右受・從者也・無僨・既受拜送之矣・明日・衆介亦〔疏〕正義曰・儕、校勘記云・唐石經・嚴、徐、陳、閩、葛本・集由前東面授從者・〔疏〕正義曰・上注云士介西面拜迎・此由西面轉而北面拜受也・云受於牢東・拜自牢後・適宰夫右受者・授從者・監本同・秦氏蕙田云・案僖石經及宋元本皆作攝・故楊復李如圭皆云當作僨・監本已改正・今案毛本作僨・與監本同・從之・○賓上介受饗餼・皆有僨・此士介無僨・義詳下記無饗者無僨下・注云既受拜送之矣者・謂士介既拜受・宰夫亦拜送之・經不言者・略也・云明日・衆介亦各如其受之服・從賓拜於朝者・案賓受君賜・必拜於朝・衆介自無不拜之理・故注補之・衆介兼上介在內・此節注皆以補經所未及也・○以上宰夫餼士介

右歸饗餼於賓介

賓朝服問卿

不皮弁別於主君・卿每國三人

〔疏〕正義曰自此至如主人受幣禮不拜皆言賓問主國卿大夫之事分四節賓初

以君幣問下大夫嘗使至者次上介以私幣面卿一也次上介特面次衆介皆面二也次上介

子朝返卽備舉此禮○高氏愈云聘本爲君也而因以及其夫人而并以問其卿大夫則凡内外尊卑之間無不致其殷勤敬禮之意而所以睦於鄰者大矣注云不皮弁別於主君者上聘賓與主君行聘享私觀等禮皆皮弁此不皮弁面朝服是不敢與正禮同服故云別於主君也云卿每國三入者詳前君與卿圖事下鄭言此者見問偏及三卿其下大夫則惟使至卿受于祖廟重賓禮也

〔疏〕正義曰賓問卿卿不辭而卽受之者賈疏云初君送客之時已國者問之也至卿受于祖廟祖王父也〔疏〕賓請有事于大夫君禮辭許是以卿不敢更辭今案下記云大夫不敢辭君初爲之辭矣是也注云重賓禮也者謂不受于祿廟而受于祖廟是重之也云祖王父也者賈疏云大夫三廟有別子者立大祖廟非別子者并立曾祖廟王父卽祖廟也今不受于大祖廟及曾祖廟而受于

祖廟以其諸侯受於大祖廟大夫下君故受於王父廟下大夫擯無士擯者既接於〔疏〕正義曰校勘記云夫唐石經作大誤○前主君所急見之君接賓有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此則但使下大夫爲擯而已蓋禮簡於君也李氏云不必備士擯是也敷氏云下大夫擯公使爲之也盛氏云此與卿聘而用大夫爲上介之意同注云無士擯者既接於君所急見之者謂行聘享時卿已與賓相接故急見之

吳氏疑義云注說曲而未當夫使禮果當有士擯豈得以急見之故并禮廢之今案吳說似是擯者出請事大夫朝服迎于外門外再拜賓不答拜揖大夫先入每門每曲揖及廟門大夫揖入入者省內事也〔疏〕正義曰擯者下大夫也大夫卽卿也下同朝服門外故有大門外之揖經云揖大夫先入是也入大門後又有每門之揖者謂至大門內北行有揖及至都宮門又揖也每曲之說王氏得之盛說亦可存參注云入者省內事也既而俟於宁者賈疏云省內事請入爲席是也寧門屋守也不俟於庭者下君也爾雅門屏之間謂之宁李巡謂正門內兩塾間名曰宁孫炎謂門內屏外人君視朝所佇立處今案大夫無屏則宁當卽謂正門內兩塾間也詩齊風俟我于著乎而孫炎云著與宁音義同

則揖入省內事。後復出而俟於兩塾之間。故賈以爲下君也。此攘者請命。亦從入而出請。不〔疏〕

正義曰。校勘記云。注凡徐本

作凡誤。云亦從入而出請者。謂攘者從卿入而後出請命也。賈疏云。亦者。亦君受聘時。云不凡筵辟君也者。詳前几筵既設下。敖氏謂君使尊。不敢設神位以臨之。義可存參。

庭實設四皮。繫鹿皮也。賓

奉東帛入。三揖皆行。至於階讓。

文曰三讓。古〔疏〕誤。通解集釋俱作三。○詳前歸饗節。

賓升一等。大

夫從升堂。北面聽命。

賓先升。使者尊者。使者卽賓言。使

賓東面致命。致其君。大

夫降階西再拜稽首。賓辭升成拜。受幣堂中西北面。

於堂中央之西受〔疏〕正義曰。上賓致命。爲致其君

降出。大夫降授老幣無償。

不價賓。〔疏〕正義曰。校勘記云。價唐石經。徐、陳、閩、葛。集釋。通解。楊、敖、

用東錦乘馬也。注云面亦見也者。前賓奉東錦以請觀。注。觀見也。故此云亦。敖氏云。聘使私見於主君曰觀。

於大夫曰面。蓋異其稱以別尊卑也。云其謂之面威儀質也者。以觀儀繁。面則儀簡耳。散文觀亦稱面。詳前賓觀下。

賓奉幣。庭實從馬。〔疏〕正義曰。吳氏章句云。入門右。大夫辭。

大夫於賓入自階下辭迎之。〔疏〕正義曰。辭者。辭其入門

疏云。以其授老幣時降故也。敖氏云。於中庭南面辭之。褚氏云。階賓遂左。見私事也。雖敵。賓猶謙入門右。爲若降等然。曲禮曰。客若降等。則就主人

之階。主人固辭於客。〔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固辭。徐、陳、通解。固俱作與。云見私事也。雖敵。賓猶謙入門

然後客復就西階。〔疏〕右。爲若降等然者。敖氏云。賓與大夫爵敵。乃若降等然者。不敢自同於奉命之禮也。今案引聞禮者。證降等之法。此賓先入門右。因大夫辭而遂左。與降等

之客先就主人之階。因主人辭而復就西階略同。故云若降等然也。庭實設揖讓如初。大至庭。〔疏〕正義曰。

者・謂如問鄉時・三揖皆行・至于階讓・亦不成三也・義詳前・注云大夫至庭中旋並行者・氏云大夫升一
注意必俟賓入・始從階至中庭與之並行・亦嫌自尊・敷謂主人至入門右之位・揖賓而皆行・理較勝・
等賓從之・大夫先升〔疏〕正義曰・前賓奉君命問鄉・故賓先升・此則道賓・行體敵之禮・先升爲道賓也・大夫西面賓稱面・見之辭以相接・疏
正義曰・賓稱面・致面見之辭也・敷氏云・稱面不言東鄉・可知也・大夫對北面當楣再拜受幣于楹間・南面退西面立・受幣楹間・敵也・賓
〔疏〕正義曰・大夫對答其稱面之辭也・退西面立・俟賓拜送也・敷氏云・不稽首・別於聘君之命也・不言受馬之儀・
如覲可知・注云受幣楹間・敵也者・前受幣堂中西・注以爲趨君命・此受于楹間・是行敵禮也・楹間・堂東
西之中・賓當楣再拜送幣降出大夫降授老幣

右賓問卿面卿

擯者出請事上介特面幣如覲介奉幣・特面者・異於主君・士介不從而入也・君尊・疏正義曰・幣如覲・
奉幣・介卽上介也・下同・注云特面者・異於主君・士介不從而入也者・前觀主君時・上介及士介同奉幣請覲・此
上介特面・卿士介不從而入・是異於見主君也・云君尊・衆介始觀不自別也者・高氏愈云・君尊・故上介與衆介同時
而覲・若臣之覲君也・今案云始觀者・謂前觀君時・擯者辭後・上介乃奉幣先覲・其初則上介衆介同入門右奠幣再拜・
不自分別也・云上賓則衆介皆從之者・前賓問卿面卿時・介皆從入・因經無文・故注補之・李氏云・上賓面卿亦從介
如覲・介統於賓也・盛氏云・特面之義有二・一是不與衆介同執幣而入・異於見主君也・一是不以衆介自隨・下於賓
也・○案上介面卿貶于賓者有三・焦氏以恕云・賓問卿與私面・衆介皆從・今上介特面・士介不從・其貶損者一也・
賓私面・入門右・大夫卽辭・賓亦不果奠幣・今上介入門右・旣奠幣再拜・大夫乃辭・其貶損者二也・賓當楣再拜送幣・今上介降拜・大夫降辭・而後介升再拜送幣・其貶損者三也・皮二人贊也・亦麗皮〔疏〕
正義曰・贊義詳前私覲節・入門右奠幣再拜也・〔疏〕正義曰・賈疏云・言降等者・主人是卿・上介是大夫・故
大夫辭・辭於

上介則

擯者反幣

出還於上
介也

〔疏〕

正義曰。不言反皮者。皮從幣出可知。

庭實設。介奉幣入。大夫揖讓如初。

大夫亦先升一等。今文曰入設。

〔疏〕先升也。因經未言升。故補之。云今文曰入設者。胡氏承班云。案上文賓面卿云。庭實設。揖讓如初。不云入設。鄭以彼決此。故從古文。

介升。大夫再拜受

亦於楹閒南面而受面而受。
〔疏〕正義曰。注亦於楹閒。毛本於誤作如。云亦於楹閒南面而受

也。敖氏云。介於卿雖降一等。然同爲介降拜。大夫降辭。介升。再拜送幣。介既送幣降出也。

大夫亦授老幣。大夫亦授老幣。〔疏〕正義曰。此注補於四階上。北面也。補言大夫之升亦密。○以上上介特面。下乃言衆介面卿也。

擯者出請。衆介面如觀幣入

門右奠幣。皆再拜。大夫辭。介逆出。擯者執上幣出。

禮請受賓辭。賓亦爲士

〔疏〕正義曰。如觀幣各玉錦束也。

于士介亦親辭。辟君也。蔡氏

云。餘大約與其觀君同。注云賓亦爲士介辭者。前士介觀君時。擯者執上幣以出。禮請受賓辭者。注以爲士介賤。不敢致辭。賓爲之辭。故知此亦然也。

大夫答再拜。擯者執上幣立于門

中以相拜。士介皆辟。老受擯者幣于中庭。士三人坐取羣幣以從之。

〔疏〕正義曰。老受擯者幣于中庭。亦

以東也。○盛氏云。賓奉其君

之命。問主國卿。因而私面。故其禮特恭。

上介士介本非卿之敵體。則其因是而加恭也固宜。然其異於觀主君者。經

文歷歷可考。惟士介與卿。尊卑懸隔。故其私面之儀。幾與觀君相似。而奠幣再拜不稽首。卿不使擯者辭而自辭。

又其初不與上介俱入。亦足以見其隆殺之辨矣。郝氏

乃謂卿所以待之者。無以異於主君。何其弗思甚邪。

〔疏〕正義曰。盛氏云。賓亦告事畢。乃擯者退。大夫拜辱也。

拜送〔疏〕正義曰。敖氏云。拜辱。謝其屈辱而相已也。

方氏苞云。擯者下大夫也。以同僚而共己之私

事。故拜其辱。今案下使者歸。介送至使者之門。乃退。使者拜其辱。與此義同。

注云拜送也者。敖氏云。此拜亦兼拜辱。拜送二義。經蓋以其所主者立文也。

右介面卿

下大夫嘗使至者幣及之。嘗使至己國。則以幣問之也。君子不忘舊也。故舊之誼。故問必及上介。朝服三介問下大夫。下大夫如卿受幣之禮。夫使之禮也。上介三介。下大〔疏〕正義曰。高氏愈云。下大夫賓不親問。而使上介問之。取其爵之相稱也。止三介者。降于賓也。注云。上介三介。下大夫使之禮也。其面如賓面。于卿之禮。〔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旣致公幣。而又私面也。今案如賓面于卿之禮者。如其禮耳。庭實則用儻皮。士介不面。略也。

右問下大夫

大夫若不見。有故。〔疏〕正義曰。此大夫兼卿大夫言。下使大夫同。注云。有故也者。謂因有故而不見也。有故。如疾病居喪。及出使在外之類皆是也。君使大夫各以其爵爲之受。如主人受幣禮。不拜。各以其爵。主人卿也。則使卿。大夫也。則使大夫。不拜。各以其爵。主人卿也。則使卿。大夫也。則使大夫。不拜。代受之耳。不當主人禮也。則使大夫。不拜。代受之耳。不當主人禮也。〔疏〕正義曰。賓以聘君之命來問大夫。不稱也。云不拜。代受之耳。不當主人禮也者。謂不敢以主人自居也。褚氏云。所謂拜。卽上經聽命後。降階西再拜稽首。升成拜。是也。此則不可代之。故不拜。敷氏謂并揖讓之節亦無未然。今案經云。如主人受幣禮。則凡禮皆如主人。唯不拜爲異耳。褚說是也。未

右大夫代受幣

夕夫人使下大夫韋弁歸禮。夕問卿之夕也。使下大夫。下君也。君〔疏〕正義曰。自此至賓拜禮于朝。言主君夫。故於歸饗餼之明日。夫人亦歸禮焉。韋弁與卿歸饗餼同服。吳氏章句云。此卽周禮酒正所謂致飲於賓客之禮也。注云。夕。問卿之夕也者。下記云。明日。問大夫。夕。夫人歸禮。是也。敖氏以夕爲不敢與君同時。郝氏以夫人禮從陰。盛氏則謂此一日之內。禮節繁多。賓卽館。容有至暮者。于是言夕。見其不以暮廢事。急歸禮也。今案盛說較長。云使下大夫。下君也者。此與夫人使下大夫勞賓同爲下于君。君則使卿也。云君使之。云夫人者。以致辭當稱寡小君者。賈疏云。案隱二年傳何休注云。禮婦人無外事。明知此使下大夫歸禮者。是君使之可知。而稱夫人。使者以致辭于賓客時。當稱寡小君。故稱夫人使下大夫。其實君使之也。堂上籩豆六設于戶東西上二以並東陳。籩豆六者。下君禮也。臣設于戶東。又辟饌〔疏〕正義曰。戶東。室戶東也。西上。變于位也。其設脯。其南醢。屈。六籩六豆。君饌東上也。西上。故東陳。二以並同。○注設于戶東上。嚴本及各本俱有臣字。集釋無。據賈疏似亦無臣字。吳氏疑義。臣作陳。張氏惠言云。臣當作豆。今案經但云設于戶東。則臣字疑衍。宜從集釋。云籩豆六者。下君禮也者。君歸饗餼。堂上八豆。此六。是殺于君禮也。云設于戶東。又辟饌位也者。君歸饗餼。設于戶西。此于戶東。是又辟君饌位也。云其設脯其南醢屈者。姜氏兆錫云。經不言籩豆所設。注未識何據。豈有六籩但用一脯。六豆但用一醢之理邪。凡經云觴脯醢者。約詞耳。豈以是而誤邪。焦氏以怒云。君歸饗餼。經云韭菹其南醢醢屈。省文不全。故鄭放此而云。其設脯者。謂六籩。讀之于北。其南醢者。謂酸醢以下之六豆。以次相間。交屈而設。蓋舉其一端以概全文。非直謂一脯一醢可知。今案鄭此注未詳。當以敖說爲正。敖氏云。此六豆六籩。皆宜用朝事者。而各去其末之二。其設之之序。則豆皆在西。籩繼之而東。案醢人朝事八豆。已詳前。依敖說。去其末之二。則六者韭菹醢醢昌本麋鷀菁菹鹿醢也。至周禮籩人朝事之籩。爲鹽漬白黑形鹽鷀鮑魚鱠八者。依敖說去其末之二。則當是鹽至鹽六籩。而無鮑魚鱠。較爲的實。又凡設饌皆以豆爲木。則謂豆在西。籩在東。其設亦確據。經文二以並。則是六豆分爲三列。六籩亦分爲三列。以次向東直陳之。經無屈文。固不必以屈言耳。云六籩六豆者。鄭恐人疑籩豆六爲籩豆各三。故著之也。章氏協夢云。君歸饗餼。堂上惟有八豆而此數者。故堂上設六豆。減於君也。加以六籩。亦厚待賓之意也。壺設于東序北上。二以並南陳酸黍清皆無籩。此六豆六籩者。君有籩蓋鉶。而又有西夾東夾之供。夫人無此數者。故堂上設六豆。減於君也。加以六籩。亦厚待賓之意也。壺設于東序北上。二以並南陳酸黍清皆

兩壺。酸・白酒也。凡酒・稻爲上。黍次之。粱次之。皆有清白。以黍・正義曰。敖氏云設于東序北上。亦統於

閒清白者。互相備。明三酒六壺也。先言酸。白酒尊。先設之。〔疏〕豆。注云。凡酒稻爲上。黍次之。粱次

之者。敖氏云。蓋據內則三醴之次言之也。云皆有清白。內則曰。酒清白。鄭注。自諸酒也。是酒有清白。云以黍聞清白者。互相備。明三酒六壺也。先言酸。白酒尊。先設之者。賈疏云。酸、白也。上言白。明黍粱皆有白。下言清。

明稻黍亦有清故也。於清白中言黍。明酸即是稻。清即是粱。故言互相備也。三酒既有清白二色。故言六壺必先言酸者。以白酒尊重。故先設之也。今案經云酸黍清皆兩壺。謂稻酒黍酒粱酒皆有清白兩壺。是六壺也。注釋經極簡明。

李氏云。上介四壺。知此六壺。秦氏蕙田云。六壺盛三酒爲三行。稻最北。黍次之。粱在南。又次之。每行白酒在西。清酒在東。並陳。惠氏棟云。漢律曰。稻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上尊。稷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中尊。粟米一斗。得

酒一斗。爲下尊。顏師古曰。稷卽粟也。中。大夫以束帛致之。致夫人命也。此禮。正義曰。敖氏云。穀不致。尊宜爲黍米。不當言稷。蓋據此注而言。

大。夫以束帛致之。無牢。下朝君也。〔疏〕此殺於穀。乃致者。蓋主君以設穀爲差輕。而夫人以歸禮爲特重。所以異也。注云。此禮無牢。下朝君也者。周禮掌客。上公之禮。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籩。膳大牢。侯伯以下。亦皆有牢。彼君來朝。有牢。此卿來聘。無牢。是下於來朝之君也。賓如

受饗之禮。賓之乘馬束錦。〔疏〕正義曰。云如者。亦大略言之。上介四豆四籩四壺。受之如賓禮。賓之兩

馬束錦。致牢。下於君也。不〔疏〕正義曰。注云。四壺無稻酒也者。上歸禮于賓。稻黍粱皆有清白兩壺。此去稻酒之

者。去薯蕷鹿鳴。四籩者。去形鹽鹽。皆從下去之也。此于上介。當亦使下大夫歸之。禮窮則同也。云不致牢。下

於君也者。謂君歸饗有牢。夫人歸禮于賓與上介無牢。是下君也。不及士介。禮又殺也。○以上歸禮于上介。明

日。賓拜禮于朝。於是乃言賓拜。明介從〔疏〕正義曰。注云。於是乃言賓拜。明介從拜也者。謂賓之拜禮。不言於賓

于阼下。詳冠禮禮于上介。謂上介亦從拜可知。云。今文禮爲醴者。明上介亦從拜可知。云。今文禮爲醴者。

右夫人歸禮賓介

大夫餼賓大牢米八筐 其陳於門外。黍粱各二筐。稷四筐。二以並。南。
〔疏〕 正義曰。自此至奉羊以致之。言主聘君於大夫。有陳皮束帛之間。故大夫於賓。亦有大牢八筐之餼。今案賓初以君幣問。而又以私幣面介及衆介皆面。故大夫之致禮於賓介者亦隆也。注云。其陳於門外。黍粱各二筐。稷四筐。二以並。南陳。無稻者。前君餼士介。牢米皆設於門外。此無入門之文。故知亦陳於門外也。君歸賓饗餼。米百筥。設于中庭。十以爲列。北上。黍粱稻皆二行。稷四行。據下記云。凡餼大夫黍粱稷。則無稻矣。故知此八筐爲黍粱各二筐。稷四筐也。二以並南陳。則黍二筐在北。粱二筐次之。稷四筐分爲二列。每列二筐。以次向南陳之。亦北上矣。筐竹器。詩毛傳云。方曰筐。據下記筐容五斛。敷氏云。君餼賓米百筥。筥牛斛。此米八筐。筐五斛。以量言之。則八筐者。穀於君米二筐也。所以下之。今案君餼賓米用四種。大夫用三種。君用筥。器小而多。大夫用筐。器大而寡。亦所以爲差降也。云性陳於後東上者。前士介四人。皆餼大牢。米百筥。注云。米設當門。又云。牢在其南。西上。此陳於後。蓋亦在米南也。彼注西上。褚氏以爲東上之訛。義詳彼。云不饌於堂庭。辟君也者。前君歸賓饗餼。筥二牢。米百筥。皆設於門內堂下之庭。此陳于門外。是辟君也。○賈疏云。案掌客。鄰國之君來朝。卿皆見以羔。膳大牢。侯伯子男膳特牛。彼又無筐米。此侯伯之臣得用大牢有筐米者。彼爲君禮。此是臣禮。各自爲差降。不得以彼難此。賓迎再拜。老牽牛以致之。賓再拜稽首受。老退賓再拜送。老。大室夫之貴。〔疏〕 正義曰。敷氏云。賓出門左。西面拜迎聽命。老東面致命。賓還北面拜。乃適老右受。此使老致之者。臣。夫之貴。老爲尊也。賓于老乃拜迎之。亦重其爲使也。大夫不親觴者。以其禮輕。不欲煩賓也。蔡氏云。再拜稽首受者。以大夫向者稽首受其君命。而因其禮也。注云。老室老大夫之貴臣者。喪服傳曰。公卿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衆臣也。注。室老。家相也。士。邑宰也。是室老與士皆大夫之貴臣。餘詳士昏喪服諸篇。上介亦如之。衆介皆少牢。米六筐。皆士牽羊以致之。米六筐者。又無粱也。〔疏〕 正義曰。上介亦如之者。敷氏云。士亦大夫之貴臣。牢米亦如賓。蓋以其具不可得而加殺者也。今案少牢有羊豕而無牛。故牽羊以致。注云。米六筐者。又無粱也者。上八筐無稻。此六筐又無粱。皆去其上介使老。於衆介使士所使。上介使老雖賤。亦不可以無所別也。

右大夫餼賓介

公于賓壹食再饗。饗與食互相先後也。古文壹皆爲一。今文饗皆爲鄉。〔疏〕國君臣於賓介食饗燕賜之數。及不親食饗之禮。○壹食再饗。賈疏以爲五等諸侯使卿大聘之禮似矣。據掌客。天子待子男一食一饗。而諸侯於聘卿再饗已多於君。賈疏雖以君臣各自爲禮解之。但以此爲侯伯之卿之禮。則上公之卿當又有加。不更多乎。聘禮一篇。主侯伯之卿言。而亦有通五等言之者。此類是也。凡待賓之禮有三。饗也。食也。燕也。儀禮有燕禮及公食大夫禮。而無饗禮。近諸氏錦作饗禮補亡一篇。未明備也。考春秋內外傳。諸侯之臣出聘。主國饗之燕之者甚多。食禮亦間行焉。此則古禮之尚存者爾。注云饗謂享大牢以飲賓也者。食禮主於飯。有牲無酒。饗則牲酒皆有。故云享大牢以飲賓也。公食禮陳鼎七。用大牢。則饗亦用大牢可知。左傳享有體焉。是其證也。云公食大夫禮曰。設洗如饗。則饗與食互相先後也者。鄭見此文先言食。後言饗。而公食禮曰如饗。則饗在前可知。故云互相先後也。散氏云。案注云互相先後。謂食居二饗之間也。今案周禮大行人掌客。皆先言饗。後言食。散說或得鄭意歟。云古文壹皆爲一。詳士冠禮。今文饗皆爲鄉者。胡氏承珙云。說文享作畜。云。獻也。从高省。曰。象進執物形。孝經曰。祭則鬼宮之。凡畜之屬皆从畜。又饗云。鄉人飲酒也。从食。从鄉。鄉亦聲。二字古多通用。故周禮禮記饗燕字多作饗。左傳則多作享。此注云今文饗皆爲鄉。而公食禮注又云古文饗或作鄉者。則皆因饗而借。鄭所不從。燕與羞倣獻無常數。羞。謂禽羞。屬羞之屬。成熟煎和也。倣。始恩意也。古。〔疏〕正義曰。饗食有定數。燕無定數。燕禮略輕於饗食也。賈疏云。周禮掌客。上公三燕。侯伯再燕。文倣作淑。子男一燕。此臣無常數者。亦是君臣各爲禮。不得相決。注云羞謂禽羞。屬羞之屬。成熟煎和也者。案下記以禽羞倣獻連言。故知此羞謂禽羞也。但禽羞舉宰夫所歸之乘禽異。彼是未烹熟者。此是已成熟煎和之物。而注同以鴻鵠之屬解之。似少分別。吳氏疑義云。禽羞當爲內則鴻鵠之屬。或然。云倣始也者。爾雅釋詁文。云始獻四時新物者。下記注云。倣獻四時珍美新物也。倣。始也。言其始可獻也。聘義曰。燕與時賜無數。謂此云由恩意也者。謂由恩意有厚薄。故無常數也。葉氏夢得云。饗以訓恭儉。故至於再燕與時賜以示慈惠。故無數。云古文倣作淑者。清澑也。古文假淑爲淑。鄭所不從。賓介皆明日拜于朝。〔疏〕正義曰。明日。饗食燕之明日也。王氏紹解云。假是正字。淑是假借字。說文。淑。水。賓介皆明日拜于朝。則此之拜賜爲。

拜饗食燕也。上文羞餽獻。經連類及之耳。敷氏云。上惟見賓禮。乃言介拜。似非其次。蓋此文宜在下句之下也。盛氏云。饗賓食賓之時。介皆與焉。而燕又以介爲賓。則其從拜可知。上歸饗饋章亦言拜賜於介禮之上。是其例矣。今案放以爲失。上介壹食壹饗。饗食賓。介爲介從饗獻。矣。復特饗之。客之也。〔疏〕正義曰。此特食饗上介也。壹饗。殺於賓也。不言燕者。次非也。上介爲介從饗獻矣。復特饗之。客之也。盛氏云。燕賓之時。賓爲苟敬。上介爲賓。是亦足以伸其敬矣。故不特燕之。今案不及士介。微也。〔注〕云復特饗之。客之也者。謂饗食賓之時。介已從與饗獻矣。此復特饗之。是客禮待之也。賈疏云。下記。大夫來使無罪。饗之。其介爲介。故知介從饗也。若不親食。

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致之以侑幣。如致饗無償。〔疏〕正義曰。大夫兼上下大夫言。侑幣侑食之幣詳下。公親食有侑幣不親食。故使人以己本宜往。古文侑皆作宥。〔疏〕以侑幣致之於賓館也。如致饗。謂如致饗饋之禮。但無償爲異耳。〔注〕云君不親食。謂有疾及他故也。必致之。不廢其禮也。致之必使大夫。非必命數也。無償。〔疏〕正義曰。大夫兼上下大夫言。侑幣侑食之幣詳下。公親食有侑幣不親食。故使人以己本宜往。古文侑皆作宥。〔疏〕以侑幣致之於賓館也。如致饗。謂如致饗饋之禮。但無償爲異耳。〔注〕云君不親食。謂有疾及他故也者。賈疏云。他故之中。兼及有哀慘。敷氏云。若不親食之文。雖主於君。然賓有故而不及往者。其禮亦存焉。張氏爾岐云。他故。謂外喪。及使者聘而誤。或大客繼至之屬。案聘遭喪。主人畢歸禮。賓唯饗饋之受。謂有死喪而致饗與食。則賓不受之。餘皆可受也。云致禮於卿。致禮於大夫使大夫者。所謂各以其爵也。云非必命數也者。張氏云。周禮典命。大國小國卿大夫命數不同。此所使致禮。但取爵同耳。不計命數也。云無償以己本宜往者。張氏云。食禮賓當往。君所受禮。無償使者之法。今雖使人致禮。以賓本宜赴爾。故仍無償也。古云文侑皆作宥者。惠氏士奇云。古有宥坐之器。亦謂置器於坐以詔侑人也。今案莊十八年左傳云。王享醴。命之宥。杜注。飲宴則命以幣物。宥。助也。是宥與侑。通。侑正字。宥古文假借字。致饗以酬幣。亦如之。〔疏〕酬幣。饗禮酬賓。勸酒之幣也。所用未聞也。禮幣束帛乘馬。亦不是過也。禮器曰。琥璜爵。蓋天子酬諸侯。諸侯相酬。以此玉將幣也。與此注略同。鄭引之者。見酬幣用玉。乃天子諸侯之禮。非饗聘使所得用爾。三禮札記云。禮記孔疏引崔氏云。諸侯貴者以琥。賤者以璜。因言公侯用琥。伯子男用璜。賈疏則謂公侯伯用琥。子男用璜。不同者。蓋皆以意言之也。陳氏禮書云。食有侑食。故有侑幣。饗有酬爵。故有酬幣。儀禮。公食大夫。侑以束帛。而庭實以皮。大夫相食。以束錦。此食有侑。

幣也。聘禮。公于賓若不親食。使大夫致之以侑幣。致饗以酬幣亦如之。大夫于賓若不親饗。則公作大夫致之以酬幣。致食以侑幣。士昏禮。男饗送者以一獻之禮。酬以束錦。姑饗婦人送者。酬以束錦。春秋之時。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皆賜玉五疋。馬三匹。秦后子享晉侯。歸取酬幣終事八反。魯侯享范獻子。莊叔執幣。此饗有酬幣也。禮器曰。琥璜爵。又王饗醴。公晉侯。皆賜玉五疋。是天子饗諸侯。諸侯相饗。酬幣用玉也。諸侯食大夫。大夫相食。以皮帛與錦。則侑幣固有差矣。酬幣亦謂之侑。侑幣不謂之酬。故春秋傳享醴皆曰宥。以侑者勸酬之通稱也。禮經釋例云。凡食賓以幣曰侑幣。飲賓以幣曰酬幣。案公食大夫禮。賓三飯後。公受宰夫束帛以侑。擯者進相幣。賓降辭幣。升聽命。再拜稽首受幣。公壹拜。賓降也。公再拜。介逆出。賓北面揖。執庭實以出。公降立。上介受賓幣。從者訝受皮。然後賓復入門左。升堂卒食。此侑幣也。士冠禮。醴賓以臺獻之禮。主人酬賓束帛麗皮。注。飲賓客而從之以財貨曰酬。所以申暢厚意也。束帛。十端也。麗皮。兩鹿皮也。此酬幣也。麗皮卽庭實。醴賓而有束帛庭實者。較飲酒之禮爲盛也。士昏禮。舅饗送者以一獻之禮。酬以束錦。注。爵至酬賓。又從之以束錦。此饗禮。但云束錦。不云庭實者。蓋昏禮之饗。殺於天子諸侯故也。又云。饗禮。篇亡。禮經可考者。唯士昏及聘禮數語而已。左傳。王饗醴。命之宥。皆賜玉五疋。馬三匹。饗謂饗禮。醴謂醴賓。馬者。蓋謂饗及醴賓之庭實。故聘禮醴賓。亦云賓執左馬以出也。杜注以爲行饗禮先置醴酒。恐誤。今案。陳氏禮書謂燕亦有酬幣。詳燕禮。

大夫於賓壹饗壹食。上介。若食若饗。若不親饗。則公作大夫致之以酬幣。致食以侑幣。作。使也。大夫有故。君必使其同爵者爲之。列國之賓來。榮辱之事。君臣同之。「疏」正義曰。高氏愈云。大夫於賓復行饗也。吳氏章句云。上介若食若饗。二者用其一。又殺也。今案致食以侑幣。亦謂不親食者也。注云。使也。大夫有故。君必使其同爵者爲之。致之者。經但云作大夫。未言各以其爵。故注補之。敷氏云。酬幣侑幣。皆用束錦。亦有庭實。此致之以大夫。不嫌與君同者。公作之故也。今案。國語。晉羊舌肸聘于周。單靖公享之。又左傳。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汎祭。是大夫相饗食之禮。春秋時猶有存也。賈疏云。昭二年左傳。韓宣子來聘。宴于季氏。傳無譏文。明鄭國大夫亦有相燕之法。

右主國君臣饗食賓介之禮

君使卿皮弁還玉于館。取於人。相切厲之義也。皮弁者。始以此服受之。不敢不終也。**〔疏〕**正義曰。自此至賓聘。謂賓館還玉及賄與禮之事。○使卿者。亦欲與賓爵相敵也。注云玉圭也者。此玉卽圭章也。云君子於玉比德焉者。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諸侯相屬以輕財重禮。則民作讓矣。鄭此注大略本此。而又以德爲己所自有。不可取之於人。故還之。以示相切厲之意。此從比德於玉上生出一義也。敷氏云。還玉卽還擊之義。亦通。云皮弁者。始以此服受之。不敢不終也者。案受之。謂受此玉。初時行聘。享以皮弁服受。故今仍以皮弁服還也。賓皮弁襲。迎于外門外。不拜。帥大夫以入。迎之不拜。示將去。不純爲主也。帥道也。古文帥爲率。**〔疏〕**正義曰。賓襲爲將受玉。敬也。大夫卽卿也。亦襲。敷氏云。帥以入。則是不揖之也。外。古文帥爲率。注云迎之不拜。示將去。不純爲主也者。賓在館如主人。上歸賛餼時。賓拜迎。是純爲主也。此不拜。故云示將去。不純爲主。敷氏云。禮不主于己。故不拜。江氏筠云。此不純爲主。非以將去之故。以其圭爲君物。非己所得而主也。璋亦然。故還璋如初入。其賄與禮。亦皆是代君受者。故皆如還玉。禮記言君不見使大夫受之儀。自聽命以迄降階。悉與此同。足以明之矣。蓋此之送迎不拜者。猶之奉使不答拜之義。敷氏謂禮不主于己者。得之。云帥道也。及古文帥爲率。詳前。云今文曰迎于門外者。案下記云。卿館于大夫。大夫有二門。外門卽大門也。上歸賛餼云。賓皮弁迎大夫于外。大夫升自西階鉤楹。鉤楹。由楹內將南面致命。致命不東面。以賓門外。此今文門上無外字。故鄭不從。大。夫。升。自。西。階。鉤。楹。在下也。必言鉤楹者。賓在下。嫌楹外也。賓自碑內聽命。升自西階。自左南面受主退。

〔疏〕正義曰。注賓在下。嫌楹外也。校勘記云。在。陳本誤作佐。云鉤楹由楹內。將南面致命者。謂由楹西轉而之楹北。乃東行至堂中。南面致命也。云致命不東面。以賓在下也者。上歸賛餼時。大夫東面致命。此不東面而南面。以賓在堂下故也。云必言鉤楹者。賓在下。嫌楹外也。以賓在堂下。嫌由楹外致之。故必言鉤楹。以見其入堂深也。賓自碑內聽命。升自西階。自左南面受主退。負右房而立。卿君前耳。退。爲大夫降遡通。今文或曰由自西階。無南面。**〔疏〕**正義曰。朱子云。君使卿還玉故館於大夫也。則大夫亦有右序矣。敷氏說同。今案下記若君不見。使大夫受之禮。亦云負右房而立。則大夫廟寢之制。與諸侯同。可知。賈疏乃云於正客館。故有右房。萬氏斯大云。曾子問有言。卿大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爲。

曰公館・賈疏因謂此賓右房・或不在大夫廟・而於正客館・故有右房・意若以舍於大夫・則不當有右房也・子謂古者諸侯之邦交不一・所以待客者當必非一處・而古者上下之等威甚辨・所以待國君與待外臣者・當必不從同・卽令舍賓於公館・亦必大夫之館・而非諸侯之館也・在此經明言館于大夫・乃因有右房・而指之爲諸侯之公館可乎・且賓之去也・釋皮帛于館堂・賓不致・主人不拜・若公館・當稱館人・豈得稱主人乎・褚氏云・大夫之廟而有右房・則士亦有可知・賈以此爲正客館・蓋欲迴護注意・而爲之辭・卽云客館・亦因其本宜有者而制之也・案此二條較賈正客館之說甚精・蓋東房西室・乃燕寢之制・其正寢與廟・則自上及下皆有左右房也・說詳士昏禮及公食大夫禮・○注鄉戴校集釋改舉云聽命於下・敬也者・上歸饗饋時・賓從升堂・北面聽命・是聽命於堂上也・此云自碑內・則在堂下矣・故云敬也・碑內・碑北也・褚氏云・不云階閒・而云碑內・近碑可知・注云敬也・勝敷氏君命不主于己之說遠甚・云自左南面・右大夫・且並受也者・謂賓在大夫之左・大夫在賓之右・南面並受也・敷氏云・升自西階・非受玉之正主也・亦鉤櫺由大夫之後・乃自左受之・二人俱代君行禮・故皆不北面・是也・云必並受者・若鄉君前耳者・賈疏云・謂于本國君・前受圭璋時北面並受・今還南面並受・面位不同・並受不異・故云若愚者在君前受耳・云退爲大夫降遼遁者・遼遁是解退意・前行聘時・賓三退賓序・注云・三退・三遼遁也・是也・但賓之遼遁・以受圭慎重之故・賓右房・則在堂之西北而南面矣・立者・俟大夫降乃降也・注以爲大夫降而遼遁・恐非・云今文或曰由自西階無南面者・胡氏承珙云・案自卽由也・言自則不必言由・凡授受之禮・相鄉者謂之訶授受・同面者謂之並授受・曲禮・鄉與客並然後受・鄭云于堂上・則俱南面・禮敵者並受・士昏禮納采・授屬于櫟閒・南面・注云・並受也・今文無南面・卽並受之義不明・故鄭俱從古文・大夫降中庭・賓降自碑內東面授上介于阼階東者・大夫降出・言中庭者・爲賓降節也・授於阼階東〔疏〕正義曰・注云大夫降出・言中庭者・爲賓降節・上介者・欲親見賈人藏之也・賓還阼階下西面立・上介又轉授之賈人・斯時賈人蓋在阼階東・故云欲親見其藏之也・云賓還阼階下西面立者・賈疏云・以其賓在館・如主人・在階下西面立・是其常處・敷氏則云・旣授上介・則復立於中庭・今案敷說亦可存參・上介出請賓迎立者・待還璋也・○敷氏云・司儀職曰・還圭如將幣之儀・謂君親還之也・則其禮皆與此異矣・

大夫還璋如初入

出請。請事於外以入告也。賓雖將去。出入「疏」正義曰。敷氏云。如初入者。自帥入以至授介猶東。唯升堂由西階者。凡主人之義。出入由闌東。升堂由阼階。鄭以此賓將去。不純爲主。唯升堂由西階。

而出入仍由東。是以升自西階。爲將去之故也。敷氏解上文升自西階云。非受玉之正主也。則以爲辟正主之故。江氏謂敷說得之。又謂升不由阼。猶之宰夫待君爲獻主。而升降自西階之義。其比例亦精。云凡介之位未有改也者。謂介猶在東方不改。故上文云授上介于阼階東也。賓裼迎大夫賄用束紝。賄人財之言也。紝、紝絲爲之。今之也。縛所「疏」正義曰。敷氏云。裼者。已受聘玉。則復其常也。大夫于賓裼亦裼。以還聘君。可以爲衣服。相厚之至也。

○注今之縛也。校勘記云。縛、釋文作縕。云。劉音須。一本作縛。息縕反。案說文。白鮮色也。居椽反。聲類以爲今正絹字。戴震曰。周禮內司服注。素沙者。今之白縛也。釋文劉音絹。聲類以爲今作絹字。此猶作縕。縕乃縕之俗體。縕因有須音。然與周禮音義刺謬。以聲類證之。音絹是也。須乃絹之訛。以周禮證之。作縕是也。釋文訛而爲縕。案。注宜作縛。不宜作縕。此說是也。劉于此注。亦作縛而音絹耳。釋文誤譯劉音。遂誤改注字。

監本作縕。亦誤。今案說文。縛从糸專聲。段氏注云。聲類以縛爲今正絹字。案據許。則縛與絹各物。音近而義殊。二禮之鄭注。自謂縕。不謂絹也。縕以其質堅名之。字从專。絹以色如麥稻名之。字从臤。李登作聲類時。已失其傳矣。相厚之至也。校勘記云。徐、陳、通解。敷氏俱無也字。集釋。楊氏。俱有。按賈有也字。云賄予人財之言也。按爾雅釋言云。賄、財也。又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云。財帛曰賄。故鄭以賄爲予人財也。云紝紝絲爲之者。說文。紝、紝絲也。段氏注云。各本作網絲。誤。絲之紝。猶布帛之繢緝也。今案絲以紝而成。故謂之紝。詩斯干。載弄之瓦。毛傳。瓦。紝專也。說文。專。一曰紝專。專與甄同。卽紝絲之具矣。云今之縛也者。周之紝。卽漢之縛。故舉以示人也。云所以遺聘君。可以爲衣服。相厚之至也者。鄭以此爲遺聘君。而或又以爲賄聘賓。惟敷氏云。賄禮主于答其聘。盛氏云。賄主君。所以報聘也。其說是矣。蓋玉帛乘皮以報享。而報聘但用束紝。似乎物薄。然聘以圭璋。已聘還之。主君子聘。一無所受。而又不可恝然已也。故用束紝以致其勤綰之意。注所謂厚之至也。此在還玉之後。故知爲報聘之物。若以爲賄聘賓。則當在公使彌贈如覲幣之下。非其次矣。呂氏春秋云。宋有澄子者。亡縕衣。求之。紝繙。見婦人衣縕衣。曰。子不如速與我。我所亡者紝繙也。以禪繙當子豈不得哉。此束紝可爲衣服之證。而紝與禪對。則亦可見其爲縕之厚者矣。禮玉束帛乘皮。皆如還玉。

禮。禮。禮聘君也。所以報享也。亦言〔疏〕正義曰。敷氏云。不言迎大夫。文又省。皆者。皆賄與禮玉也。禮玉之庭。璧可知也。今文禮皆作醴。實。不在如中。是亦大槩言之耳。今案。賄以報聘。禮以報享。更端。故須出迎。褚氏謂兩事實一事。無庸再迎。非也。若是一事。則經當云如還玉禮。不必言皆矣。李氏云。卿不報聘君之幣。尊卑不敵。注云。禮聘君也者。謂主君以此物禮聘君也。云所以報享也者。聘君來享。用東帛加璧。有乘皮爲庭實。主君皆受之。故此一報之。周禮司儀職曰。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而爲之幣。以其幣爲之禮法是也。云亦言玉。可知也者。上還玉爲圭璋。此當爲璧琮之屬。乃亦言玉者。以其享用璧。則報亦用璧可知。云今文禮皆作醴者。謂禮玉及還玉禮之禮。今文皆作醴也。此以形涉而誤。故鄭不從。詳冠禮禮于阼下。正義曰。送不拜。興迎不拜意同。

右還玉及賄禮

大夫出賓送不拜

正義曰。送不拜。

儀禮正義

卷十八

公館賓。爲賓將去。親存送之。厚殷勤。〔疏〕正義曰。自此至賓退。言明日賓將發。君往拜賓。賓來請命之事。○故且謝聘君之意也。公朝服。此釋所以至賓館之由也。謝聘君之意。卽下拜聘等是也。云公朝服者。前行聘享于廟。主相尊敬。故服皮弁。此館賓禮輕。故知朝服也。賓辟。不敢受主國君見已於此館也。云公朝服者。前行聘享于廟。主相尊敬。故服皮弁。此館賓禮輕。故知朝服也。此亦不見。言辟者。君在廟門。敬也。凡君有事於諸臣之家。車造廟門乃下。〔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不敢受下。徐本、集釋、通解、楊氏。俱有主字。諸臣之家。謂下徐本、通解。俱有侯字。張曰。疏無侯字。從疏。○云不敢受主國君見已於此館也者。主國君尊。故不敢受其見已之禮。云此亦不見。言辟者。君在廟門。敬也者。前賓卽館。卿大夫勞賓。賓不見。此亦與彼同。乃變文言辟者。以其君在廟門。故不敢言不見。而言辟。以致其敬也。敖氏云。不敢辭。不敢見。若隱辟然。故經以之爲稱。此辟字義。與上文所云者異。云凡君有事於諸臣之家。車造廟門乃下者。賓館於大夫廟。大夫家有大門。入大門乃至廟門。凡君至臣家。車造廟門乃下。亦尊卑之體宜然也。曲禮曰。客車不入大門。爲同等。言之也。敖氏以上介聽命。聽命於廟門中西面。如相拜然也。揜者每〔疏〕正義曰。周禮司儀職曰。公館客。客辟。爲外門。非。上介聽命。贊君辭。則曰。敢不承命告于寡君之老。〔疏〕介受命。謂此。又言遂送者。卽下所云送賓也。賓辟而使上介聽命。亦猶卿大夫勞賓。賓不見。而使上介受雁也。注云。聽命於廟門中西面。如相拜然也者。前覲時。受士介幣。公答再拜。揜者出立于門中。以相拜。此聽命在門中。與相拜同。知西面者。君如賓禮東面。介西面向之可知。云揜者每贊君辭。則曰。敢不承命告于寡君之老者。揜是君之揜者。君尊。不自出辭。故揜者贊之。每一辭出。則上介答以敢不承命告于寡君之老也。賓稱寡君之老者。玉藻曰。上大夫曰下臣。揜者曰寡君之老。鄭注。雖揜者之辭。主謂見於他國君。孔疏。此上大夫出使他國。在於賓館。主國致禮上大夫。此揜者稱大夫爲寡君之老。雖以揜爲文。其實謂介接主君之時辭亦當然。接介通也。孔疏蓋據此經言之。然則玉藻之揜者。卽此經之上介矣。

聘享夫人之聘享問大夫送賓公皆再拜。拜此四事公東面〔疏〕正義曰高氏愈云君與夫人有聘享大夫特於館賓拜之送賓者館賓之後公自此不復見賓故特拜送之也。注云拜此四事者君之聘享一也夫人之聘享二也問卿及嘗使至彼國之下大夫三也送賓四也張氏惠言云案記擇者贊辭是公每一事再拜張箇菴以擇者歷舉四事而君拜之則似君總再拜非矣今案經云公皆再拜言皆則是每事拜之明矣張氏惠言說是也。公退賓從請命于朝。賓從者實爲拜主君之館已也。云公皆再拜言皆則是每事拜之明矣張氏惠言說是也。正義曰注意言此公退而賓從之至朝實爲拜主君之館已也乃言請命者以己不見不敢庶尊者之意。〔疏〕故須請命而後拜也周禮司儀曰客從拜辱於朝與此言請命不同者盛氏云此實拜辱而其辭則曰請命謙也周禮緣其意。公辭賓退辭其拜也退還館裝駕爲旦將發也周禮而此則據其辭所以異耳。公辭賓退曰賓從拜辱於朝明日客拜禮賜遂行。〔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途周禮原文無之字云辭其拜也者謂辭賓之拜也然據周禮云拜辱則賓已實拜可知云退還館裝駕爲旦將發也者裝駕謂束裝整駕也云周禮曰客從拜辱於朝明日客拜禮賜遂行者皆司儀職文此引以爲旦將發之證也。明日拜辱之明日也彼注云禮賜謂乘禽詳下。

右公館賓賓請命

賓三拜乘禽于朝訝聽之。發去乃拜乘禽明已。〔疏〕正義曰自此至送至于竟言賓行主君贈送之禮○乘禽受賜大小無不識。〔疏〕正義曰自此至送至于竟言賓行主君贈送之禮○乘禽受賜大小無不識。其拜故於發時總三拜之今案訝主國所使待事於賓客者亦詳於下記聽之者賓拜于朝君不親見訝爲之入告出報周禮掌訝職曰至于朝詔其位入復又曰詔相其事而掌其治令是也○注乘字校勘記云陳本通解俱誤作承己字張氏曰監本已作已從諸本今案此爲人己之己不當作已云發去乃拜乘禽明已受賜大小無不識者乘禽微矣猶必拜之況大者乎然必發去乃拜者見己之受賜大小無不識於心也。遂行舍于郊始發且宿近郊〔疏〕正義曰注云始發且宿近郊者敖氏云爲當與主國爲禮於此也云自展輶者自展輶則僕執策立於馬前己駕僕展輶鄭注展輶具視孔疏

舊解云。轄、車檣也。駕竟。僕則從車轄左右四面看視之。上至於檣也。盧氏云。轄、轄頭轄也。皇氏謂轄是轄頭。盧言是也。一則車行由轄。二則檣之答字不作車邊爲之。鄭云。具視。謂偏視之。今案彼是君禮。故僕展轄。此卿大夫。則自展轄也。公使卿贈如覲幣。贈。送也。所以好送之也。言如覲。〔疏〕正義曰。敖氏云。出郊而後贈。亦異於答君之聘君。〔注〕云贈。送也。所以好送之也者。贈是以物送行之名。既夕注亦云。贈。送也。此臨行而有贈。所以致二國之好。左傳曰。出有贈賄。謂此。云言如覲幣。見爲反報也。今文公爲君。〔疏〕節也。褚氏云。至此始贈賓。見前之束紡專遣幣。則不言反報。而反報之意見焉。云今文公爲君者。胡氏承珙云。公與君本爲通稱。於義無別。經文固無定例。此節古文作公。故鄭不復易之。受于舍門外。如受勞禮。無償。不入無償。已也。如受勞禮。〔疏〕正義曰。勞禮受于舍門內。又償勞者。此經云受于舍門外。無償。皆是著其異於勞者爾。其受以贈勞同節。〔注〕幣之禮。蓋與受勞同也。云不入無償。明去而宜有已也者。此皆對勞言之。勞在門內。贈在門外。是不入門也。已。止也。卽禮有終之意。云如受勞禮。以贈勞同節者。賓禮以郊勞始。以贈賄終。且俱在近郊。故云贈勞同節。左傳每云自郊勞至于贈賄。以此。使下大夫贈上介。亦如之。使士贈衆介。如其觀幣。大夫親贈。如其面幣。無償。贈上介。亦如之。使人贈衆介。如其面幣。士送至于竟。〔疏〕正義曰。以上使卿贈賓。此使下大夫贈上介。使士贈衆介。亦各以其爵也。敖氏云。大夫親贈賓上介。而使人贈衆介。以其降等也。亦爲最者不親受。今案周禮訢士。中士爲之。此送至于竟之士。疑卽訢士。詳前君使士請事下。

右賓行主國贈送

使者歸及郊。請反命。〔疏〕正義曰。郊。近郊也。告郊人。使請反命於君也。必請之者。以已久在外。嫌有罪惡。不可以入。春秋時。鄭伯惡其大夫高克。使之將兵。逐而不納。此蓋請而不得入。不。自此至拜其辱。言使者反命之事。○校勘記云。注使請反命於君也。請字。陳缺右畔。監本直作言嫌有罪惡。嫌。徐本作言誤。使之將兵。釋文無兵字。云。一本作使之將兵。兵則後加字。案據公羊本文無兵字。陸說是。逐而不納。徐

逐・要義作遂・云一本遂作逐・監本作遂・張曰・鄭伯於高克・不召使歸而已・非逐也・遂者・謂遂其將兵之事・而終不召也・於義爲得・從監本・案何休云・隨後逐之・則當作逐明矣・張說殊迂・注云郊近郊也者・此使者歸而及本國之郊也・初時受命・遂行舍於此・故知爲近郊也・云告郊人使請反命於君也者・反命・猶復命也・郊人・疑卽郊之官高克事見閔二年公羊傳・鄭引以證有罪惡不可以入・故又申之云・此蓋請而不得入者・鄭旁通傳記而爲之說也・其實自外而歸・請而後入・亦禮之常・吳氏疑義云・反命必請・臣禮如此・蓋臣無突然見君之理・故必先請也・朝服載旛・行時稅舍於此郊・今還至此・正其故・〔疏〕正氏云・敷謂及郊乃載旛者・出時受命・至此而斂・歸時反命・至此而載・亦其節也・知此・禮乃入・〔疏〕義則知朝服稅舍之節矣・又云・於及郊始朝服・亦見在道服深衣也・云古文旛作膳・詳前・禮乃入・爲行道累歷不祥・禮之以〔疏〕正義曰・注云禳祭名者・案經云・禳乃入・明是行禳祭乃入・故知爲祭名也・云爲行道累歷不祥・除災凶・〔疏〕正義曰・前夕幣在廢門外朝・此陳幣當亦在廢門外治朝也・諸氏云・西上・敷謂賓公幣在晉他・容衆從者・〔疏〕西・私幣次而東・上介幣又次之・三者又以所得先後爲序・是也・注云皆否者・公幣私幣皆不陳者・謂士介之公幣私幣皆不陳・又降於上介之公幣陳而私幣不陳也・然據下注・士介之幣・亦載以造朝・但不陳不告耳・云此幣使者及介所得於彼國君卿大夫之贈賜也者・謂此幣皆彼國君臣所贈賜・故陳之以爲榮也・云其或陳或不陳・詳尊而略卑也者・謂賓之幣・公私皆陳・上介惟陳公幣・士介之幣・則公私皆不陳・是於尊者詳之・卑者略之也・云其陳之・及卿大夫處者待之・如夕幣者・謂此幣陳之之法如夕幣也・又夕幣時・卿大夫在幕東・西面北上・玉束帛乘皮・不陳之者・以使者將親執以告・云上賓使者・謂經所云上賓卽使者也・云公幣君所賜也・私幣卿大夫禮之乃處者之位・此時卿大夫處者在位待之・亦如夕幣也・云其禮於君者不陳者・張氏爾岐云・禮於君者・謂賄用束紡禮

幣也者·案君所賜之幣·以郊勞始·以郊贈終·卿大夫之幣·如食饗郊贈之類·經皆可考·賈疏一一臚陳而多舛錯·朱子嘗糾其誤·今不備錄焉·

〔疏〕正義曰·注云不加於其皮上·榮其多也者·注意以經云皮左·明皮在束帛之左·是不加於其上矣·不加於其皮上·蓋不令相掩蔽·以見其多也·敖氏云·上經云·陳皮北首·此皮左·皮上左也·故云加·今案·皮卽庭實·

據經云束帛各加其庭實·則在皮上矣·敷說似亦可從·惟謂皮各重累陳之·則非·庭實不皆用皮·亦有用馬者·此言皮左·謂庭實若用皮·則加於左皮上·與夕幣一耳·焦氏以恕云·案此禮見於經者凡三·夕幣也·展幣也·反命陳幣

也·夕幣云·皮北首西上·加其奉于左皮上·展幣云·陳皮北首西上·又拭璧展之·會諸其幣·加于左皮上·此陳幣云·束帛各加其庭實·皮左·西爲上者·皮上左也·則三處並同可知·

公南鄉·君乃朝服出門

左南〔疏〕正義曰·注云亦者·亦夕幣時也·此陳幣禮與夕鄉·

幣略同·故鄭據彼言之·出門·謂出寢門也·卿進使者·使者執圭坐繅·北面上介執璋屈繅·立于其左·

此主於反命·士介亦隨入·並立東上·

〔疏〕

正義曰·上介執璋屈繅不坐·以事未至·詳前宰執圭屈繅自公左授使者下·吳氏

爲賓執圭繫·非·注云此主於反命·士介亦隨入·並立東上者·前將行受命於朝時·君使卿進使者入·及衆介隨入·北面東上·此反命當與受命同·故知士介亦隨入並立東上也·經略·故注補之·

反命曰以

君命聘于某君·某君受幣于某宮·某君再拜以享某君·某君再拜·

國君也·某宮·若言桓宮僖宮也·某君再

拜·謂再拜受也·必言此者·〔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某國名也·名·集釋·敖氏·俱作君字·案作君是·謂再拜三字·

明彼君敬君·已不辱命·

〔疏〕

陳、閩、監、葛本、通解·俱脫·君已二字·閩、監、葛本、集釋·俱倒·云君

亦揖使者進之·乃進反命者·前受命于朝時·使者入·君揖使者進之·注·進之者·有命宜相近也·故知此反命時·君

亦揖使者進之·使者乃進反命也·云某君某國君也者·若鄭君齊君之類·云某宮·若言桓宮僖宮也者·春秋時·晉有

桓宮僖宮·故舉以爲證·云必言此者·此字指某君再拜言·云明彼君敬君·已不辱命者·以奉命往他國行聘享禮·而其君再拜受之·其敬吾君如是·則已之不辱君命可見矣·

宰自公左受玉·亦於使者

面並受也·不右·〔疏〕正義曰·注云亦於使者之東同面並受也者·前受命于朝時·宰執圭屈繅·自公左授使者·使者·由便也·

受圭同面·注·宰就使者·北面並受之·案·公南面·左爲東·宰自公左授使者·是在使者之

東・此自公左受玉・明亦於使者之東・同面受之・云不右使者・由便也者・凡授受之禮・授由其右・受由其左・則授者宜在受者之右・今宰在使者之東・是不右使者也・故注以爲由便・賈謂因東藏之便・其實宰及使者面位・反命與受命皆同・惟受命時玉由宰授使者・反命時玉由使者授宰・故有不同・不必以常禮拘也・受上介璋致命亦如之・人・某君再拜・不言受・〔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受上介璋・賓受之也・幣於某宮可知・略之・〔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受上介璋・賓受之也・當亦坐繩而致命・今案亦如之・者・謂其儀節與反命同・宰亦自公左受玉也・•注云變反言致者・若云非君命也者・聘於鄰國夫人・當受命於夫人・但婦人無外事・亦君命之・今不言反命・而言致命・若本非君命・猶夫人之命然・故變反言致也・此賈疏之說・敖氏則謂致命與反命同・王氏士讓云・於君言反命・此言致命・亦所以明別・似王說・是故致命當有辭・經未言・故注依上經推而補之・云不言受幣於某宮可・•注云變反言致者・若云非君命也者・聘享君與聘享夫人受幣同處・不言可知・故略之也・執賄幣以告曰・某君使某子賄授宰某子若言高子國子・凡使者所當以告君者・〔疏〕正義曰・此亦賓執之以告也・賄幣、束紝也・鄰君所以報聘者・故先執以告公・上介取以授之・賄在外也・〔疏〕告後亦授宰藏之・注云某子若言高子國子者・某謂賄者姓氏也・春秋時齊有高子國子・爲貴卿・而見於經傳・故舉以爲證・云凡使者所當以告君者・上介取以授之者・謂使者所當執以告君者・皆上介取以授之・不獨璋由上介授也・云賄幣在外也者・上注云・其禮於君者不陳・此賄幣是禮於君者・不在陳幣之列・故知禮玉亦如之・亦執束帛加璧也・告曰・某君使某子禮・宰受之・士隨自在外也・禮玉亦如之・後左士介受乘皮如初・上介出取玉束帛・士介從取皮也・〔疏〕毛本從作後・校勘記云・徐本・集釋・俱作從・通解作後・案通解於疏仍作從・則注中後字偶誤耳・今本遠從之・謬矣・云亦執束帛加璧也者・經云亦如之・謂亦執以告公・且授宰也・禮玉・卽上經禮玉束帛乘皮也・言禮玉者・省文耳・彼注云・禮、禮聘君也・所以報享也・亦言玉璧可知也・是禮玉卽束帛加璧矣・此亦禮於君者・故執以告公・與賄幣同・云告曰・某君使某子禮者・亦倣上經言之也・云宰受之・士隨自後左士介受乘皮如初者・乘皮以爲庭實・玉束帛宰受之・乘皮則士受之也・必知自後左士介受者・前行享時・士受皮者自後右客・注云・從東方來・由客後・西居其左受皮也・此亦然・故云如初也・云上介出取玉束帛・士介從取皮也者・章氏平云・案此注上介出來・與上經注賄幣在外・上介取以授賓同・但因上有左士介受乘皮語・故復本士介取皮之節言之・•執禮幣以盡言賜禮禮幣・主國君初禮賓之幣也・〔疏〕正義謂上介出取幣・士介亦從而取皮・故士得左士介受也・•執禮幣以盡言賜禮・以盡言賜禮・謂自此至於贈・

曰・禮玉以上・皆其禮於君者・此則使者所得幣也・故至此始言之・必執幣者・若以實其言也・注云禮幣・主國君初禮賓之幣也者・初禮賓・則郊勞幣也・云以盡言賜禮・謂自此至於贈者・張氏爾岐云・自郊勞至贈・行八度禮・賓皆有幣・執郊勞之幣・而歷舉其全以告也・今

公曰・然而不善乎・善其能使於四方・而猶女也・〔疏〕正義曰・然字斷授上介幣

再拜稽首公答再拜

授上介幣・當拜公言也・〔疏〕正義曰・注云授上介幣・當拜公言者・謂公言稱善・使者當

案・由勞至贈幣不勝執・故執初以該終也・今

公曰・然字斷不授宰者・當復陳之・〔疏〕正義曰・注云亦略卑者・賓之私幣・雖陳而不告・

入己之物・與君物異・故不授宰也・〔疏〕正義曰・注云以其非彼國君尊者之賜・故略之・云亦者・亦前乃入陳

幣于朝節・注云君勞之再拜稽首・勞之以道

詳尊而略卑也・〔疏〕正義曰・注云亦略卑者・其所獻雖珍異・不

言某爲彼君服御物・謙也・〔疏〕正義曰・獻、獻於己君也・若者・有無不定之辭・曲禮曰・大夫私行出疆・反必有

其大夫出反必獻・忠孝也・〔疏〕正義曰・注云獻禮・與此異・某君之賜也・明其物所自來・此及下君其以賜乎・皆是獻於君之辭・

物・詎可云獻乎・今案褚秦二說是也・云其所獻雖珍異・不言某爲彼君服御物・謙也者・若言某物爲彼君服御物・

則是誇其美矣・故不言・是謙也・云其大夫出反必獻・忠孝也者・獻而謂之忠孝・亦謂其有愛君敬君之心云爾・

君其以賜乎・〔疏〕正義曰・注云不必其當君也者・言未必可當君用・或其以爲賜下之需乎・

者・爲君之答已也・〔疏〕正義曰・注云不敢質言君受也・云獻不拜者・爲君之答已也者・郊特性曰・大夫有獻弗

親・君有賜不面拜・爲君之答已也・玉藻曰・凡獻於君大夫使宰・又曰・大夫不親拜・爲君之答已也・

此二條皆言弗親獻之義・此親獻而不拜・亦是爲恐煩君之答已・蓋君於士不答拜・於大夫則必答拜也・

上介徒以公賜告如上賓之禮・徒・謂空手

〔疏〕正義曰・敷氏云・徒以告・下君勞之再拜稽首君答拜勞士介亦如

之・士介四人・旅答

〔疏〕正義曰・君勞之・勞上介也・勞士介亦如之・亦再拜稽首・君答拜也・注云士介四人・旅

壹拜・又賤也・〔疏〕正義曰・君勞之・勞上介也・君答拜也・謂又賤於上介也・

穀氏云・於使者言答再拜・於上介不言答再拜・而舊

答拜•則一拜可知•於士介言亦如之•則旅答一拜可知•注皆依經立訓•敷氏謂君答•士介皆再拜•是欲破注而先倍經矣•前士介觀而主君答再拜•以其爲介也•案稽說極明析•賈疏云•案曲禮君於士不答拜•此君答拜士者•以其新行反命而勞之•故異於常也•

君使宰賜使者幣使者再拜稽首•以所陳幣賜之也•禮•臣子人賜之而必獻之君父•不敢私受之•如更受賜也•既拜•宰以之•上幣授〔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不敢自私服也•敷氏云•服字恐誤•案服字敷改作之•云以所陳幣賜之也者•

所陳幣•卽上經云上賓之公幣私幣皆陳者•本是彼國賜使者之物•故仍賜之也•云君父因以予之•則拜

爲說•然則不敢自私者•臣之禮•因以予之者•君之惠也•方氏舊云•昭四年左傳•杜洩曰•夫子聘于王•王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王賜且然•則鄰國之賜•必待君之復賜•宜也•云既拜•宰以上幣授之者•

案上幣當是上等之幣•宰不能偏授•故以上幣授之•其餘則有司授之也•盛氏云•公不答拜者•以其惠不出於己也•

答之•嫌賜介介皆再拜稽首•士介之幣•皆載以造朝•不陳之耳•與上介同•〔疏〕正義曰•注士介之幣•校勘記受賜命•俱拜•既拜•宰亦以上幣授上介•○李氏

於己賜•嫌賜介介皆再拜稽首•將行俟於門•反又送於門者•卽前出聘之•乃退揖•揖別

云•至此不別上介•乃退•君揖入•皆出去者•謂君揖入•使介皆退去也•必知

知與士介同拜賜

介皆送

至于使者之門•將行俟於門•與尊長出入之禮也•〔疏〕正義曰•注云將行俟於門者•卽前出聘之

上乃退•使介皆退朝也•此乃使者拜其辱•隨謝之也•再拜上〔疏〕正義曰•注云隨謝之也者•謂謝其屈辱而副已退揖•介退去•揖辭使者也•使者拜其辱•介三拜士介•出使也•與前大夫拜辱意同•云隨者•謂於門外揖別時卽拜謝之也•或以隨謝爲至介家拜之•誤矣•云再拜上介•三拜士介者•以次達之•上介尊•當再拜•七介卑•當人各一拜也•注云三拜•似可疑•若以爲總三拜之•則多於上介之再拜矣•若人各一拜•則士介四人•又不當

也•
言三

釋幣于門。門・大門也・主於闈・布席於闈西闈外・東面・設洗於門外東。〔疏〕正義曰・自此至亦如之・言使還禮門使者自禮其家門也・注云門大門也者・賈疏云・以其從外來・先至大門・卽禮門神・故知門是大門也・云主於闈・布席於闈西闈外・東面・設洗於門外東方者・主於闈・謂設主於門闈也・據蔡邕獨斷・祀門設主於門左檻・未知孰是・布席於闈西闈外・據特牲策席而言・李氏云・特牲設策席西面・此東面者・神位在西也・洗當東榮・故門外設之亦于東方・云其餘如初於禴時者・謂初行釋幣于禴時也・如之者・如其祝告及釋幣埋幣之事・云出於行・入於門・不兩告・告所先見也者・出時先見行・入時先見門・故於所先見者告之・不兩告也・敖氏云・行爲道路之始・出則禮之・門爲內外之限・入則禮之也・

乃至于禴。筵几千室。薦脯醢。告反。

醢・明無牲牢也・注云告反也者・謂告禴以使反也・薦・進也・爾雅釋詁文・薦脯・觴酒陳。主人酌進奠。也・

者・將復有次也・先薦後酌・祭禮。〔疏〕正義曰・觴・爵屬也・云酒・見其無玄酒也・全經酌稱觴者唯此・注云主也・行釋幣・反釋奠・略出謹入也・

也・行釋幣・反釋奠・略出謹入也者・謂主人酌酒進奠・是一獻也・盛氏謂此節爲陳設之事・注以主人初獻釋之・誤・案下云席于阼・是醉主人矣・豈有未獻而先醉乎・盛說非・云言陳者・將復有次也者・李氏云・不言奠而曰陳者・陳者次第之言・并後再獻三獻俱列之・云先薦後酌・祭禮也者・凡燕飲之法・皆先獻而後薦・此先薦而後奠・是祭禮・與飲酒之法異・云行釋幣・反釋奠・略出謹入也者・行時追促・故但釋幣以告之・反則行奠祭之禮・具觴酒籩豆・故云略出謹入也・

席于阼。取爵酌・不醉於室・異於祭・

〔疏〕正義曰・注云爲醉主人也者・阼是主人之位・故知席于阼・爲醉主人也・云醉主人者・祝取爵酌者・以無戶・土三獻也・每獻奠・輒取爵也者・室老家相・士・呂宰・皆大夫之家臣・盛氏云・

取爵酌・主人自醉也・〔疏〕正義曰・注云室老亞獻・士三獻也者・室老家相・士・呂宰・皆大夫之家臣・故助主人釋奠也・今案歸齋錄云・賓降授老幣・是大夫有老與士從行矣・云每獻奠・輒取爵酌・主人自醉也者・褚氏云・主人自醉也句似贊・張氏爾岐言・當以輒取爵酌主人爲句・自醉也爲句・言室老士酌主人・因自醉也・如此・則頗似特

牲少牢致爵主人之意亦通。今案主人二字疑衍。正義每獻訖尸酢之。此無尸故皆自酢。但主人自酢已詳上注。此言每獻奠輒取爵酌。自酢者指亞獻三獻言之也。不當有主人二字。賈疏舉前包後之說固爲迂曲。張說亦未的當。敷氏云。亞獻三獻皆不薦也。主人初獻而酢于阼。則亞獻三獻者皆酢於西階上矣。一人舉爵。三獻禮成。更起酒也。疏正義曰。注云三獻禮成。欲獻從賓。注一人。主人之吏發酒端曰舉。鄉射亦然。此一人舉爵與彼一人舉解略同。云主人奠之。未舉也者。賈疏舉樂賓畢。一人洗升舉解于西階上。不使人獻之。辟國君也。從者家臣從行者也。主人獻之勞之也。皆升飲酒於西階上。不使人獻之。辟國君也。疏正義曰。主人舉奠酬從者下。主舉奠酬從者下。室老亦與焉也。疏氏云歸而告反。禮之常也。與飲至禮各別。楚子重伐吳歸而飲至。乃自誇其功耳。注云主人舉奠酬從者下。奠卽上奠而未舉之爵。辯猶偏也。言自貴臣以至衆臣。凡從行者。酬之無不偏也。云室老亦與焉也者。恐人疑室老備亞獻。或不與於酬。故特明之。不言士者。賈疏云。文不具與可知。亦上介至。亦如之。疏正義曰。至至其家也。亦如之。亦如其禮門奠廟也。李氏云。士之初行。不釋卑。無釋幣奠祭之儀。故略而不書耳。

右使還禮門奠禫

聘遭喪入竟則遂也。喪，主國君薨也。入竟則遂，國君以國爲體。士旣請事，已入竟矣，闢人未告，則反。**〔疏〕**正義曰：自此至卒殯乃歸，皆聘者遭喪之禮。或所聘國君薨，及夫人世子喪，或出聘後，本國君薨，或聘賓有私喪，或賓死及介死，凡四節。案文六年左傳曰：季文將聘于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卽謂此也。注云：遭喪，主國君薨也者。以下更云：遭夫人世子之喪，故知此遭喪爲君薨也。云入竟則遂，國君以國爲體者。

察途。謂途行聘事。以國爲體。公羊傳文。言已至國。則不可以已也。云士既請事。已入竟矣。關人未告則反者。此申言入竟未入竟之別也。上經云。君使士請事。遂以入竟。是士既請事。則已入竟也。上經又云。及竟。乃謁關人。關人問從者。幾人。當以告君。若未告。則是未入竟。聘使可反也。不郊勞。子未君。〔疏〕正義曰。注云子未君也者。案春秋經。文八年。天王崩。九年。稱君使。子未君。無使之者。故不郊勞也。敷氏云。聘不主於嗣君。使人郊勞。則嫌也。不郊勞。則夫人亦不使下大夫勞矣。不筵几。致命不於廟。就尸柩。於廟宮。又不神之。〔疏〕致命不於廟。正義曰。注云。

人間欲有盡人。當以告君。若未告。則是未入竟。聘使可反也。
不郊勞子云疏
稱君使。子未君。無使之者。故不郊勞也。散氏云。聘
君。使人郊勞。則嫌也。不郊勞。則夫人亦不使下大夫。

不筵几

致命不於廟・就尸柩〔疏〕正義曰・注云
於殯宮・又不神之・〔疏〕致命不於廟・

也。敷氏謂此亦受於廟。盛氏云。此必受於殯宮者。有二義。一則大夫方爲君持服。不可以入廟攝行禮。二則所聘者故君也。雖薨。而聘君之命不可以不達。故就殯宮致命焉。在使者爲不廢命。在主國爲不死其君也。敷說非。江氏筠云。賓必就尸柩者。猶之聘君薨歸復命於殯之義。其必致命殯宮者。猶之賓未將命死以棺送朝之義。方氏觀承云。案下文特著夫人世子之喪。君使大夫受於廟之文。則此國君之喪可知不受於廟也。今案盛氏江氏發明受於殯宮之義甚精。方氏以夫人世子喪證之。尤確。敷說斷不可從。

不禮賓也 • 費降事

疏正義曰·平時行聘享訖·則以醴酒禮賓·今因君薨而不禮賓·故注云喪降事也·蓋君薨而子未君·使大夫受·亦非正主·故不行禮賓

禮之主也。主人畢歸禮，賓所餽食，不可廢也。〔疏〕正義曰：謂饗飯，謂羹食。〔疏〕可廢也。略待賓之禮也。云禮謂饗飯，謂食者，據下文云：賓唯饗饗食有使人致之之法，故知歸禮中兼有饗食、不言燕者，不言燕者。

○注賓所飲食。極甚。謂云。所集。稱俗於。云賓所飲食。不可廢缺。故悉以歸之。見不以我喪而棄餼之受。則所歸不止饗餼已矣。賓唯饗餼之受。受正不受加也。

賓唯饗餼之受。

受正也

〔疏〕正義曰。周禮掌客職曰。遭主國之喪。不受饗食。不受幣者。卽受賚餼也。彼注云。牲當爲腥。有喪亦致之。受之矣。上注不言餼者。散氏云。受賚餼。則也者。賚餼是正禮。日夕所必需。故受之。饗食乃主國之喪。殺禮爲之不備。之不備。〔疏〕正義曰。賄、卽賄用束紝。幣者。散氏云。賄與禮玉。

受牲禮。受牲禮。據云不受饗食。則饗食亦在歸禮中可知。又云。受食不忍煎享。正禮食、饗、餼、當熟者。腥致之也。據此注。則食亦受可知。食、饗、餼之細也。注云受正不受加。所以加禮於賓者。今主國有喪。雖致之亦不受也。不賄。不賄玉。卽上所云禮玉。東帛乘皮。贈。即使者至郊。使卿贈如觀主君以報聘君者也。今主君薨。難乎其爲辭。故闕之。贈者所

以答私觀。遭喪則不觀。故主國亦不贈。注云喪殺禮爲之不備者。卽掌客所云。凡禮賓客。札喪殺禮。是據大槩言之。不若敷說之細密。廟其他如遭君喪。夫人世子死。君爲喪主。使大夫受聘禮。不以凶接吉也。注云夫人世子死。君爲喪主者。禮記服問曰。君所主。夫人、妻、大子適婦。鄭注。言妻見大夫以下亦爲三人爲喪主也。云使大夫受聘禮。不以凶接吉也者。爲喪主。則其服重。故不以凶接吉。而使大夫受。大夫於君之妻長子亦有服。但較喪主爲輕。故可接吉耳。云其他謂禮所降者。賈疏謂不禮以下。不贈以上。意謂君仍使人郊勞。廟受仍設筵几也。然其中亦尙有辨。旣使大夫受聘禮。則報聘之賄與禮玉自不可闕。惟喪中不行私觀之禮。則禮所降者。不禮賓。畢歸禮饗食弗親。及不贈耳。敷氏謂此大夫廟受之禮。卽記所云者也。盛氏云。下記云。若君不見。使大夫受者。謂君有疾。及他哀慘之事。非夫人世子喪之比也。其受玉之儀雖同。而服則異。彼用皮弁服。此用長衣練冠。如下文所云也。赦一之。非。遭喪將命于大夫。主人長衣練冠以受。今案。盛氏之辨是也。遭喪將命于大夫。主人長衣練冠以受。皆大夫攝主人。長衣。素純布衣也。去衰易冠。不以純凶接純吉也。吉時在裏爲中衣。中衣長衣。纏皆掩尺。表之曰深衣。純袂寸半耳。君喪不言使大夫受。子未君。無使臣義也。表。〔疏〕正義曰。注不以純凶接純吉也。以毛之曰深衣。純袂寸半耳。君喪不言使大夫受。子未君。無使臣義也。表。〔疏〕本誤必。校勘記云。徐、陳、閩、葛、集釋、通解。楊、敷、俱作以。又云。君喪不言使大夫受。案賈無言字。使、毛誤作死。云遭喪。謂主國君薨。夫人世子死也。此三者。皆大夫攝主人者。賈疏云。此經總說上三人死。主君不得受命。故使將命于大夫。主人卽大夫。集解、通解。此三者。皆大夫攝主人者。賈疏云。此經總說上三人死。主君不得受命。故使將命于大夫。主人卽大夫。夫人故鄭云。此三者皆大夫攝主人也。李氏云。更云遭喪。不蒙上夫人世子之文。知主國君薨亦使大夫受也。吳氏章句云。遭喪。卽上三者之喪。此蓋以補上文所未及。今案上未言將命及受之之服。故總言以補之。遭喪。自兼三者之喪言。敷氏專以爲君喪。盛氏專以爲夫人世子喪。皆非也。惟孔氏廣森云。遭喪將命于大夫者。謂遭主國有喪。而行問鄉大夫之禮也。主人。卽所聞之鄉大夫也。雖遭喪不廢問鄉大夫者。使者之義。無留其君之命也。說可存參。云長衣。案純布衣也。去衰易冠。不以純凶接純吉也者。案長衣以布爲之。而純以素。故云素純布衣也。純謂綠之也。練冠。練布爲冠。小祥所服也。臣爲君喪服斬衰。爲夫人世子喪服齊衰。是純凶之服矣。聘是純吉之事。今去衰麻而易以長衣。練乃對下占者朝服晝之。此對斬衰齊衰晝。則非純凶矣。云吉時在裏爲中衣。中衣長衣。纏皆掩尺。表之曰深衣。純袂寸半耳。君喪不言使大夫受。子未君。無使臣義也。表。〔疏〕本誤必。校勘記云。徐、陳、閩、葛、集

寸半耳者。此因長衣而分別三者之制也。案鄭禮記深衣目錄云。深衣。連衣裳而純之以采者。素純曰長衣。有表則謂之中衣。與此注相發明。蓋長衣、中衣、深衣、三者皆用十五升布。連衣裳爲之。而是衣之所以異於中衣者。長衣衣在外。中衣衣在裏也。長衣之所以異於深衣者。長衣純以素。深衣純以采也。長衣又有與中衣同者。繼皆掩尺。玉藻曰。長中繼掩尺。鄭注。其爲長衣中衣。則繼袂掩一尺。蓋今廢矣。是也。長衣又有與深衣同者。二者皆服之於外。此注云表之曰深衣。是也。純袂寸半。深衣篇文。蓋深衣不爲繼掩尺之制。但緣其袂口寸半而已。此其與長中異者也。深衣爲諸侯大夫士夕服。又爲庶人吉服。其制具詳禮記深衣。及江氏永深衣考證。云君喪不言使大夫受。子未君。無使臣義也者。李氏云。無使臣義者。春秋。武氏子來求嗣。不稱使。天子當喪。未君。是也。

右遭所聘國君喪及夫人世子喪

聘君若薨于後。入竟則遂。既接於主國君也。謂聞人入告。君使士正義曰。敷氏云。後。謂使者旣行之後也。云入竟則遂。是未入竟則反謂事。是既接於主君矣。此釋所以則遂之義也。而奔喪矣。今案入竟則遂者。謂已入竟始聞本國君薨。則遂行聘事也。館。未可以凶服出見人。其聘享疏。正義曰。注云未至。謂赴告主國君者也。此晉使者已得赴。而其赴于主國君者事。自若吉也。今文赴作訃。疏猶未至也。蓋本國有喪。當急使人告使者。俾未入竟而反。故使者得先聞之。云哭于巷。哭于巷門。未可爲位也。衰于巷。未至。謂赴告主國君者也。哭于巷門。不可爲位也。衰于巷。其徒之父死。將出。哭於巷。敷氏云。其哭也亦爲位。奔喪曰。諸臣在他國爲位而哭。亦謂此時也。盛氏云。哭于巷。別於私喪也。巷哭。則不爲位可知。奔喪所云赴者。旣至之禮也。敷引之。非。今案敷說。褚氏亦辨之。云衰于館。未可以凶服出見人者。對下赴者至。則衰而出見之。衰于館。音但于館內著衰也。云其聘享之事自若吉也者。以其主國未得赴告。則行聘享之事自與吉時同也。云今文赴作訃。詳既夕記。受禮也。受饗餼疏。正義曰。鄭知受禮爲受饗餼者。以其饗餼是大禮。主國所宜不受饗食。亦不受疏。正義曰。敷氏云。不受饗食者。以主君若饗食已。已有君喪。自不宜往。故雖歸之。猶不受饗食加。注云亦不受加者。上經賓惟饗餼之受。注云受正不受加也。此亦以饗食爲加禮。故不受

受耳。赴者至則衰而出。

禮爲鄰國闋。於是「疏」正義曰。吳氏章句云。衰而出。當以自館至朝晉。苦入而行事。可以凶服將事也。

「疏」則當長衣練冠。與攝主同。今案吳說是也。長衣練冠。雖非純凶服。亦是凶服之類。注凶服中包之矣。賈疏謂正行聘享著吉服。恐非。注云禮爲鄰國闋者。襄二十三年左傳語。張氏爾岐云。謂鄰國有喪。爲之徹樂也。今案鄭引之者。見鄰國哀樂一體之義。云於是可以凶服將事也者。言赴已至主國。則可以凶服將事。不以吉服也。唯稍受之。食也。「疏」正義曰。注云稍稟食也者。下記旬而稍注同。周禮內宰。宮正。廩人。掌事。不服吉服也。稍稍受之。食也。「疏」固。所云稍食。注皆以祿稟解之。說文。稍。出物有漸也。賈疏云。以其稍稍給之。故謂米稟爲稍。說文又云。稟。賜穀也。是稟食乃米穀之類。無牲牢可知。中庸之既稟。亦是給以米者。或以爲兼有肉食。誤矣。稟或作廩。非。周禮掌客職曰。賓客有喪。惟芻稍之受。鄭注。芻。給牛馬。稍。人稟也。此承上赴者至。而云唯稍受之。則稍外無一受矣。卽或赴至。而歸喪餼。亦唯受其米禾芻薪而已。其牲鼎之屬。必不受之。蓋喪已君與喪鄰國之君有別也。稍所以受之者。以廩行旅從。從者既多。稍不可闕爾。○以上使者本國君薨在所聘國聞。歸執圭復命于殯。升自西階。不升堂。復命于君父存亡同。執圭之「疏」正義曰。此以下。言使者歸本國復命于喪之事。歸執圭復命于殯者。臣子之殯之事也。敖氏云。亦衰而執圭也。升自西階。而不升堂。告殯之禮然也。是時上介亦執璋立于其左。郝氏云。升自西階。殯在西階上也。不升堂。臣見君子堂下也。今案敖氏謂衰而執圭。是已。雜記曰。執玉不麻。是指行聘享時言之。非謂歸而復命時也。注云復命于殯者。臣子之於君父存亡同者。蓋不忍死其君。故歸必於殯復命。是事亡如存也。子卽位不哭。

君薨也。諸臣待之。亦皆如朝夕哭位。「疏」淨。集釋作靜。云將有告請之事。宜清靜也者。是釋所以不哭之義。告請之事。卽謂下辯復命也。敖氏云。子位在阼階上。不哭者。子臣同。云不言世子者。君薨也者。據經言子不言世子。故釋之。案雜記曰。君薨。大子號稱子。鄭引春秋葬丘之會。宋襄公稱子以證之。孔疏。案僖九年正月。宋公御說卒。夏。公會周公齊侯。宋子以下于葬丘。是宋襄公稱子。案公羊傳云。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君。今宋襄公未葬父。當稱宋子某。而稱子者。鄭用左氏之義。未葬以前則稱子。旣葬以後踰年則稱君。故僖九年傳云。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是未葬爲在喪之稱也。云諸臣待之。亦皆如朝夕哭位者。案奔喪曰。奔父之喪在家。丈夫婦人待之皆如朝夕哭位。故知諸臣待之亦然。公賜告。無勞。正義曰。注云自陳幣至於上介以公賜告者。謂自陳公幣以下。平時聘歸一一

君・今君薨・不可代君

子臣皆哭。使者既復命・子

「疏」正義曰・臣・謂羣臣在朝夕哭位者・此云子臣皆哭・則上作勞辭・故知無勞也・

受

也・與介入北鄉哭。

北鄉哭・新至・〔疏〕正義曰・與介入・此入當如入堂深之入・謂稍前近殯耳・賈疏云・使者

別於朝夕・復命訖・不見出文・而言與介入者・以其復命訖・除去幣・更與介前入

近殯・北鄉哭・是也・褚氏云・復命不得親見君・因鄉前哭・尙非行奔喪禮・故不就朝夕哭位・哭訖出祖括髮以下・

乃行奔喪禮也・敷氏謂復命後不哭・出而復入乃哭・恐無此情理・蓋誤解入爲入門耳・注云北鄉哭・新至・別於朝

夕者・案朝夕哭位在阼階下西面・今在殯前北鄉・以其新至・故與朝夕哭位別也・

出祖括髮外・臣也・〔冠〕是變於外・與人子奔喪・入門左・升自西階・殯東祖括髮異者・臣之道然也・

入門右・卽位踊・從臣位・自哭至〔疏〕正義曰・注云悲哀變於外者・以其出而祖括髮・云自哭至踊・如奔喪禮者・案奔喪曰・降堂東・卽位・西

鄉哭・成踊・此雖子禮・其哭踊之節・亦與彼同也・李氏云・春秋傳・魯公孫歸父聘于晉・還至

笙・聞君薨・家遣壇帷復命于介・旣復命・祖括髮・卽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君子善之・

右出聘後本國君薨

若有私喪・則哭于館・衰而居・不饗食。

私喪・謂其父母哭于館・衰而居・不敢以私喪自聞於主國凶服・千君之吉使・春秋傳曰・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疏〕正義

注謂其父母也・毛本無也字・校勘記云・嚴本・集釋・楊、敷、俱有・又凶服于君之吉使・徐、陳、監本・集釋・敷氏・俱作于・嚴、鍾、閩本・通解・楊氏・俱作于・戴氏震云・千訛于・○敷氏云・不饗食・謂主君饗食・已則不往也・其致之則受之・盛氏云・案唯云不饗食・則其他皆受之矣・牲牢禽之屬・亦得受之者・雜記曰・三年之喪・如或造之酒肉・則受之・必三辭・主人衰絰而受之・如君命・則不敢辭・受而薦之・是也・今案經云不饗食・不云不受饗食・則敷說是矣・注云私喪謂其父母也者・謂使者之父母也・云哭于館・衰而居・不敢以私喪自聞於主國凶服于君之吉使者・不敢以三字直貫下句・蓋經云哭于館・明在館哭之・不哭於外・是不敢以私喪自聞於主國也・云衰而居・明居時服衰・行禮不服衰・是不敢以凶服于君之吉使也・賈疏謂行聘享仍服皮弁・蓋不以私喪廢公事也・或乃駁之・謂當使上介攝・案下文賓死介攝其命・則此不使介攝明矣・云春秋傳曰・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者・宣八年公

羊傳文・何注云・聞喪者・聞父母之喪・徐行者・不忍疾行・又爲君當使人追代之・今案鄭引之者・證奉命歸使衆出・聞喪不反・君不使人代之・則至彼國・當終其事・故其禮如此也・據經云不饗食・則已行聘享可知・歸使衆介先衰而從之・已有齊斬之服・不忍顯然趨於往來・其在道路・使介居前者・釋所以使衆介先之義也・禮爲父斬衰・爲母齊衰・注云・已有齊斬之服・不忍顯然趨於往來・其在道路・使介居前者・釋所以使衆介先之義也・禮爲父斬衰・爲母齊衰・此私喪中兼有父母・故兩言之・聘爲吉事・已有喪・不可居前・故使衆介先・而已服衰從之也・上云衰而居・此云衰而從之・明是成服而后行者・奔喪曰・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后行・鄭注謂以君命有爲者是也・與平常至家三日而後成服者異・云歸又請反命已猶徐行隨之君納之乃朝服者・此以下鄭補言歸國以後事・請反命・卽上使者歸及郊請反命也・斯時亦使衆介先・己徐行隨之・君令之入・乃易朝服者・以凶服不可入公門也・云既反命・出公門・釋服哭而歸者・謂出公門後・釋朝服・返衰服・哭而歸家也・云其他如奔喪之禮者・謂至家入門左・升自西階・及哭踊之節・皆與平常奔喪之禮同也・云吉時道路深衣者・謂吉時在道深衣者・是與吉時異也・餘詳使者受命遂行舍于郊下・

右聘賓有私喪

賓入竟而死遂也・主人爲之具而殯・殯所當用・謂始死至〔疏〕正義曰・吳氏章句云・入竟・則聘事已聞於主君・不可未入竟・則可告於君而反矣・○注始・校勘記云・陳本作如・云具謂始死至殯所當用者・謂始死至殯時所需用之物・主人皆爲之備具而殯之・必殯之者・以反國尙需時日也・周禮掌客注云・死則主人爲之具而殯矣・賈彼疏云・在館權殯・還日以柩行・其說是也・褚氏云・若死於俟聞之後・介攝其命・爲致聘享之禮也・〔疏〕正義曰・注云爲致聘須以棺造朝・斂之而已・行事後・乃權殯・其說更密・初時上介接聞命・〔疏〕享之禮也者・以聘享主君及夫人之禮・皆君所命・不可因賓死而廢・故介攝而致之也・云初時上介接聞命者・謂初在本國受命於朝時・上介立於使者之左・接聞命・故今得代致之・此下言介・皆謂上介也・君弔・介爲主人・雖臣子親姻・猶不爲主人・以〔疏〕正義曰・注姻・校勘記云・徐本作因・集釋・通解・楊氏俱作姻・○賈疏曰・古者介與賓並命於君・尊也・

雖有臣子親姻猶不爲主人。敖氏云：凡諸侯弔于異國之臣，君爲之主，此時其君不在，故介爲主人受主君之弔。以此時惟介爲尊故也。君弔蓋皮弁服，介爲主，則袒免。喪服記曰：朋友皆在他邦，袒免，謂此類也。主人歸禮幣必以用。當中奠贈諸喪具之用。**〔疏〕**正義曰：注云當中奠贈諸喪具之用者，此歸禮幣與上具而殯異，具而殯贈諸喪具之用。奠者，喪祭之名，贈者，送葬之名。諸喪具，非謂棺槨衣衾之具，乃謂喪中奠贈諸事所需用之具，必以用。謂必中奠贈諸事之用。掌客曰：凡賓客死，致禮以喪用。鄭注：喪用者，饋奠之物是也。云不必如賓禮者，謂不必如賓生時所致。東帛東錦之類也。介受賓禮無辭也。〔疏〕正義曰：介受主國賓已之禮，無所辭也。以其當陳之以反命也。陳之以反命也。有賓喪，嫌其辭之。**〔疏〕**正義曰：主國卽以待賓之禮待之。介直受之而不辭也。所以然者，以其公幣私幣皆當陳之以反命也。云有賓喪嫌其辭之者，此辭乃不受之謂。非禮辭再辭之辭，以有賓喪嫌其不受，故特著之。**不饋食**〔疏〕正義曰：君饋食已而不往也。若致之，則受之。前經云公于賓壹食再饋，上介壹食壹饋。此待以賓禮，當壹食再饋也。**歸介復命柩止于門外**。〔疏〕正義曰：注云門外，大門外也。諸侯三門，庫、雉、路。諸侯三朝，外朝在庫門外，治朝在路門外。燕朝在路門內。此江氏永鄉黨圖考之說。據此，則大門外卽爲外朝之地。故經言門外，而注言造朝也。云必以柩造朝，達其忠心。**忠心也**。此以柩造朝，謂本國之朝。下以柩造朝，則所聘國之朝也。**介卒復命出奉柩送之**。〔疏〕正義曰：吳氏疑義云：如者，君要節而踊，然後出門，是成節乃去也。**若大夫介卒亦如之**。〔疏〕正義曰：吳氏疑義云：如者，去。**〔疏〕**正義曰：兩卒字皆訓畢。介卒復命，出大門，乃奉柩送至賓之家也。君弔卒注云不言上介者，小聘上介士也。此大夫介卽上介也。以小聘上介是士，故不言上介而言大夫介以別之。賈疏謂兼見小聘之法，蓋小聘使大夫，則其禮與大夫爲介者同。小聘之上介是士，則其禮與士介同也。**士介死，爲之棺斂之**。〔疏〕正義曰：校勘記云：爲之棺上，要義有則字。注衣物也。物，通解作服。○經云自以時服也。**〔疏〕**正義曰：校勘記云：爲之棺斂之，明斂而不殯耳。此其下於賓與上介也。注云不具他衣物也。自以時服也。

以時服也者。案此說恐非。士喪禮君有致襚之禮。豈他國士介死於其國。而反缺斂衣物邪。方氏云。鄭蓋以爲之棺匱。謂獨具其棺。而斂以親身之衣。不知經意正謂爲之棺而具衣物以斂耳。君不弔焉。主國君不親。〔疏〕正義曰。注云。主國君使人弔。不親往者。解經不用爲不親弔也。李氏云。士喪禮。君有往。賜。則視斂。常禮君不親弔士。今案賓與上介死。君親弔之。此不親弔。亦其差也。

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斂于棺。造于朝。介將命。未將命。謂俟聞之後也。以柩造〔疏〕正義曰。未將命。校勘記云。未。唐石經作來徐本。集釋。通解。楊。敷。俱作謂。以已至朝。張氏曰。監本已作已。從監本。今案賈疏云。是以鄭云以柩造朝。以其既至朝。志在達君命。作已字解是也。當作已。○敷氏云。此朝謂大門外也。介將命於廟如賓禮。既則殯其柩於館。注云未將命。謂俟聞之後也。前賓入竟而死。未至國。此云未將命。則是將行聘享時。故注以爲俟聞之後也。俟聞者。前賓至。下大夫勞者以賓入。至于朝。主人曰。不腆先君之祧。既拏以俟矣。賓曰。俟聞。此後大夫帥至于館。至明日。乃行聘享事。於此之時而死。則必以棺造朝也。云以柩造朝。以已至朝。志在達君命者。謂賓入已至于朝。將行聘享。故以柩造朝。所以體死者之心。明必達君命也。朱子云。禮賓已至朝。主君將欲行禮。賓請聞之後。謂途

而賓死。則以柩造朝。以尸將事。左傳。陳侯使公孫貞子弔吳。及良將以尸入。吳子使大宰嚭勞。且辭上介弔尹。蓋援聘以尸將事之禮。吳人納之。向令公孫貞子卒于俟聞之後。行此禮可也。今卒于竟內。亦行此禮。而吳人從之。杜注又以爲知禮。胥失之矣。案此論甚精。足與經義相發明。若介死歸復命。唯上介造于朝。若介死。雖士介。賓既復命。往卒殯乃歸。謂途柩。〔疏〕正義曰。此若介外。兩介字俱兼上介士介言。歸復命。唯上介造于朝者。士介卑。不接聞命。故不以柩造云。大夫介卒亦如之。是上介死。賓復命後。必送其柩至家。恐人疑士介或不如是。故言雖士介。賓既復命。必往送其柩。至家。視殯卒乃歸也。但賓與上介死。言君弔。此不言君弔。略之。王氏士讓云。案士喪禮。君於士有視斂禮。況奉使有勞於國。君必弔可知。

小聘曰問不享有獻不及夫人主人不筵几不禮而不升不郊勞獻記貶於聘所以爲小也。〔疏〕正義曰自此至三

介言侯伯行小聘之事。○校勘記云陸氏曰享本又作饗盧氏文弨云注而猶覩也下敷有今文禮作醴五字案下記不禮注古文禮作醴敷乃移於此而改古文爲今文今校集釋者亦依敷氏而增此五字非是校勘記云案敷氏聘禮正誤不禮一條在醴不拜至之後明係記中之不禮非此經之不禮也不知校者何以皆誤認今案嚴本無此五字從嚴本○小聘不曰聘而曰問者周禮大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歲相問卽謂小聘所有而有獻不及夫人者盛氏云案享與獻皆聘君之所以遺主君也而其別有二享必以玉帛庭實獻則隨其國之所有而已一也享君與夫人皆有之獻但及君而已不及夫人二也大聘享而不獻小聘獻而不享輕重之差也注以獻爲私獻非今案周禮司儀曰及禮私面私獻私獻言於私面之後則是聘臣之所獻非聘君所獻矣盛說是也主人不筵几下記云唯大聘有几筵注云謂受聘享時也小聘輕雖受於廟不爲神位案筵几所以依神不爲神位故不設筵几也郝氏云不筵几不行禮於廟也江氏筠云不於廟則本非設神席之處矣何必贅言不筵几乎鄭氏以爲禮輕是也不禮不以醴禮賓也面不升注云面猶觀也謂私觀庭中受之不升堂也不郊勞謂不行郊勞之禮也凡此皆禮之殺於聘者故注云記貶於聘所以爲小也其禮如爲介三介如爲介如爲〔疏〕正義曰禮主國待賓之禮謂飧食饗之屬李氏云三介者大夫降於卿二等然則公之卿聘七介者小聘使大夫五介子男之卿聘三介者小聘使大夫一分注云如爲介如爲大聘上介者謂所得於主國之禮與爲大聘上介同蓋小聘之賓與大聘之上介皆大夫爲之故其禮同也

右小聘

記

久無事則聘焉事謂盟〔疏〕正義曰久無事則聘注以事爲盟會之屬者蓋大聘雖定以三年而若遇盟會之歲聘以通好此記補經所未及非於三年之制有違也惟古者盟會之事天子主之周禮大行人時會以發四方之禁又有司盟掌盟載之灋故其時盟會少而聘問得如常期厥後霸國爭雄擅相攘合所謂有事而會不協而盟者幾於

無歲無之。如大行人疏所引左傳魯自襄二十年聘齊。及昭九年孟僖子乃如齊殷聘。中閒相隔二十一年。非古法矣。餘詳篇首鄭目錄下。若有故。則卒聘。束帛加書將命。百名以上。書于策。不及百名。書于方。故謂災患。及時事相告請也。將猶致也。名。〔疏〕正義曰。注版。毛本作板。校勘俱作版。陸氏云。版音板。○此有故與經若有言同。經云。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而儀節未詳。故記補之。敖氏云。卒。已也。聘者。兼享而言。束帛加書。以書加於帛上也。張氏爾岐云。卒聘。倉猝而聘。不待殷聘之期也。今案此禮於聘享畢行之。敖訓卒爲已。是也。張說非。注云。故謂災患及時事相告請也者。賈疏以臧孫辰告羅于齊。公子遂如楚乞師。爲災患。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爲時事。蓋皆本上經若有言注爲說。是其義一也。云名書文也。今謂之字者。中庸曰。書同文。論語。必也正名乎。鄭注。正名。謂正書字也。古者曰名。今世曰字。又注周禮外史達書名。大行人諭書名。略同。是名卽今之字也。說文序云。倉颉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卽謂之字。字者。言孳乳而寢多也。箸于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段氏注云。二禮論語皆言名。左傳反正爲乏。止戈爲耋。皆言文。六經未有言字者。秦刻石同書文字。此言字之始也。云策。簡也。方。版也者。鄭注既夕及中庸皆同。蓋簡以竹爲之。一片謂之簡。編連謂之策。莊子釋文云。簡。竹簡也。曲禮釋文云。策。編簡也。是也。版以木爲之。少牢。卦以木。鄭注。書於版。是也。方是一版不編連者。張氏爾岐云。字多書于策。策以衆簡編連也。字少書于方。一版可盡也。賈疏云。鄭作論語序云。易詩書禮樂春秋。策皆二尺四寸。孝經謙。半之。論語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謙焉。是其策之長短。鄭注尚書三十字一簡之文。服虔注左氏云。古文篆書。一簡八字。是一簡容字多少者。今案賈疏原文作春秋策皆尺二寸。據校勘記改二尺四寸。下云孝經謙半之。乃一尺二寸也。主人使人與客讀諸門外。受其意。既聘享賓。出而讀之。不主國君也。人內史也。書必璽之。〔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賓出而讀之。徐本。集釋。通解。要義。楊氏。俱無主字。敖氏有。云受其意既聘享賓出而讀之者。敖氏云。公旣受書。客降出。公以書授宰。降立。乃使人與客讀書於廟門外。是也。云不於內者。人稠處嚴不得審悉者。此有二義。一則門外乃清靜之所。讀之可以審悉。一則告請或有密事。不欲使衆共聞之故也。必與客讀之者。不欲詳悉其事之原委也。云人內史也者。周禮內史職曰。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故知此使人與客讀者卽內史也。儀禮釋官云。諸侯有大史小史之官。見大射儀。此注云人內史。尚書酒誥曰。大史友。內史友。左傳。季孫召外史掌惡臣。

而問盟首焉。則諸侯亦有內史外史明矣。禮記玉藻曰。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孔疏以大史爲左史。內史爲右史。與大戴禮盛德篇盧注合。考左傳諸國有大史而無內史。有左史而不見右史。則東遷後史官廢闕。不能作禮之故。孔穎達春秋序疏。遂謂諸侯無內史。失之矣。云書必璽之者。據襄二客將歸使大夫以其束帛反命于館。爲書報也。
十九年左傳云。璽書追而與之。是書必璽之也。杜注云。璽。印也。
〔疏〕正義曰。敖氏云。大夫卽還玉之卿也。東帛言其是卽薨者加書者也。以其束帛反命亦如還玉之義。此反命蓋與還玉同日。注云爲書報也者。上云東帛加書將命。此云反命雖不書書明亦有書可知。故注云爲書以報之。
也。明日君館之。旣報館之。書。〔疏〕正義曰。盛氏云。此以見反命之節在館賓前一日也。注云旣報館之。書旣報書。卽於明日館之者。欲以便賓之早歸。俾復書得早達於彼君。故云書間尚疾也。・

右記有故卒聘致書之事

旣受行出。遂見宰。問幾月之資。資。行用也。古者君臣謀密草創。未知所之。〔疏〕正義曰。受行。謂受命出使也。遠近。問行用。當知多少而已。古文資作齋。〔疏〕入旣受命於君。出遂見宰。問幾月之資者。宰制國用故也。敖氏云。見宰。見之於其官府也。注云資行用也者。謂行者之所用也。云古者君臣謀密云云。朱子駁之云。上言與卿圖事。則固已知所之矣。此但言與宰計度資費之多寡而已。注言未知所之。非是。云古文資作齋者。說文。資。貨也。从貝。次聲。齋。持遣也。从貝。齊聲。周禮外府共其財用之幣齋。鄭注。齋。行道之財用也。聘禮曰。問幾月之齋。鄭司農云。齋或爲資。今禮家定齋作資。玄謂齋資同耳。其字以齊次爲聲。从貝。櫟易古字亦多或。段氏玉裁云。此司農說禮家定齋當作資。而鄭君非之。謂二字皆可用。許則釋資齋其義分別。胡氏承珙云。案鄭君雖謂齋資聲義皆同。然其訓之亦微有別。如周禮掌皮。歲終則會其財齋。注云。齋。所給予人以物曰齋。此與說文齋訓持遺者合。巾車。毀折入齋于職幣。注云。杜子春云。齋讀爲資。資謂財也。此又與說文資訓貨者合。然則鄭意未嘗無別。惟以二字聲義本同。故可通耳。此注從今文作資者。蓋周禮故書齋多作資。見典籍功典稟注。其義較古。鄭注外府引聘禮作齋。使者旣受行日朝同位。謂前夕幣之間。同位者。使者北面。介立於左。少退別於其處。臣也。〔疏〕正義曰。校勘者。則就周禮經文作齋故也。

無既字・案疏有既字・戴校集釋據石經刪既・今案・既字因上節而衍・刪之是也・注少退別於其處・毛本如是・校勘記云・徐本・集釋・通解・楊氏・俱無於字・張淳引注亦無於字・又據釋文去其字・與疏合・惟前經使者北面節・疏以此注無於字・而有其字・今案・嚴本亦無於字有其字・從之・○使者受行之日而朝・則同位也・秦氏蕙田云・敖氏以日朝爲每日常朝・其說甚鑿・褚氏亦謂當於日字絕句・注云謂前夕幣之閒同位者・使者北面・介立於左少退別其處臣也者・謂夕幣之時・使者北面・衆介立於其左・東上・及將行之日・使者入朝・衆介隨入・北面東上・是也・注不徒云夕幣・而云夕幣之閒・蓋兼二者言之・蔡氏云・使者有卿有大夫有士・當時朝位各異・此則朝位並同北面東上・注處者也・**出祖釋轍祭酒脯乃飲酒于其側**・**祖**・始也・既受聘享之禮・行出國門・止陳車騎・釋酒脯之奠於轍涉山川・然則轍山行之名也・道路以險阻爲難・是以委土爲山・或伏牲其上・使者爲轍祭酒脯祈告也・**正義**卿大夫處者・於是餞之・飲酒于其側・禮畢・乘車轍之・而遂行・舍於近郊矣・其牲犬羊可也・古文轍作祓・〔疏〕曰・**校勘記云**・注轍涉山川・張氏曰・釋文釋經釋轍之注云・注跋涉音同・此轍蓋跋字也・從釋文・又伏牲其上・伏上嚴・徐集釋・通解・楊氏・俱有或字・上・陳閩・葛本・俱誤作土・今案・嚴本轍涉山川・亦作轍・集釋同・段氏說文注云・跋同音假借字・鄭所引春秋傳本作轍・詩泉水孔疏引此注・伏上亦有或字・云祖始也者・釋詁文・云既受聘享之禮・行出國門・止陳車騎・釋酒脯之奠於轍・爲行始也者・案此禮於本國去時行之・故在既受聘享之禮後・知是在國門外者・以經云出故也・泉水孔疏云・轍祭皆於國外爲之・又名祖・詩云出祖是也・又名道・曾子問云・道而出是也・此經轍既爲祭名・則祖不得又爲祭名・故鄭以始解之・孔疏又云・重已方始有事於道・故祭道之神・是也・釋如釋莫釋菜之釋・敖氏云・釋轍者・釋其所轍之物・謂酒脯也・既釋・則人爲神祭之・如士虞禮佐食爲神祭黍稷膚祝祭酒之爲・案此解祭字・較有分析・盛氏云・始行而祭曰祖轍・轍・覆也・釋轍者・舍其所祭之物於轍上也・鄭注月令・乃轍字鉤解・案此以祖爲祭名・而轍爲設祭之處・非鄭義矣・月令孟冬・其祀行・鄭注・行在廟門外之西・爲轍壤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祀行之禮・北面設主於轍上・此每歲常祀也・上經釋幣于行・則爲將行而釋幣以告之・皆與此轍祭有異・故泉水疏云・卿大夫之聘・出國則釋轍・在家釋幣于行・注云・告將行也・是三者不同・後人欲奉合爲一・故多岐說・云詩傳曰轍道祭也者・生民篇毛傳文・云謂祭道路之神者・此釋傳義以證轍爲祭名也・云春秋傳風曰・轍涉山川者・襄二十八年左傳文・云然則轍山行之名也者・謂轍本山行之名・而出行之祭・亦因名爲轍也・詩鄭大夫跋涉・毛傳云・草行曰跋・水行曰涉・跋與轍義同・云道路以險阻爲難・是以委土爲山・或伏牲其上・使

者爲較祭酒脯祈告也者。此解所以釋較之義。道路多有險阻。故爲較祭祈告之。使無險患也。此經但云酒脯。則無牲矣。而云或伏牲其上者。蓋指天子諸侯禮而言。故云或也。又生民鄭箋。謂較祭有尸。此無尸。亦天子諸侯禮異也。周禮大司馬曰。犯較途驅之。鄭注。行山曰較。犯之者。封土爲山象。以苦芻棘柏爲神主。既祭之。以車轢之而去。喻無險難也。與此注義同。說文解較字云。出將有事於道。必先告其神。立壇四通。樹茅以依神。爲較。既祭。犯較。轢牲而行。爲犯較。是許義亦與鄭同。云卿大夫處者。於是錢之。飲酒于其側者。凡送行飲酒謂之錢。泉水詩曰。飲錢于禡。是也。賈疏云。韓奕詩。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餽之。是韓侯入觀天子。出京城爲祖道。此聘使還。亦宜有祖。但文不具。案此說可存。云禮畢乘車轢之而遂行者。此謂委土爲山。乘車轢山而行也。若有牲者。則伏牲其上。轢之而行。說文及大人注所言是也。月令孔疏。泥於較壤廣五尺之說。引此注謂轢者。唯車之一輪轢耳。若兩輪相去八尺。不得俱轢。今案此較祭與孟冬在家祀行之禮不同。據注云。委土爲山。則與常祀爲較壤於廟門外者。大小當懸殊也。云其牲犬羊可也者。晉較而用牲。則犬與羊皆可用。周禮大人掌犬牲。伏瘞亦如之。鄭注。伏謂伏犬。以王車轢之。又詩曰。取羝以較。是犬與羊皆可用也。此鄭廣言釋較之禮。非謂卿大夫較祭亦有牲也。云古文較作獻者。胡氏承珙云。祔爲除惡之祭。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齋浴。此祔與較音同義別。故鄭從今文。

右記使者受命將行之禮

所以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剗上寸半。厚半寸。博三寸。繅三采六等。朱白倉。朱白倉。圭所執以爲瑞節也。刺上。象天圓地方也。雜采曰繅。以韋衣木板。飾以三色。再就。所以薦玉。重。〔疏〕正義曰。雜記孔疏引此記作繅三采六等。朱白蒼三采。而雜記疏所引乃重有之。慎也。九寸。上公之圭也。古文繅或作藻。今文作璪。朱子云。記只有朱白蒼三采。而雜記疏所引乃重有之。不知何時傳寫之誤。失此三字。今案朱白蒼三采爲六等。必重言之。而義始明也。今從之。又案唐石經亦失此三字。校勘記云。著。唐石經。嚴本。集釋。敷氏。俱作倉。通解。楊氏。俱作蒼。戴氏靈云。蒼倉古通用。今從石經。注象天圓。嚴。徐通解。楊氏。俱作圓。以韋衣木板。陳本作版。上公之圭也。嚴本。集釋。通解。楊。敷。俱作上。今案。毛本上誤三。○圭與繅皆九寸。謂長九寸也。剗上寸半。厚半寸。博三寸。凡圭所同也。雜記贊大行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博三寸。厚半寸。剗上左右各寸半。與此同。博言其寬也。說文云。剗。銳利也。案圭形上鋒。雜記疏云。剗。殺也。殺上左右角各寸半也。圭博三寸。殺上左右各寸半。則成上鋒之形矣。賈疏云。此記直言剗上。

寸半。不言左右。文不具也。注云圭所執以爲瑞節也者。大宗伯曰。以玉作六瑞。掌節曰。守邦國者用玉節。蓋皆執以通信。云剝上象天圓地方也者。殺上左右角。則成圓形矣。上圓而下方。故云取象於天地也。云雜采曰縲。以韋韋衣木板。飾以三色。再就。所以薦玉。重慎也者。縲有五采三采二采之異。而其大小長短悉與圭同。周禮典瑞曰。王晉大圭。執鎮圭。縲藉五采五就。以朝日。鄭注。縲有五采文。所以薦玉。木爲中軸。用韋衣而畫之。就。成也。鄭司農云。五就。五帀也。一帀爲一就。今案雜記曰。藻三采六等。與此同。而字作藻。鄭注。藻。薦玉者也。三采六等。以朱白倉畫之。再行也。孔疏案。禮記云。縲三采六等。朱白倉朱白倉是也。既重云朱白倉。是一采爲二等相間。而爲六等也。典瑞云。公侯伯皆三采三就。謂一采爲一就。故三采三就。其實采別二就。三采則六等也。典瑞云。縲五采五就。亦一采爲云。子男皆二采再就。二采。謂朱綠也。其實采別二就。二采則四等也。其天子。則典瑞云。縲五采五就。亦一采爲一就。五采故五就。其實采別二就。五采則十等也。賈疏云。注云三色再就者。就卽等也。是一采爲再就。三采卽六等也。觀禮注云。朱白倉爲六色者。亦是一采一帀爲二色。三采故六色。今案朱子嘗稱孔疏之說爲詳明。賈說與孔亦大略相同。唯所引觀禮注。今不可考耳。然則此注云三色再就。卽雜記注所云以朱白倉畫之再行也。故李氏云。等猶行也。縲以蘆玉。蓋取重慎之意。云九寸。上公之圭也者。考工記玉人曰。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是也。但據典瑞。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以朝觀宗遇會同于王。則朝天子者不唯公。而獨言九寸之圭者。舉公以例其餘耳。云古文縲或作繒。今文作環者。詳上經受命時賈人西面坐。禮取圭垂繒下。問諸侯。朱綠縲八寸。二采再就。降於天子也。於天子曰朝。〔疏〕正義曰。散氏云。朱綠者。縲之采也。存朱而加綠。於諸侯曰問。記之於聘文互相備。〔疏〕亦尚文之意。上言朝玉與其縲九寸。故於此但言縲而不及玉。省文耳。今案以上文圭與縲皆九寸推之。則縲八寸者玉亦八寸也。獨言八寸者。亦舉以例其餘耳。注云二采再就。降於天子也者。謂降於朝天子也。李氏云。此聘圭之縲。采爲一行。二采共爲再行。與朝圭縲異。周禮典瑞曰。璪圭璋璧琮縲。皆二采一就。以規聘。八寸。亦謂上公之聘圭也。考工記曰。璪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規聘。侯伯聘圭當六寸。子男則四寸。各降其君之瑞一等。考工記又曰。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璪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亦據上公禮互言之。則五等侯享天子及后之璧琮。大小各如其瑞。自相享。各降其瑞一等。盛氏云。注二采再就。再字誤。當依典瑞作一也。今案盛說是。雜記疏引典瑞縲皆二采一就。云此謂卿大夫每采唯一等。是二采共一就也。於諸侯不同。若作再就。則與子男何異。云於天子曰朝。於諸侯曰問。記之於聘文互相備者。皆玄縲繫長尺。絢組。

用采文曰絢・繫・無事則以繫玉・因以爲飾・皆〔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玉字重・修監本誤作王・上以玄下・義非天地之地・最本誤衍・○皆玄纁繫者・謂朝天子與問諸侯之纁玉・皆以玄纁爲繫也・絢組者・組有采色也・賈疏云上文纁藉・尊卑不同・此之組繫・尊卑一等・是解皆字之義・張氏爾岐云・纁以藉玉・繫以聯玉與・纁組卽所以飾繫者・今案・張說分別最明析・敷氏以皆玄纁爲句・謂朝聘之纁皆以玄纁之帛爲之・表玄而纁裏・其說無據・不可從・稽氏亦謂當依注以皆玄纁繫爲句・注云采文曰絢者・論語・素以爲絢兮・馬注云・絢・文貌也・鄭注云・文成章曰絢・與此義略同・云繫無事則以繫玉・因以爲飾者・繫與組同爲一物・繫是其本・組是其飾・纁連於纁・非朝聘行事之時・則以繫玉於纁而藏之・有事・則或垂其組・或屈其組・以爲飾也・云皆用五采組者・謂尊卑同用五采組也・云上以玄・下以絳爲地者・謂繫之本質・上用玄・下用絳・賈疏謂上下皆據垂之上下言之・是也・經言纁・注言絳者・纁印纁絳也・云今文絢作絢者・胡氏云・古从匂之字・每多作匂・如詩咷咷原隰・釋文・咷本作咷・然則絢・約本一字也・說文・有絢無絢・從禮古文・儀禮釋文云・絢・聲類以爲約字・蓋聲類兼用今文・玉篇以約同絢・本之聲類・集韻以絢爲絢・則非・雜記注云・絢施諸縫中・不得與絢混爲一字也・問大夫之幣俟于郊爲肆・又齋皮馬・肆猶陳列也・齋猶付也・使者既受命・宰夫載問大夫之禮・待於郊・陳之爲行列・至則以付之也・使者初行・舍於近郊・幣云肆・馬云齋・因其宜・亦互文也・不於朝付之者・辟君禮也・必陳列之者・使不夕也・古〔疏〕正義曰・上經問大夫之庭貢・唯言皮・此兼言馬者・庭實非皮則馬・故兩言之也・注云肆猶陳列文肆爲肆・〔疏〕也者・周禮序官肆師注・肆猶陳也・國語歌鐘二肆注・肆・列也・云齋猶付也者・說文・齋・持遠也・周禮掌皮鄭注・予人以物曰齋・故云猶付也・知大夫之幣宰夫載而付之者・以上經命宰夫官具故也・云使者初行・會於近郊者・釋所以俟於郊之義也・云幣云肆・馬云齋・因其宜・亦互文也者・幣爲肆陳之・亦俟其至郊付之・皮馬付之・亦先俟於郊陳之可知・故云互文也・云不於朝付之者・避君禮也者・聘君聘夫人之幣・皆於朝付之・是避君禮也・云必陳列之者・不夕也者・謂前此夕幣時不陳・故此特陳之・且欲與衆見之也・云古文肆爲肆者・皆於郊付胡氏云・古肆肆字多互譌・周禮小宗伯・肆儀爲位・鄭注・肆・習也・故書肆爲肆・杜子春讀肆當爲肆・此爲肆之肆・非肆習之義・故鄭不從古文・

右記朝聘玉幣

辭無常孫而說。孫順也。大夫使受命。正義曰。注云孫順也者。說文。憑。順也。字作憑。段氏注云。凡猶語惡不孫以爲勇者。皆惡之假借。云大夫使受命不受辭者。本莊十九年公羊傳文。原書無使字。大夫上有聘禮二字。此注引之以證不受辭者。緣辭無常故也。傳又曰。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此論語言專對之證。云辭必順且說者。聘以修好睦鄰故也。說與悅同。辭多則史。少則不達。史謂策祝者。尚書金縢曰。史乃策祝。謂策祝多爲史。孔子曰。文勝質則史。又曰。辭達而已矣。若辭少。則不足以達意。故辭既順。說矣。又順。戒此二者不可失之多。亦不可失之少也。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吳氏章句云。言於應事之宜爲極至也。注云今文至爲砥者。胡氏云。說文。底从厂。氐聲。或从石。作砥。爾雅。底。致也。詩祈父。靡所底止。箋云。底、至也。鄭以當文易曉。故不從今文。辭曰。非禮也。敢對曰。非禮也。敢。二者皆卒曰敢。言不敢。〔疏〕通解。要義。楊、敷俱無。張氏曰。經曰。辭曰非禮也。敢。對曰。非禮也。敢辭。注曰。辭、不受也。對、答問也。二者皆卒曰敢。言不敢。又賈疏云。辭、謂賓辭主人。答、謂賓答主人。介則在旁曰。非禮也。敢。以注及疏文義考之。下美一辭字審矣。又嘗疑注辭不受也之句上更有一辭字。傳寫者誤以注文作經文。今減經以還注。石經考文提要從唐石經。案張說是也。注以辭對爲誠然兩事。二者皆曰不敢。一則不敢不辭。一則不敢不對。故朱子敷氏俱從張說。注辭辭不受也。辭字。嚴。徐本不重。要義敷氏載注亦不重。集釋。通解。楊氏。俱同今本。案經末辭字卽因注首辭字而誤衍。在經宜刪。在注不必重。唯魏氏敷氏得之。張氏引注無也字。今案張氏識誤謂經末無辭字。是也。謂注首更有辭字。而減經以還注。則非。校勘記以魏敷爲得者。魏氏敷氏之本經末無辭字。注首亦不重辭字故也。今從之。○段氏經讀樞集曰。聘禮記。辭句。曰句。非禮也句。敢句。對句。曰句。非禮也句。敢句。凡八句十二字。注云。辭、不受也。因上辭無常。辭多則史。辭苟足以達。三辭字皆爲文辭。恐其相混。故分別之。禮經若士冠禮醴辭曰。醴辭曰。字辭曰。正當作辭。若敢辭。禮辭。固辭。終辭之類。正當作辭。說文辛部曰。辭、說也。从箇辛。箇辛猶理辜也。又曰。辨、不受也。从受辛。受辛者。辨之。二字分別畫然。經典不受之義亦作辭。則爲假借。此經二句。謂常事常禮之外。有非禮之加。非禮之間。必擧擧不阿。乃爲偏職。主人施以非所當施。則辨之。其辭曰。所以施使臣者非禮也。敢受乎。主人問以非所當問。則對之。其辭曰。所以語使

臣者非禮也。敢不對乎。如僖十二年。齊使管夷吾平戎于王。王以上卿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此辭曰非禮也。敢之證也。文四年。衛寧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形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爲肆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于王。王宴樂之。于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憚而獻其功。王子是乎賜之形弓。一形矢百。旅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況之。其敢干大典以自取戾。此對曰非禮也。敢之證也。注云二者皆卒曰敢。謂凡言敢多在語之終。云辭曰。云對曰。云敢。傳無不與經印合者。辭與對畫分二事。唐石經牋一辭字。敢辭之文。不當系對。對主爭辯是。非。不謂辨卻也。經謂賓自辭之自對之。賈疏引鄭易注專屬之介。殊失經意。經不專謂介矣。今案段說是也。吳氏章句云。主國或有非分之賜。則辭之。固以請。乃答之也。此則以對與辭作一事解。非矣。

右記修辭之節因及辭對二言

卿館于大夫。大夫館于士。士館于工商。館者必於廟。不館於敵者之廟。爲大尊也。〔疏〕正義曰。注云館者必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及此經歸養餼于賓館。云及廟門賓揖入是也。云不館於敵者之廟。爲大尊也者。據此記云。卿館于大夫。大夫館于士云云。是不館於敵者之廟也。云自官師以上。有廟有寢。工商則寢而已者。周禮膳僕曰。掌五寢之埽除糞洒之事。鄭注。五寢。五廟之寢也。周天子七廟。唯祧無寢。詩云。寢廟擇擇。相連貌也。前曰廟。後曰寢。又曰。大喪復於小寢。大寢。鄭注。小寢。高祖以下廟之寢也。始祖曰大寢。是廟後有寢。凡廟皆然。祭法曰。適士二廟。官師一廟。鄭注。官師。中士下士。是自官師以上有廟有寢也。祭法又曰。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鄭注。凡鬼者薦而不祭。庶士。府史之屬。孔疏。庶人。平民也。賤故無廟。王制曰。庶人祭於寢。此工商與庶人同。故知有寢無廟也。但士以上有廟有寢。祭在廟。薦在寢。庶人則爲寢以薦其先。而其制與士廟後之寢。當亦不殊。唯無廟爲異。王制注。謂寢爲適寢。竊疑士以上有廟有寢。以適寢所以行禮。而禮不下庶人故耳。此工商之寢。蓋亦在下室之東。管人爲客三日具沐。上日具浴。〔疏〕正義曰。謂使者下及士介也。客。內則曰。五日則潭湯請浴。三日具沐。此爲客之禮亦如之。然則三日五日。古人平常沐浴之節也。具者。備而勿缺之謂。○校勘記云。注管人。通解管作館。云管人掌客館者。詳上經營人布幕于寢門外下。

右記賓館并管人所供

殮不致。不以束帛致命。〔疏〕正義曰。注云不以束帛致命者。謂上經宰夫朝服設殮。但云設之而已。不云以束帛致草次饌殮具輕者。是不致也。云草次饌殮具輕者。殮是始至之禮。故云草次也。言輕者。對歸饌饋。大夫奉束帛致命爲重。賓不拜。以不致〔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命。敷氏作也。云以不致命者。謂上經設殮時賓無拜受之禮也。沐浴而食之。自潔清尊主國君賜也。〔疏〕正義曰。注云自潔清尊主國君賜也者。以賓雖不拜。猶沐浴以記者記此。明重於殮者必沐浴而食可知。或曰。沐浴以其初至。道路風塵故也。

右記設殮

卿大夫訝大夫士訝士皆有訝。卿、使者、大夫、上介也。士、衆介也。〔疏〕正義曰。此卽上經厥明訝賓于館記補之。周禮掌訝曰。凡賓客。諸侯有卿訝。卿有大夫訝。大夫有士訝。士皆有訝。鄭注。此謂朝覲聘問之日。王所使迎賓客於館之訝。案。此記悉與彼同。唯主聘而言。故不言諸侯卿訝也。敷氏云。士皆有訝者。嫌其踐。不必訝。若上士。則使中士訝之。中士。則使下士訝之也。今案。若下士。則當使庶人在官府史之屬訝之。○校勘記云。注客要義作之。云卿、使者、大夫、上介也。士、衆介也者。賈疏云。據此篇是侯伯之卿大聘而言。其實小聘使大夫。亦使士迎之。云如今使者護客者。蓋舉漢法爲況也。今案。鄭意蓋以張氏爾岐云。謂以君使已迎待之命告之於賓也。今案。鄭意蓋以此訝卽大夫士之訝。故下注云。大夫訝者執鴈。士訝者執雉也。又見之以其摯。又復也。復以私禮見者。訝將

訝者執鴈。士〔疏〕正義曰。又見之見賓也。訝既將公命。而又以其擊見之者。以其將舍於賓館。訝者執雉。士〔疏〕之外。示相親也。大夫執鴈。士執雉。本周禮大宗伯文。○注又復也詳下。賓既將公事。復見之以其擊。既、已也。公事。聘享問大夫。復、報也。〔疏〕正義曰。復見之以其擊。之。毛本作訝。校勘記云。唐俱作訝。石經考文提要云。監本作見訝。此因儀禮經傳通解之誤。通解引此記與上文又見之以其擊不相屬。故改爲訝。傳寫者不知其意而沿之。注云公事聘享問大夫者。謂聘君聘夫人享君享夫人及問大夫也。公事既畢。卽復見訝者。答禮尚疾也。云復報也者。上文又見之以其擊。注訓又爲復。蓋取重義繼義。謂既將公命。而又見之也。此不訓復爲又。而訓爲報者。蓋取酬報之義。謂賓之見訝。報其來見之禮也。云使者及上介執鴈。羣介執雉。各以見其訝者。賈疏云。謂使者見大夫之訝者。上介見士之訝者。士介亦見士訝者。○三禮札記云。賈疏於厥明訝賓于館下。云諸侯有掌訝之官。於此記賓卽館訝將公命下。又云諸侯無掌訝。殊相矛盾。考周禮掌訝職文。賓入館而待事於賓館外者。掌訝職也。又曰。諸侯有卿訝。卿有大夫訝云云。鄭注謂此朝覲聘問之日所使迎賓之訝。則非朝聘之日無此訝明矣。周禮序官。掌訝中士八人。諸侯當以下士爲之。若大夫爲卿之貳。職掌較重。士亦各有所掌。何得日日伺候於賓館外也。鄭賈謂諸侯無掌訝。而自訝將公命以下。卽指爲大夫士之訝。恐非。吳氏疑義云。訝將公命。所謂訝。蓋掌訝耳。烏得謂卽上節之大夫士。況賈疏所引。又皆掌訝職之事。不可以此訝非掌訝也。諸侯無掌訝說。亦無據。今案據此。則首飾所云大夫士降一等之訝。乃聘日迎賓之訝。自此以下。則皆謂掌訝也。今姑依鄭釋之。而附載札記及疑義二說於此。俟後人考定焉。

右記賓訝往復之禮

凡四器者。唯其所寶以聘可也。

言國獨以此爲寶也。四〔疏〕正義曰。周禮大宗伯曰。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器謂圭、璋、璧、琮。〔疏〕又曰。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是瑞與器殊。

今此瑞玉亦名器者。對文異。散則通也。尚書亦曰五器。注云言國獨以此爲寶也者。張氏爾岐云。四器唯其所寶。故以行聘。非所寶。則不足以通誠好矣。云四器謂圭璋璧琮者。盛氏云。五等諸侯。所寶不同。則所用以聘者亦異。公侯伯竇圭璋。子男竇璧琮。上用則已僭。下用則已卑。皆不可也。經但見公侯伯之聘玉。嫌璧琮可以享而不可以聘。故記明之。今案。典瑞曰。瑑圭璋璧琮以廟聘。瑑訝圭璋以行聘。璧琮以行享。是據此經侯伯之禮言之。若子男。

則聘用璧琮・享用琥璜也・此記言以聘・不言享・又節首言凡・則是通五等言之・盛說是也・

右記聘玉

宗人授次次以帷少退于君之次。主國之門外・諸侯及卿大夫〔疏〕正義曰・敷氏云・授次・授賓次也・設次者・之所使者・次位皆有常處・次位皆有常處・〔疏〕掌次也・宗人則主授之耳・釋官云・掌禮之官・天子有大宗伯小宗伯・諸侯以司馬兼之・無宗伯・唯立宗人而已・春秋時諸國皆不見有宗伯・而左傳稱魯夏父弗忌爲宗伯・似魯獨立其官・然哀二十四年傳稱使宗人饗夏獻其禮・定四年傳稱分魯以祝宗卜史・杜注解宗爲宗人・則魯無宗伯可知・鄭注大宗伯及禮器引左傳・俱云夏父弗忌爲宗人・疑今本作宗伯者誤也・周禮大宗伯卿・小宗伯中大夫・諸侯五大夫・無小宗伯・則宗人不在大夫之列・蓋使士爲之・宗人亦稱大宗・見曾子問及祭統・今案・文王世子曰・宗人授事・鄭注・宗人掌禮及宗廟・孔疏云・別言及宗廟・則宗廟之外諸禮皆掌・聘在廟行之・故此賓初至之時・主授次以爲止息也・次以帷者・謂次以帷布爲之・周禮幕人掌帷幕・鄭注・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帷幕皆以布爲之・是也・少退于君之次者・賈疏云・君次在前・臣次在後・敷氏云・君・謂朝君也・葵氏云・君・謂外諸侯來朝者・各有次・少退・不與諸侯次同也・吳氏章句云・君之次者・兩君相朝・亦有次也・此聘無君之次・蓋以相朝時設次之地言・單疏要義俱無所字・似無者是・卿大夫之所使者・次位皆有常處者・門外・大門外也・卿大夫之所使者・校勘記云・注云主國之門外・諸侯及卿大夫之所使者・次位皆有常處者・門外・大門外也・卿大夫之所使者・校勘記云・

右記授賓次

上介執圭如重授賓・慎之也・曲禮曰・凡執〔疏〕正義曰・賈疏云・此謂將聘主君・廟門外上介屈縹授賓時・敷主器・執輕如不克・〔疏〕氏云・上介凡執玉皆如是・不惟授賓之時爲然・記者特於此發之耳・注云慎之也者・圭輕物・而執之如重・以心存戒慎故也・賓入門皇升堂讓將授志趨・皇・自莊盛也・讓・謂舉手平衡也・志・猶念也・念趨・謂審行步也・孔子之執圭・鞠躬如也・如不〔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鞠躬如也・躬・釋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踏踏如有循循・古文皇皆作王・云・劉音弓・本亦作躬・集釋亦

作躬。張氏曰。爾雅云。鞠。究窮也。鞠窮蓋襢語。自論語作鞠躬。學者遂不復致思於其間。安知非鞠窮若踧踖之謂者乎。如是。則劉音亦誤矣。從釋文。盧文弨云。廣雅。鞠躬。謹敬也。上丘六。下丘弓反。與此鞠窮字異音義同。案左傳宣十二年。有山鞠窮乎。此借常語爲物名也。二字本雙聲。又案羣經音辨云。鞠窮。容謹也。音弓。鄭康成說孔子之執圭鞠窮如也。今本作躬。據此。則賈氏時儀禮經注已俱作躬矣。今案釋文載作躬之本。則唐初已然。嚴本亦作躬。今從之。然鞠窮古義不可不知也。下如授。校勘記云。授。陳本作受。○此言賓執玉之容也。注云。皇自莊盛者也。莊、殿也。莊亦訓盛。蓋自矜嚴之貌。云讓謂舉手平衡也者。曲禮曰。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平衡。鄭注。衡謂與心平。王氏士讓云。平衡則不亢。故云讓。敷氏以讓爲後君升堂。褚氏云。依注。舉手平衡。擬執玉之容。方與上文皇。下文志趨一貫。觀下又云升堂主慎。可見非讓升之謂。云志猶念也。念趨謂審行步也者。孟子曰。夫志。方氣之帥也。注云。志。心所念慮也。是志與念同。下注又以志趨爲闊遯而行。是審行步可知。張氏爾岐云。審行步者。謂審乎君行。一臣行二之節是也。注又引孔子之執圭以爲證云。執圭鞠躬如也。至如有循。皆論語鄉黨篇文。集解引包氏云。爲君使以聘問鄰國。執持君之圭。鞠躬者。敬慎之至也。又引鄭氏云。上如揖。授玉宜慎也。下如授。不敢忘禮也。戰。色敬也。足縮縮如有循。舉前曳踵行也。皇疏云。舉足前恆。使不至地。而踵或不離地如車輪也。今案。曲禮曰。執主器。行不舉足。車輪曳踵。玉藻曰。執龜玉。舉前曳踵。縮縮如也。孔疏。縮縮。言舉足狹數。云古文。皇皆作王者。胡氏云。洪範。皇極之數言。史記宋微子世家作王極。史記多用古文。皇作王。與此正同。鄭云。皇自莊盛也。義當爲。皇。故不從古文。授。如爭承。下如送。君還而后退也。而后。猶然後也。〔疏〕正義曰。李氏云。授如爭承。謂句。如此。則授受時成何威儀。秦氏蕙田云。敖繼公以授如爭爲句。承下如送爲句。郝敬則以將授志爲句。趨授如爭爲句。皆非。張氏爾岐云。下如送。當與論語下如授同解。昔其授玉時手容也。君還。謂君轉身將授玉於宰。而後賓爭接取物。下階。發氣怡焉。再三舉足。自安定。乃復趨也。至此云舉足。則志趨退而下階。若以下爲下堂。退爲出廟門。恐非文次。今案。張說是也。○注首毛本有爭。爭鬪之爭五字。校勘記云。五字嚴徐集釋俱無。瞿中溶云。今本因通解經下引釋文而誤。云重失隊也者。解授如爭承句。承、接也。謂如與人爭接取物。下階。發氣怡焉。舍息也。再三舉足。自安定。乃復趨也。至此云舉足。則志趨恐其失隊。下階。發氣怡焉。再三舉足。又趨。發氣。舍息也。孔子之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疏〕正義曰。敷氏云。下階。謂降而沒階之時也。於此言發氣怡焉。言又趨。則向者之屏氣戰階趨進。翼翼如也。色足如有循可知矣。○注至此云舉足。校勘記云。徐本。集釋。俱無至字。通解有。賈疏。

有至字。無云字。今案。嚴本有至字。從之。又云。卷豚而行也。豚。嚴徐作遯。釋文作豚。張氏從之。今案。鞠躬如也。躬。集釋作窮。云發氣舍息也者。經義述聞云。下及享發氣焉。盈容注云。發氣。舍氣也。兩舍字。釋文無音。齊陳乞弑其君荼。釋文。荼音舒。公羊。荼作舍。此皆古人譏舍爲舒之證。云再三舉足。與車軒爲韻。春秋哀六年。謂疾趨也。曰又。則入時亦趨矣。云至此云舉足。則志趨卷遯而行也者。玉藻曰。圈豚行不舉足。鄭注。圈、轉也。豚之言若有所循。圈豚與卷遯字同。至此云舉足。則前此不舉足可知。故注以志趨爲卷遯行也。又引孔子之事以證之。自升堂鞠躬如也以下。皆鄉黨文。集解引孔安國云。先屏氣。下階舒氣。故怡怡如也。皇疏云。逞、申也。氣申則顏色亦申。故怡悅也。沒階趨進。沒猶盡也。謂下諸級盡至平地時也。今案此引論語以證發氣怡焉及又趨也。論語釋文作沒階趨。無進字。云一本作沒階趨進。誤也。盧氏考證云。史記仲尼世家作沒階趨進。儀禮聘禮注引論語同。曲禮帷幕之外不趨正義。及士相見禮疏引論語。並有進字。趨進者。趨前之謂也。進字不作入字解。舊有此字。陸氏以爲誤。非。及門正焉。容色復故。此皆心變見於威儀。〔疏〕門將更行後事。此皆心變見於威儀。統指賓入門以下而言。執圭入門。也。躬。容色復故。此記異說也者。上已記執圭之儀。此又記之。事同而說有微異。故並記而存之也。及享發氣焉。盈容。發氣。含氣。鞠躬焉。如恐失之也。記異說〔疏〕正義曰。校勘記云。魏氏曰。溫本作鞠窮焉。案以躬爲窮。與釋文合。考鞠躬字。聘執圭入廟門時也。鞠躬焉。敬謹之至。見於容也。其所以敬謹者。唯恐玉之或失隊也。及享。發氣焉。盈容。含氣。注云記異說也者。上已記執圭之儀。此又記之。事同而說有微異。故並記而存之也。及享。發氣焉。盈容。含氣。也。孔子之於享〔疏〕正義曰。盛氏云。發氣與聘時下階同。盈容。則和氣且溢於面矣。聘主於敬。享貴於和。故其禮。有容色。其節亦略與賓同矣。盛氏云。衆介。謂自上介而下也。此蒙及享之文。當以敷說爲正。據此。則享時介亦皆從入明矣。注云容貌舒揚者。說文。踰、動貌。是有舒揚之意。詩公劉。踰踰濟濟。鄭箋。士大夫之威儀也。荀子大略篇注。列疏。私覲愉愉焉。容貌和〔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愉愉。釋文作俞俞。○賈疏云。享時盈容。舒於聘時戰色。踰踰。私覲對享時。又愉快和敬。舒於盈容也。今案。鄉黨篇曰。私覲愉愉如也。集列疏。私覲愉愉焉。容貌和。此私覲對享時。又愉快和敬。舒於盈容也。今案。鄉黨篇曰。私覲愉愉如也。集

解引鄭氏云。倫。出如舒鴈。威儀自然。而有行。〔疏〕正義曰。出。謂出廟門也。如舒鴈。張氏爾岐以爲兼指賓介。可證也。○注舒鴈。釋文。鴈下有也字。張氏從之。嚴、皇且行。入門主敬。升堂主慎。復記執玉。正義曰。徐本俱無也字。云舒鴈鴈者。爾雅釋鳥文。詳士昏禮。執玉異說者。敷氏云。先言皇且行。乃云入門主敬。則與上記入門皇者異也。云升堂主慎。則又與入門而如恐失之者異也。是謂異說。今案記文雖異。大指不外致謹於行步威儀而已。蓋聘使鄰國。不可隕越失容。以爲君羞也。

右三記賓介聘享之容

凡庭實隨入左先皮馬相間可也。隨入。不並行也。聞猶代也。土物有宜。君子不以。〔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所無爲禮。畜獸同類。可以相代。古文閒作干。入。則有先後。故又言左先。李氏云。皮北面西上。故左先。今案左先。宜兼皮馬。入門以西爲左。西上。故在左者先入也。云聞猶代也者。言有無可以相代。如有皮之國則用皮。無皮之國則用馬也。云土物有宜。君子不以所無爲禮者。是釋所以相代之義。禮器曰。居山以魚鼈爲禮。居澤以鹿豕爲禮。君子謂之不知禮。是可證已。云畜獸同類者。皮用虎豹。是獸也。馬是六畜之一。二者雖有在家在野之殊。然同爲四足而毛之類。故相代可也。褚氏云。旣有皮何必更用馬。敷氏謂一節用皮。一節用馬。相間而設。殊不可解。云古文閒爲干者。干是假借字。鄭據爾雅釋詁訓。問爲代。其義較顯。賓之幣唯馬出。其餘皆東。馬出。當從廢也。餘。〔疏〕正義曰。此幣字。蓋統謂玉帛皮馬也。言故不從古文。物皆東。藏之內府。〔疏〕主人受賓之幣。唯馬則出之於廢。餘物皆向東藏之。上經享時曰。皮如入。右首而東。覲時曰。有司二人坐舉皮。以東。又曰。宰夫受幣于中庭。以東。皆是也。必知藏之內府者。周禮內府職曰。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賄入焉。鄭注。諸侯朝聘所獻國珍。彼天子禮諸侯。當亦然。雜記曰。宰夫坐取璧。降自西階。以東。鄭注。以東。多貨則傷于德。貨。天地所化生。謂玉藏於內也。此雖言諸侯相弔。含之禮。與聘殊然。其以東藏於內則同也。多貨則傷于德。也。君子於玉比德焉。朝聘之禮。以爲瑞節。重禮也。多〔疏〕正義曰。注傷敗。校勘記云。徐本。集釋。俱無敗字。通解。楊氏。俱有之。則是主於貨。傷敗其爲德。云。今案嚴本有敗字。從之。云。貨天地所化生。謂玉也者。鄭以此句爲論聘用玉。

之事。天地所化生。對人所造爲者言之。鄭注周禮大宰賈阜通貨賄云。金玉曰貨。布帛曰賄。是謂玉爲貨也。云子於玉比德焉者。聘義文。云朝聘之禮。以爲瑞節。重禮也者。謂朝聘假玉爲瑞節。以通信。蓋重禮非重玉。故聘義曰。圭璋特達德也。云多之則是主於貨傷敗其爲德者。蓋玉以比德。若多之。則有重玉之意。而傷害其爲德矣。敖氏云。言此者。見貨之不可多也。盛氏云。貨謂玉帛庭寘之屬。不專指玉。今案貨亦有兼布帛言。如漢書食貨志所云。乃對文異。散則通之例也。此二句以貨對幣言。明是指玉。鄭說不可易。幣美則沒禮。幣。人所造成。是以享用幣。所以副忠信。美之。則是主於幣。而禮之本意不疏。正義曰。注愛之。校勘記云。陳、閩、監、葛、愛俱誤作受。云幣人所造成以自覆。謂束帛也者。見也。鄭以上貨爲聘玉。故以此幣爲享時所用束帛。束帛爲人所造成。與天地化生者異。云愛之斯欲衣食之。君子之情也。是以享用幣。所以副忠信者。禮曰。忠信本也。忠信卽其愛之情。有是忠信之實。乃用幣以將之。重禮不重幣也。云美之則是主於幣。而禮之本意不見也者。美是人工極其華麗。則徒見幣之美而不見禮意。是禮爲其所掩沒矣。敖氏云。言此者。見幣之不必美也。張氏爾岐云。注以自覆幣。謂束帛也。自覆蔽。謂其可爲衣也。褚氏云。注。幣人所造成以自覆爲句。幣謂束帛也爲句。今案張說較勝。○案荀子引聘禮志曰。聘厚則傷德。財侈則殄禮。與此文稍異而義同。● 賄。在聘于賄。賄。財也。子讀曰爲。言主國禮賓。當視賓之聘禮而爲之財也。賓客者。主人所以其幣爲之禮。古疏。正義曰。注云賄財也者。詳前案上言貨與幣。是聘君所以聘享主國者。此云賄。卽賄用束紡文賄皆作悔。及出有贈賄之賄。乃主國所以遣聘國者。蓋亦不可過禮也。云子讀曰爲者。士冠禮宜之于假注云。于猶爲也。是于爲聲義相近。故讀從之。云首主國禮賓。當視賓之聘禮而爲之財也者。鄭讀于爲爲。而又訓在爲視。言主國所以致禮於賓國者。當視賓國聘禮之厚薄而爲之財。不可齒。亦不可豐也。引周禮者。司儀職文。證在聘乘皮。及贈之屬是也。云古文賄皆作悔者。胡氏云。賄正字。悔同音假借字。曲禮釋文引字林云。賄音悔。

右記庭實貨幣之宜

凡執玉無藉者。襲。藉。謂縕也。縕所以縕藉玉者。案。縕以薦玉。義已詳前。則縕所以縕藉玉。○疏。正義曰。注云藉謂縕也。縕所以縕藉玉者。案。縕以薦玉。義已詳前。則縕亦稱藉。典瑞曰。縕藉五采五就。是也。陸氏佃謂經言縕。又別言藉。則縕

藉非繢著矣。其說誤。但此記無藉者襲。則指圭璋特達而言。曲禮曰。執玉。其有藉者則楊。無藉者則襲。鄭注。藉。藻也。楊襲文質相變耳。有藻爲文。楊見美亦文。無藻爲質。襲充美亦質。圭璋特而襲。璧琮加東帛而楊。亦是也。案有藉無藉。當以此注後條爲是。孔疏雖引各家說而無斷制。如所引熊氏說。謂朝聘時用圭璋。特賓主俱襲。行享時用璧琮加東帛。賓主俱楊。是已。而又奉合垂繢屈繢之文。謂垂藻之時則須楊。屈藻之時則須襲。殊未明析。至引皇氏說。謂玉亦有楊襲。尤爲非理。陳氏祥道云。玉有以繢爲之藉。有以東帛爲之藉。有藉則楊。無藉則襲。特施於東帛而已。聘則賓襲執圭。公襲受玉。及享。則賓楊奉東帛加璧。蓋聘特用玉。而其禮嚴。享藉以帛。而其禮殺。此襲楊所以不同。先儒以垂繢爲有藉。屈繢爲無藉。此說非也。陸氏佃云。無藉。若圭璋特是也。楊氏復云。曲禮曰。執玉。其有藉者則楊。無藉者則襲。所謂無藉。謂圭璋特達。不加東帛。當執圭璋之時。其人則襲也。所謂有藉者。謂璧琮加於東帛之上。當執璧琮之時。其人則楊也。曲禮所云。專指圭璋特而襲。璧琮加東帛而楊一條言之。先儒乃以執圭而垂繢爲有藉。執圭而屈繢爲無藉。此則不然。陳氏陸氏之言。足以破先儒千百載之惑矣。然何以知先儒之說爲非。而陳氏陸氏之說爲是邪。竊詳經文楊襲是一事。垂繢屈繢。又別是一事。不容混合爲一說。方其始受君命也。賈人啓櫨取圭。垂繢以授宰。宰執圭。屈繒自公左授使者。使者垂繒受命訖。以授上介。上介受玉。屈繒以授賈人。是時授受凡易四手。有屈垂之文。而無楊襲之禮也。及至主國行聘禮。賓在廟門之外。賈人啓櫨取玉。垂繒而授上介。上介不襲。屈繒以授賓。經明言上介不襲。是有垂屈之文。而無楊襲之禮也。逮夫主賓三揖三讓登堂。賓襲執圭。公側襲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及公側授宰玉。而後楊降立。是主賓授受則襲。既授宰玉則楊。故鄭注云。凡當盛禮者。以充美爲敬。非盛禮者。以見美爲敬。此言是也。當主賓授受之時。曾不見垂屈之文焉。聘禮既畢。君使卿皮弁還玉于館。既歸反命。公南鄉。卿進使者。使者執圭垂繒北面。上介執璋屈繒。立於其左。又有垂屈之文。而無楊襲之禮也。主賓授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禮之正也。方其授于賈人。授于上介。皆擬行之禮。及贊禮者之事。故辨垂屈以彰其文。主賓授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爲禮之正。故辨楊襲以致其敬。及歸反命。又於君前以垂屈爲文。而不以楊襲爲禮。豈非玉爲聘禮設。反命亦非禮之正乎。兩義不同。各有其宜。自鄭氏之說始差。熊氏皇氏從而傳會之。而經意始汨然。經文槩然如日星之在天。又豈得而終汨之邪。敷氏曰。藉。謂東帛以藉玉也。以此篇考之。則聘以圭璋。而不用東帛。以爲藉。所謂無藉者也。其實主授受之時。皆襲以執之。執玉之無藉者襲。則於其有藉者楊可知。乃不言之者。楊乃常禮。不特於執享玉之時爲然。故也。今案陳氏、陸氏、楊氏、皆主曲禮注後條。而楊說更詳密。至此記但云無藉者襲。而不言有藉者楊。則敷說亦可從耳。

右記楊襲之節

禮不拜至。

以賓不於是始至。以文禮爲醴。正義曰。注云以賓不於是始至者。胡氏承珙云。禮不拜至。當是謂聘享畢禮賓時事。蓋經於聘時無拜至明文。記獨言禮不拜至。正見聘有拜至。與經文互相備。

注云以賓不於是始至。亦對聘時而言。賈云聘時不拜至。非也。賈蓋謂此文承上執玉帛之下。不知此文乃合下文醴尊于東箱及祭醴再扢爲一節耳。或曰。士昏禮醴賓拜至。記者恐人疑凡醴皆然。故特明之。見聘禮與昏禮異也。義亦通。

云今文禮爲醴者。胡氏云。今文作醴。義自可通。惟鄭於士冠士昏請醴賓既皆破爲禮。又此經請禮賓祇作禮。故于此亦從古文作禮。疊今文作醴者不用。而下文君有故使大夫受不禮。又疊古文作醴者不用也。

醴尊于

東箱瓦大一有豐。

瓦大。瓦尊。豐。承。尊器。如豆而卑。正義曰。箱。毛本作廟。校勘記云。唐石經嚴、徐、陳本、集釋。俱

解。角、柵、脯醢在其北。南上。此尊于東箱。則勺解籩豆之類。亦宜近之。今案。瓦大豐詳燕禮。則

薦脯五臘。祭半臘橫之。臘、脯如版然者。或謂正義曰。之庭。皆取直貌焉。

此醴賓時

所用薦脯也。餘詳鄉飲酒及鄉射記。

祭醴再扢始扢一祭卒再祭。

卒謂後。正義曰。詳

士昏禮。主人之庭實則主人遂以出賓

之士訢受之。

此謂餘三馬也。左馬賓執。正義曰。主人之庭實。謂醴賓之庭實也。則主人遂以出。吳氏疑義云。以出矣。士、士介從者。〔疏〕卽上經注所謂主人牽馬者從出也。以經無文。故記補之。注云此謂餘

三馬也。左馬賓執以出矣者。庭實四馬。賓自執左馬以出。則使人牽以出者止三馬也。云士士介從者。以云賓之士明是士介從者可知。上經注云從者士介。與此同。上經從者訢受馬。受賓自執之馬。此云士訢受之。受其餘三馬也。

右記公禮賓儀物

旣覲賓若私獻奉獻將命。時有珍異之物。或賓奉之。所以〔疏〕正義曰。言旣覲。則獻行於覲後矣。覲與獻皆是自序尊敬也。猶以君命致之。序當作達。達也。言獻所以自達其尊君敬君之忱。云猶以君命致之者。獻雖已物。必稱君命以致之。明不敢自私者。注云時有珍異之物。或賓奉之者。獻無常物。有珍異則奉之以獻。云時有。云或。皆不定辭也。云所以自序尊敬也。

也・臣之於君・與子之於父同・玉藻 擯者入告出禮辭・辭其獻 送獻不入者・〔疏〕
正義曰・司儀職曰・私面私獻皆再拜稽首・君答拜・吳氏章句云・由東面轉北面再拜・注云奉物禮輕者・對私觀禮重入門奠幣也・擯者東面坐取獻・是同面並受也・云其取之由賓南而自後右客也者・上經享時云受皮者
坐取獻者以宜並受也・其〔疏〕正義曰・禮請受・詳上經士介私觀節・注云以宜並受也者・賓東面坐奠獻・擯者取之由賓南而自後右客也・〔疏〕東面坐取獻・是同面並受也・云其取之由賓南而自後右客也者・上經享時云受皮者
自後右客・注蓋本此爲解也・李氏云・擯者自門東適賓南・由賓後・於賓北取幣・賓固辭公答再拜・固亦衍字・〔疏〕正義曰・校勘記云・再、唐石經
敷氏云・云答・則拜非爲受也・此說是・然則公答再拜者・答賓之再拜稽首也・云固亦衍字者・賈疏云・以其上擯者
禮請受・不云固・明知賓不固辭・故云衍字・今案云亦者・亦上經士介私觀時賓固辭之固爲衍字也・說詳彼注・
擯者立于闕外以相拜賓辟 相贊也・古文闕爲蹙・〔疏〕正義曰・相拜者所立・上經云門中・此云闕外・文
夫于中庭 東藏之・既〔疏〕正義曰・吳氏疑義云・私獻偶然事・不必若兄弟之國・則問夫人・兄弟謂同姓若婚
乃介覲・〔疏〕定是觀時・注未的・今案・吳說是也・若兄弟之國・則問夫人・姻甥舅有親者・問
猶遠也・謂獻也・不言獻者・變〔疏〕正義曰・注云兄弟・謂同姓若婚姻・甥舅有親者・古人同族多稱昆弟・其稱兄弟
於君也・非兄弟・獻不及夫人・〔疏〕則兼異姓有親者言之・注云婚姻者・據爾雅釋親妻之父爲婚兄弟・壻之父爲姻
兄弟也・云甥舅者・據詩頌弁兄弟・甥舅也・云問猶遠也・謂獻也者・遠是以物與人之名・鄭解問爲遠・以別於聘問
之間・謂此問與上言獻一也・云非兄弟・獻不及夫人者・言惟兄弟之固獻君并及夫人・其他非兄弟之國・雖於君有獻・
亦不及夫人矣・經言若者・對非兄弟者言也・敷氏引或說・問猶聘也・謂此問夫人・卽經所謂夫人
之聘享・徐氏卓云・夫人之聘享・不專主兄弟之國言・此記明言兄弟之國・究竟當以鄭注爲是云・〔疏〕

右記觀後賓私獻

若君不見 君有疾若他故・〔疏〕正義曰・注疾・校勘記云・陳、閩俱誤作宮・葛本
不見使者・〔疏〕作病・云他故・賈疏云・謂疾之外或新有哀慘・使大夫受・受聘享也・大
夫・上卿也・〔疏〕

正義曰。注云大夫上卿也者。卿亦稱大夫。必知使上卿者。以其代君受聘享。當使職尊者。不使下卿也。自下聽命。自西階升受。負右房而立。賓降亦降。此儀如還賓大夫易處耳。〔疏〕正義曰。校勘記云。階、唐石經作門。誤。注云此儀如還圭然者。案自下聽命。在堂下聽命。今文無而。〔疏〕也。與還圭時。賓自碑內聽命。與云聽命於下敬也同。自西階升受。負右房而立。以還圭時。升自西階。自左南面受圭。退賓右房而立同。賓降亦降。與還圭時。大夫降中庭。賓降同。故云如還圭然也。云尚賓大夫易處耳者。謂還圭時賓在大夫之左受之。此則大夫在賓之左受之。故云易處也。云今文無而者。前還圭時負右房而立。有而字。故鄭從古文。不禮。文禮作禮。〔疏〕正義曰。不禮。謂聘享畢不禮賓也。敷氏云。必言之者。嫌受其聘有而字。故鄭從古文。不禮。文禮作禮。○校勘記云。古文禮作禮五字。各本俱脫。嚴本。正主謂君。以大夫代受。不敢儼然如君行禮賓之禮。故云辟也。

右記君不親受之禮

幣之所及皆勞。不釋服。以與賓接於君所。賓又請有事於己。不可以不速也。所不及者。下大夫未嘗使者也。不勞請有事。固曰。〔疏〕正義曰。經惟云卿大夫勞賓。不辨幣之所及。與不釋服之節。故記明之。國語。晉羊舌肸聘于周。某子某子。發幣于大夫。敷氏云。服皮弁服。祁氏云。朝服。案聘君臣同服皮弁服。敷說爲長。注云以與賓接於君所。賓又請有事於己。不可以不速也。是釋所以不釋服而往勞之故。褚氏云。見勞賓者先於致賓餼。今案。記云幣之所及皆勞。則有所不及而不勞者矣。云所不及者。下大夫未嘗使者也。謂三卿五大夫中。惟未嘗使至已國之下大夫。幣有不及耳。云不勞者。以先是賓請有事。於己同類。既聞彼爲禮所及。則已往有嫌也者。言幣未及己。而往勞之。是嫌於相干也。云所以知及不及者。賓請有事。固曰某子某子者。斯時賓尙未問卿大夫。何以知幣有及有不及。蓋賓請有事之時。卽舉所問之人一一言之。因知幣之及已。先往勞也。某子某子。如高子國子之類。

右記勞賓

賜羹唯羹飪筮一尸。若昭若穆在。父在則祭祖。父卒則祭禡。祔不祭。則士介不祭也。士之初行。不釋幣於禡。不祭可也。古文疏正義曰。注云羹飪謂飪一牢也。肉謂之羹。唯是祭其先大禮之盛者也。筮尸若昭若穆。容父論語君賜食不祭者。以恐或餕餘。此歸饗是大禮。飪又主君潔烹以賜者。故必祭之。不忘先也。云筮尸若昭若穆。容父在。父在則祭祖。父卒則祭禡者。以經云筮一尸。而又云若昭若穆。則或昭或穆不定。故知有父者祭父。無父者祭禡也。容父在者。謂或父有廢疾。或父已請老。子爲大夫出使在外也。敷氏云。尸云筮。則子弟之從行者衆矣。又云。唯羹飪之文意不具。或脫一祭字。云筮一尸者。嫌并祭祖禡當異尸也。章氏協夢云。敷謂並祭祖禡。而唯一尸。若然。則何必言若昭若穆乎。且何以處父在者乎。褚氏云。祖與父存沒無定。故科祭其一。若如敷說。則何昭穆之有。下皇祖某甫。皇考某子。誤與此同。今案。敷說之非。盛氏及江氏筠亦俱辨之。云祔不祭。則士介不祭也者。士介但有餕而無饗。故不祭。若然。則士介賜饗亦祭。記不言者。略也。云士之初行。不釋幣於禡。不祭可也者。盛氏云。士介初行。亦告於禡。至是乃不祭者。賤不載主也。今案。大夫士無木主。詳士庶禮陰厭節。盛氏謂賤不載主。未確。至謂士初行亦告禡。揆之出告反面事亡如存之義。士當亦與鄉大夫同矣。云古文羹爲羔。飪作稔者。胡氏云。案。說文。羹本从彑从羔。小篆从羔从美作羹。此古文羹爲羔者。蓋字之爛脫。飪作稔者。稔當作稔。說文。飪、大孰也。此脫亦稔之誤。○賈疏云。古者天子諸侯行載廟木主。大夫雖無木主。亦以幣帛主其神。後人駁之。謂上經釋幣即埋之。不云載之以出。僕爲祝。祝曰。孝孫某孝子某薦嘉禮于皇祖某甫。皇考某子。僕爲祝者。大夫疏正義曰。云孝孫。又云孝子。云皇祖。又云皇考者。上文云若昭若穆。故此亦兩言之。敷氏云。字祖而諱考。亦假設之辭。注云僕爲祝者。大夫之臣攝官也者。禮運曰。大夫具官。非禮也。則攝官其常。故注云然。此僕爲祝者。亦是使僕攝祝也。定四年左傳。祝鮀曰。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是君與大夫出境。祝不從行。故使僕爲之。釋官云。賈疏因此遂謂大夫本無祝官。非是。少牢大夫禮有祝。又左傳。范文子反自郿陵。使其祝宗祈死。是大夫之臣有祝矣。如饋食之禮。今以少牢饋食之禮。不言少牢。疏正義曰。王氏士讓云。此因事而祭。故惟筮尸無筮日。又無主婦助。

文無之者。蓋鄭於字句間亦必審擇所從也。假器于大夫。不敢以君之器爲祭器。〔疏〕正義曰。王氏士讓云。案爲聘使。不得將祭器以行。必假者。盛氏云。君之器。謂鼎豆之屬。君所歸於賓者。亦可爲祭器。而臣不敢用也。注云。不敢以君之器爲祭器。盼肉及瘦車。盼、猶賦也。瘦、皮爾雅釋言。班、賦也。郭注。謂布與蓋。皆分物與人之意。故以盼猶賦解之。云瘦瘦人也。車巾車也。二人掌視車馬之官也者。釋官云。瘦、車。注以瘦人巾車當之。考周禮瘦人下士。而巾車掌公車之政令。以下大夫爲之。疑大夫出聘未必有此官從行也。周禮瘦人下有圉人掌養馬。瘦圉亦通稱。左傳。崔子使圉人駕。又孟氏選圉人之壯者。是大夫亦有圉人掌馬也。車。則大夫家掌車之官。若左傳云。鮑子之臣差車鮑點。叔孫氏之車子鮒商之類。或曰。瘦車蓋瘦人巾車之徒屬從聘實行者。云賦及之。明辨也者。此謂大夫受饗而祭。祭訖。盼肉度車。賤官亦及之。明其下逮無不辨也。云古文盼作紛者。蓋由形近致誤。故鄭不從。

右記賓受饗而祭

聘日致饗。急歸大禮。〔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日、唐石經作自。誤。注急歸大禮四字。今本俱脫。嚴、徐集釋。通禮。楊氏俱有。○聘之日。行聘享畢禮賓。禮賓後私餼。賓卽館。又卿大夫勞賓。其事繁矣。乃於是日卽歸饗饗。是急歸大禮也。大禮。謂饗也。明日問大夫。不以殘日問人。崇敬也。〔疏〕正義曰。注云。不以殘日問人。崇敬也者。謂云。今文歸作饗者。詳前氏云。蓋涉下文夕夫人歸禮而誤耳。胡夕。夫人歸禮也。今文歸作饗。〔疏〕夕乃問大夫之夕。是與君致饗異日也。宰夫始歸乘禽。亦謂於旬日始也。必使宰夫者。三禮札記云。周禮宰夫職。掌賓客之委。君使卿車弁歸饗饗下。既致饗。旬而稍。宰夫始歸乘禽。日如其饗饗之數。稍。稟食也。乘禽。乘行之禽也。賓與上介也。〔疏〕正義曰。旬、十日也。既致饗。旬而稍。謂致饗之後。十日而賓猶未歸。則更致稟食。恐米禾之古文既爲饗。不繼也。宰夫始歸乘禽。亦謂於旬日始也。必使宰夫者。三禮札記云。周禮宰夫職。掌賓客之委。

積膳獻·鄭注·膳獻·禽羞似獻也·此天子禮諸侯·當亦然·故宰夫主歸之·○注乘禽·毛本作乘·謂校勘記云·謂·嚴本·集釋·敖氏·俱作禽·是也·今案·古文既爲餼·胡氏承珙古今文疏義作古文餼爲既·云·十行本作古文既爲餼·毛本同·蓋皆傳寫誤倒·今更正·案此餼爲既者·以餼爲經內饗餼之餼·非既致饗之既也·若以爲既致饗之既·則既訓已與餼義絕不相通·無緣致誤·疏義說似是·然嚴本及各本俱與十行本同·茲仍之·而附其說於後焉·云稍稟食也者·詳上經唯稍受之下·云乘禽乘行之禽也者·賈疏云·別言此者·欲見此乘非物·四曰乘·今案賈蓋以下多言雙·故疑非物四之乘·然語意未詳·周禮掌客鄭注·乘禽·乘行羣處之禽·謂雉鷩之屬·於禮以雙爲數·方氏苞云·曰乘禽·以其雄雌相乘而爲偶也·故致之亦以雙·然則乘禽卽謂鳥之雄雌並行者矣·云謂鷩鷩之屬者·爾雅曰·舒鷩·鶡·舒鳧·鷩·莊子·命豎子殺鷩而烹之·左傳·饗人竊更之以鷩·是二物皆可供膳·故舉以爲證也·云其歸之以雙爲數者·謂歸禽如其饗餼之數·每牢一雙·聘義曰·乘禽日五雙·謂賓也·賓饗餼五牢·故五雙·上介三牢·則三雙·士介一牢·則一雙·云其賓與上介也者·言乘禽日日歸之·惟賓與上介耳·若士介·則歸日矣·胡氏承珙云·古文餼爲既·案饗餼字本作氣·說文·氣聲·春秋傳·齊人來氣諸侯·饗·氣·或从既·餼·氣·或从食·自經典假氣爲雲氣字·而饋客之氣遂皆作餼·或有作既者·如此經古文·及中庸既稟稱事·大戴禮朝事私覲致饗既·段氏玉裁以三既字皆饗之省·案一切經音義云·餼·古文作饗·雖不言儀禮古文·疑玄應所見儀禮注本·容有作古文餼爲饗者·鄭注中庸云既讀爲餼者·轉从今字·使人易曉·故於此經亦從今文作餼也·十一中日則一二雙·中猶閒也·不一日一雙·大寡·不敬也·凡獻執一雙·委其餘于面·執一雙·以將命也·面·前也·其受之也·上介受以入相拜於門中·乃入授人·上介受之也·毛本也作止·校勘記云·嚴·徐集釋·楊·敖·俱作也·受亦如之·士介拜受於門外·〔疏〕通解作止·下句敷作上介受之以入告·今案·嚴本及各本俱作上介受以入告之·云執一雙以將命者·少儀曰·其禽加於一雙·則執一雙以將命·委其餘·與此記義同·惟文有詳略耳·彼注云·加猶多也·云面前也·詳士冠禮·云其受之也·上介受以入告之·至乃入授人·略如私獻儀節·惟士舉其餘從之·私獻節無此文·蓋約士介面卿時士三人坐取羣幣以從之之文也·賓不辭·以記無辭文·拜受於庭·拜字疑衍·上經賓三拜乘禽于朝·注云·發去乃拜乘禽·則此時不拜可知·乘禽微物·乃使賓日日亟拜乎·下云上介相拜亦非·李氏云·記云·凡獻·知受之如受賓私獻之禮也·不辭者·歸禽·體輕·上介受如賓·士介受於門外·皆倣受饗餼禮·禽羞似獻比·比·放也·其致之禮如乘禽也·禽羞·謂成熟有

其始可獻也。聘〔疏〕正義曰。注比放也。校勘記云。監本比誤作此。云比放也。其致之禮如乘禽也者。放與倣同。義謂之時賜。謂其致禽羞餽獻之禮。略與歸乘禽同也。餘詳上經燕與羞餽獻無常數下。○吳氏疑義云。注以放訓比。謂禮如乘禽。不知彼生此熟。烏能倣而行之乎。經義述聞云。全經之例。兩事相若者。則云亦如之。或云如某事之禮。無言比者。竊疑比字本屬下句。當讀如比及三年之比。言比及歸大禮之日。既受饗餌。乃請觀也。禽羞餽獻之下。蓋有脫文。今不可考矣。今案此節文義難解。述聞以爲有脫誤者近之。

右記賓主行禮節次及禽獻之等殺

歸大禮之日。旣受饗餌。請觀。於是國。欲見其宗廟之好。〔疏〕正義曰。王氏士讓云。案聘禮有請觀之舉。敖氏百官之富。若尤尊大之焉。〔疏〕疑聘日不給。且譏非禮。以爲記文之誤。不知此舉乃於歸大禮之日。請於歸饗餌之廟。以達於君而已。非卽日觀也。亦如上經賓請有事於大夫。非卽日問也。方氏苞云。請觀事微。故不特請。而假於致饗餌者以達之。其入觀之日。則惟主君所命。非受饗餌之日。旋請旋帥以入也。今案王說方說甚是。下文云。訝帥之。乃終吾其事耳。李氏云。吳季札聘魯。請觀于周樂。晉韓起聘魯。觀書于大史氏。皆其事。今案觀樂觀書。皆可爲請觀之證。鄭專主宮廟言者。以下有自下門入之文也。〔疏〕訝帥之。自下門入。帥猶道也。從下門外入。游觀非正也者。聘享等事是正事。皆自大門入。此游觀非正。故自下門入。下門蓋卽偏門之類。吳氏章句云。下門。其偏隅有門。如闔歛門。

右記賓游觀

各以其爵朝服。此句似非其次。宜在凡。〔疏〕正義曰。注此句下。嚴本有似非其次四字。未有絕爛在此四字。今本致禮下。絕爛在此。〔疏〕俱脫。校勘記云。徐本。集釋。敖氏。俱有。通解與今本同。云此句似非其次。宜在凡。致禮下者。鄭以下文凡致禮爲致饗食之禮。上經云。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致之。以侑幣。致饗以酬幣。亦如之。故知各其以爵朝服。當在凡致禮下。絕爛在此也。盛氏云。其謂賓與上介也。致賓以卿。致上介。

以下大夫・朝服・殺於致饗也・今案
盛說頗明・或以此句屬上節・非・

士無饗・無饗者無償也・謂歸餼〔疏〕正義曰・校勘記云・償、唐石經・嚴、徐、陳、閩、葛本・集釋、通解、楊、
士介四人・皆饗大牢・是無饗也・○上賜饗注以饗爲大禮之盛者・故無
饗・則禮從簡略・不償使也・上經已言無償・但未言其義・故記明之・

右記致禮者之爵服

大夫不敢辭・君初爲之辭矣・此句亦非其次・宜在〔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亦非其次四字・今本俱脫・嚴、徐
揷者出請事・但入告而不辭也・所以然者・以賓私觀退・
卽請有事於大夫・君已禮辭而許之矣・故不敢辭也・

右記賓問大夫大夫不辭

凡致禮皆用其饗之加籩豆・凡致禮・謂君不親饗賓及上介・以酬幣致其禮也・其、其實〔疏〕正義曰・注云凡致
及上介・以酬幣致其禮也者・卽上經致饗以酬幣是也・云其其實與上介者・上經賓與上介・君皆饗之・唯士介不言
饗・故知其者指賓與上介耳・云加籩豆・謂其實也・亦實於饗筐・饗禮今亡・禮・謂君不親饗賓
醢人加豆之實・芹菹兔醢・深蒲臘醢・菹菹鴻醢・筍菹魚醢・是也・以夫人歸禮推之・則賓加籩豆當各六・上介加籩
豆當各四・左傳昭六年・晉侯饗季武子有加籩・是其證矣・記言此者・恐人疑加籩豆在常禮之外・致饗或不用・故特
明之・言告者・皆賓與上介也・云亦實於饗筐者・校勘記・據單疏要義無筐字・疑爲衍文・盛氏以注約公食禮言之・
謂豆實於饗・簋實於筐・但記不言簋筐・亦非筐・或謂豆實濡物實於饗・籩實乾物實於筐・說亦可從・云饗禮今亡者・

詳上經公子賓食再饗下。無饗者無饗禮。士介無饗禮。〔疏〕正義曰。注饗校勘記云。陳、閩、監、葛、楊氏俱謂此。以見無文可證耳。○此申言致饗唯賓與上介不及士介也。士介無饗。已詳上。無饗者無饗禮。以其卑也。

右記致饗與無饗

凡餼大夫黍粱稷筐五斛。謂大夫餼賓上介也。器寡而大略。〔疏〕正義曰。上經大夫餼米八筐。上介亦如之。不言米種及筐大小。故記明之。○校勘記云。注略下。聶氏有也字。云謂大夫餼賓上介也者。敷氏謂凡餼兼士介在內。不知記明言餼大夫。不云餼士。又鄭上經注謂衆介無粱。此云黍粱稷。明止謂賓與上介。注說是。云器寡而大略者。謂筐止八而每筐容米五斛。是器寡而大。對君餼米百筥。筥半斛。器小而多也。

右記大夫餼賓上介之實與器

既將公事。賓請歸。謂已問大夫事畢。請歸。不敢自專。謙也。〔疏〕正義曰。注云謂已問大夫事畢者。問大夫。亦是主國留之饗食燕獻無日數。盡殷勤也。○公事。以其幣物公家具之。且奉君命以行也。鄭惡人疑。既將公事爲行聘享事畢。故特明之。云請歸不敢自專。謙也者。蓋問大夫畢。卽請於主國以定歸期。是不敢自專也。云主國留之饗食燕獻無日數。盡殷勤也者。獻謂假獻。無日數。言非一日。所以盡殷勤。故又有旬而稍之禮也。凡賓拜于朝。訝聽之。拜、拜賜也。〔疏〕正義曰。上經已言賓三拜乘禽于朝。訝聽之。此復記之者。賓受君饗餼。不拜者。明稍以外無不拜。稍禮詳前。

右記賓請歸拜賜

燕則上介爲賓賓爲苟敬。饗食君親爲主。尊賓也。燕、私樂之禮。崇恩殺敬也。賓不欲主君復舉禮事禮已。於是介大夫也。雖爲賓。猶卑於君。君則不與。**〔疏〕**正義曰。注介大夫也。宰夫獻爲主人代。毛本介誤亦○缺。○疏輕故君與臣燕。則不親爲主。而使宰夫獻。所以明君臣之義也。此與他國之臣燕亦用此禮者。所以別於其君也。今案。宰夫獻。卽燕義所謂使宰夫爲獻主也。宰夫當爲膳宰。辨見燕禮。釋官云。儀禮經內所言宰夫。皆與周禮宰夫職合。惟此記云宰夫獻。助指謂膳宰。儀禮經是周公所作。其記出於後儒之手。如上冠禮記引孔子之言。則作記者在春秋後可知。春秋時通稱膳宰爲宰夫。故此記因之。

右記燕聘賓之禮

無行則重賄反幣無行。謂獨來復無所之也。必重其賄與反幣者。使者歸以得禮多爲榮。所以盈聘君之意也。反幣。謂禮玉束帛乘皮。所以報聘君之享禮也。昔秦康公使西乞術聘于晉。辭孫而說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厚賄之。此謂重賄。**〔疏〕**正義曰。注此謂重賄。集釋重作厚。非。云無行謂獨來復無所之也者。如左傳聘訖亦不復往他國。是無行也。秦西乞術聘晉。事在左傳文十三年。彼云厚賄之。是贈聘使。此云重賄。是報聘君。二者不同。鄭特引以爲重賄反幣之證耳。盛氏云。賄。主國所以遣聘君者。上經賄止用束紝。今則加厚之。反幣。主國所以報享者。上經唯言禮玉束帛乘皮而已。今則盡反其享君享夫人之物也。重賄而又盡反其幣。皆所以答其特來之意。敷以贈幣釋之。非。今案盛說是也。云今文曰賄反幣者。古文作重賄反幣。今文無重字。案無重字。則厚答聘君之意。不見故鄭不從也。

右記特聘宜加禮

曰。子以君命在寡君。寡君拜君命之辱。此贊君拜聘享辭也。在存也。**〔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曰上。集釋通解。俱有辭字。○此及下三節。卽上經公館賓時。所謂聘享。

夫人之聘享。問大夫。送賓。公皆再拜之四事也。因經未言贊拜之辭。故記。君以社稷故。在寡小君。拜。此贊拜夫人補之。注云。在存也者。謂在卽存間之意。周禮大行人曰。歲徧存是也。君以社稷故。在寡小君。拜。聘享辭也。言君以社稷故者。夫人與君體敵。不敢當其惠也。其卒亦曰寡君拜命之辱。疏。夫人爲社稷主。見禮記哀公問。盛氏云。夫人與君同主社稷。故其辭鄭重如此。若曰。君貺寡君。延及寡小君。是以主君當其惠矣。注云。夫人與君體敵。不敢當其惠也者。對下拜問大夫之辭而言。大夫與君不敵。故敢當其惠也。云其卒亦曰寡君拜命之辱者。上節末云寡君拜君命之辱。此節在寡小君下。止云拜者。是省文。其實節末亦當曰寡君拜命之辱也。君貺寡君。延及二三老。拜。此贊拜問大夫之辭。行。寡君敢拜送。自拜聘享至此。亦非其次。宜。〔疏〕慧田云。又拜送三字。監本及敷本皆在君貺寡君之上。唐石經及謝子祥、郝敬、張爾岐、盛世佐、諸本並在延及二三老拜之下。於文義爲順。今案以上經文次考之。送賓在問大夫之後。唐石經及嚴徐各本是也。校勘記又云。注自拜聘享至此亦非其次。宜承上君館之下。共十七字。嚴徐集釋俱如是。今本作此宜承上君館之下。脫九字。通解祇有下七字。注云。自拜聘享至此。亦非其次。宜承上君館之下者。謂自曰子以君命在寡君以下至此。並當承上記明日君館之下也。李氏云。案君館之自終上有故加書之文。此贊拜辭在重賄反幣下。釋皮帛謝主人上。與公館賓之節正相當。其次在此。今案李說與注異。

右記公館賓拜四事之辭

賓于館堂楹間釋四皮束帛賓不致。主人不拜。賓將遂去是館。留禮以禮主人。所以謝之。不致不拜。不以將別崇新敬也。〔疏〕正義曰。主、毛記云。注所以謝之下。嚴、徐、集釋、通解、要義、敷氏、俱有也字。楊氏無。○敷氏云。必釋於此者。明爲館故也。皮亦在堂。禮之變也。今案館有主人。而賓釋皮帛以謝之。則其館於大夫士家之廟益可見矣。注云。不致不拜。不以將別崇新敬也者。此亦將去。示禮有終之意。敷氏謂難乎。其爲授受。恐非。終

右記賓謝館主人

大夫來使無罪饗之爲禮與嘉賓

〔疏〕

正義曰・來使・謂來聘・敖氏云・饗之・親饗之也・主

國君於賓有饗食燕之禮・但言饗者・舉其盛者言之也・過則餼之・餼之風

也・其致之辭・不云君之有故耳・聘義曰・使者聘而誤

〔疏〕

正義曰・注腥致其牢禮也・毛本腥作生・校勘記云・主君不親饗食・所以愧厲之也・不言罪者・罪將執之・

云餼之・腥致其牢禮也者・腥謂殺而未烹・左傳・餼牽竭矣・服注・腥曰餼・是餼亦訓腥・蓋不親饗故腥致之也・云

其致之辭不云君之有故耳者・張氏爾岐云・君有故・亦不親饗・此以使者有過而不饗・故致辭異也・引聘義者・證有

過不饗之事・云不言罪者・罪將執之者・案罪・失誤之大者・過・失誤之小者・有過・雖不親饗・猶腥致之・有罪

則不唯不饗而已・亦不餼之也・鄭云罪將執之者・蓋據春秋時有執他國之大夫者・然恐非古禮也・敖氏以過爲上經若

過邦之過・餼卽餼之以其禮之餼・又以下節

其介爲介

饗賓有介者・尊〔疏〕正義曰・此承上無罪饗之而言・謂饗賓

其介爲介之上有闕文・皆謬解・斷不可從

其介爲介

賓行敵禮也・〔疏〕之時・以賓爲賓・卽以從賓來聘之上介

爲介・故云其介也・必知介爲上介者・敖氏云・士介賤・不可以與主君爲禮故也・今案上經饗食賓介・不及士介・是

其證矣・李氏云・春秋傳襄二十七年・宋公兼饗晉楚之大夫・趙孟爲客・子木與之語・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

不能對也・叔向蓋爲趙孟介而從饗者・食禮介雖從入・不從食也・○注賓尊・汪氏中校本改爲尊賓・義似較勝

〔疏〕

賓有介者・對燕禮以上介爲賓・以賓爲苟敬・無介也・云行敵禮也者・賈疏云・若鄉飲酒賓主行敵禮而有介然也

有大客後至

則先客不饗食致之

卑不與尊

〔疏〕正義曰・注尊下・校勘記云・嚴、徐、集釋、通解、俱有者字

札記云・周禮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鄭注・大賓・要服以內諸侯・大客・謂其孤卿・據此・則大賓大客是

對要服以外言之・其要服以內賓客・不分大小也・況上經言饗食有定禮・不分別大小國・左傳昭元年・趙孟・叔孫豹

曹大夫入于鄭・鄭伯兼享之・曹是小國・而其大夫專與趙孟・叔孫豹同享・豈以大國之卿後至・而遂廢小國之卿饗食之

禮乎・賈說非矣・司儀職雖以諸侯相朝爲賓・大夫來聘爲客・然對文異

・散則通・此篇賓客多通稱・則大客卽謂諸侯

其先至之大夫・自不得與諸侯齊禮也・當從敖說

右記饗不饗之宜

唯大聘有几筵。謂受聘享時也。小聘輕。〔疏〕正義曰。小聘不筵几。記恐人疑大聘亦然。故特明之。大聘有几筵。雖受於廟。不爲神位。〔疏〕者。卽上經行聘時云。几筵既設。擯者出請命。是也。言唯。則小聘之無几筵亦見矣。

詳上經小聘曰問下。

右記受聘問之異

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簸。十簸曰秉。秉十六斛。今江淮之間量名。〔疏〕正義曰。注今文簸爲逾。毛本文誤八。校勘

俱作文。云秉十六斛者。上云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簸。此十簸曰秉。據簸計之也。若以斛計之。則一秉十六斛矣。此秉爲量名。與下四秉曰筥之秉異。云今江淮之間量名有爲簸者。簸與庾同。云今文簸爲逾者。詳上經東秉有五數下。

二百四十斗。

謂一車之米。〔疏〕

秉有五數。正義曰。注云謂一車之米者。謂二百四十斗爲一車之米也。二百四十斗。卽二十

乘十六斛五簸。又八斛。是二十四斛也。○自十斗曰斛至此。皆言米數也。四秉曰筥。此秉謂刈禾盈手之秉也。筥、穧名也。若今萊易之閒刈稻

也。案刈稻聚把有名爲筥者。詩云。彼有遺秉。又云。此有不斂穧。〔疏〕曰。正義曰。注云謂刈禾盈手之秉也者。上文云十數曰秉。鄭恐人以此秉與上秉同。故特辨之。云筥穧名

也。若今萊易之閒刈稻聚把其名爲筥者。案周禮掌客注云。米禾之秉筥。字同數異。禾之秉。手把耳。筥讀爲棟榦之榦。謂一榦也。是筥爲穧名。不特此秉非簸秉之秉。卽此筥亦非筐筥之筥矣。云詩云。彼有遺秉。又云。此有不斂穧者。大田篇文。鄭引以證秉筥之爲禾數也。毛傳云。秉、把也。孔疏云。秉、刈禾之把也。穧者、禾之鋪而未束者。筥謂一榦。然則禾之秉一把耳。米之筥四把耳。米之筥則五斗。是其字同數異矣。十筥曰稷。

十稷曰耗。四百秉爲一耗。

一車之禾三耗爲千二百秉

正義曰案上云四秉曰筥則十筥曰稷四十秉

百筥三十稷也古文稷作穀疏也

也

十稷曰耗四百秉也故又云四百秉爲一耗

○注云文稷作穰校勘記云穰、閩本作稷誤釋文通解俱作穰今案嚴本作穰云一車之禾三耗者卽上經歸
麥餼云禾三十車車三耗也云爲千二百秉者一耗四百秉三耗是爲千二百秉三百筥三十稷也掌客注云禾
稟實并刈者也亦引此記云每車三耗則三十稷也穰猶束也然則筥爲束之名穰爲已束之名十筥曰稷則
四十把共一束也云古文稷作穰者案說文糸部無穰字惟禾部穰下云布之八十繩爲穰胡氏云布縷之穰古字則
蓋借總爲之說文穰下注解疑有脫誤

• 稗字从禾當爲禾數故鄭從今文○自四秉曰筥至此皆言禾數也

右記明致饔米禾之數

